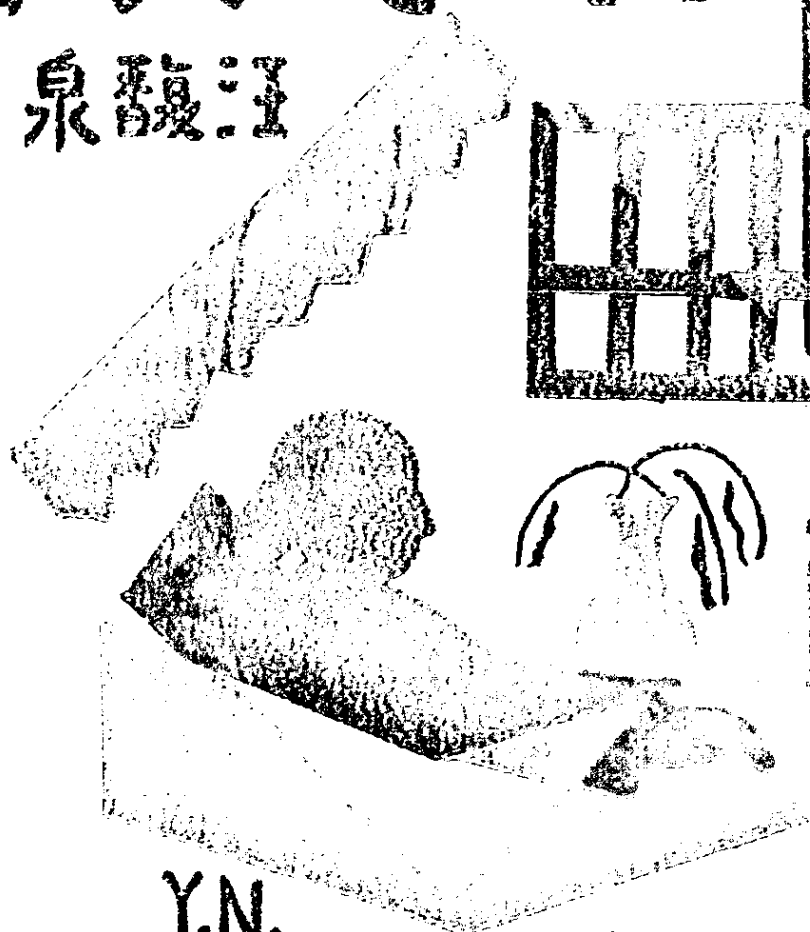


中國

研究

汪蕪泉



Y.N.

1929



中國文學研究叢

鹽谷
青木正見等
小川琢治
著

汪馥泉
譯

梁耀南
裝幀

1930

北新書局出版



3 0663 1571 8

目 錄

關於明代小說『三言』(鹽谷溫).....	六
斯文會研究部講演會會報.....	六三
警世通言三種(辛島生).....	六九
傳奇四十種(長澤規矩也).....	七九
傳奇四十種與新曲十種(久保天隨).....	八五
天地開闢及洪水傳說(小川琢治).....	九五
中國上古底開闢傳說補遺.....	一二五
中國俗文學史研究底材料(狩野直喜).....	一二九

『語物』底原流(青木正兒)……………一五一

崑崙與西王母(小川琢治)……………一七一

中國小說的溯源和神仙說(青木正兒)……………二〇八

關於『目蓮救母行孝戲文』(倉石武四郎)……………二二六

關於燉煌遺書『目蓮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及『降
魔論桺座文』(青木正兒)……………二五一

寫在『目連變文』介紹之後(倉石武四郎)……………二六六



關於明代小說『三言』

鹽谷溫

我前學年度在大學裏講中國小說史，那時因為搜集種種材料的必要上，常上內閣文庫、宮內省底圖書寮及上野底圖書館，偶然也發見非常珍貴的材料。看到從前著宋元戲曲史的王國維氏及近來著中國小說史略的北京大學底魯迅氏（周樹人）等未曾見過的書籍，現在日本存在着，實不勝驚喜；同時，想把這種貴重的東西在日本存在着的事，向諸位介紹一下。正好斯文會邀我作研究部底講演，便請求和漢學會一同開會，并且召集同學同好，來介紹一下這些書籍；承斯文會答允我底請求，并且給與種種便利，甚至特地為印目錄，這在我是很感謝的。雖則也許不能說這是世間獨一無二的；可直到如今中國人也不會見過的非常貴重的材料，為了學術研究，承內閣文



(南)

庫、宮內省圖書寮及帝國圖書館底諸位當局許可拿到書庫外借到大學裏來，這是當厚謝的。大學底研究室，雖則是 *Barack* (燈脚房子)，可不會借存在這種地方的；是鄭重地借存在堅牢的圖書館底書庫中的，這請放心！又關於借用這些書籍，給與種種便利的大學及諸位當局，這是同樣當厚謝的。

今天想講的，以明代小說『三言』為中心，論述它底源流及影響，再講這對於日本的影響如何：想大約摸地來講一下。

小說底起源，這在中國很古，漢書藝文志裏，已分列小說家的部門。還有『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的說明。是世間底『一口嘍』（譯者按：這是說極短極短的故事。）似的東西。蒐集這種東西的，很多；藝文志中所舉，計『小說十家，千三百八十篇』。當然，這些東西，都已不傳了。總之，起于漢代，中經六朝，漸漸發達，到了唐代便極盛了。現在在漢魏叢書中，題為漢代底小說而收入着的，大都出于六朝人底假託。小說底發達，和一般文化底發達，都得有待唐

代。唐人底小說，頗有趣；洪容齋底隨筆中，也

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

這麼地極口稱贊。這所謂小說，便是所謂傳奇。全是文人底餘業，成于文士之筆的。所以文體很美麗，大多用麗綺縟的文言體。其中也有用四六駢儷體，極其緊湊的。這特名為傳奇體。如海山記會真記劍俠傳便是。真真的國民文學的，用俗語寫的小說，可說創始于宋代。所謂諷詞小說，大家都說創始於宋代。但是事物底產生，不是在已有成績時才成就的，必有它底源流。就是從唐末起，可說已有用俗語體寫的小說底萌芽。唐中葉以後，產生了所謂詞的東西，其中已有有用俗語做的。詞流行，同時，用俗語寫的小說，從唐末經五代，漸漸產生了。在從燉煌發掘出來的書籍中，可以看作小說底源流的，有好幾種。這上年京都狩野博士漫遊英法的時候，就倫敦底博物館及巴黎底圖書館搜集那材料，已在藝文雜誌上發表了

（譯者按：這便是指狩野氏中國俗文學史料底研究一文。）因為如此，所以雖則說創始于宋，那既已創始時，是已漸漸興盛惹人注目，得在文獻上證實時了；它底源流，說在唐代，是不會錯的。就是唐代底小說，一方面有用艷麗的文語體的；同時，也已有用俗語寫的。我下面想專就目錄來講，容易明白，故和目錄夾着來講下去。

最早引用的，是元陶宗儀底輟耕錄，說：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評詞說。

這所謂評詞說，是評詞小說底略稱；所謂評詞，是笑話的意思，是全用俗語寫的小說，有如日本底『講談』『落語』。

又明郎瑛底七修類稿，記述得稍稍詳細。

小說起于宋仁宗；蓋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

最得注意的，是說小說創始于北宋仁宗時，這明確地斷定了時代。所謂『得勝頭廻』，是用在話頭一轉處的用語（譯者按：胡適之先生宋人話本八種序，解釋『得勝頭廻』很詳明。）。這話雖則不很分明，是得勝馬廻頭的意思，是欣喜開頭的用語罷。就是有名的水滸傳，開頭是有着什麼什麼的前置，然後入正文，直從仁宗皇帝時講起。

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

就是仁宗時，恰當宋起百年左右，仁宗如諡所示，是仁君，且太平日久，文化已在醞釀着，許多遊戲文學，大多產生于這時代。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有『京瓦技藝』一條，敘述北宋都城汴京底繁華。以徽宗皇帝時代為主，列舉都下遊藝底種類及專門藝人底姓名。其中有講史、小說、說諢話、說三分、五代史；把說三分及五代史從一般的講史中分列出來，這是值得注意的。所謂說三分，是三國志底軍談，就是說已有着三國志專門的講談師。又在東坡志林中，也可看到當時民間有講談三國志的人。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卷六）

北宋都城爲金所陷，不得已，高宗南渡都臨安（杭州），這叫南宋；孝宗時，南北俱得稍稍小康，文物底興盛有小元祐之稱。因此，戲曲和小說之類，頗是盛行。

這事，明記于宋耐得翁底都城記勝，吳自牧底夢梁錄及周密底武林舊事等書中。

由此，總可以略知當時遊戲文學底盛況。都城紀勝中說：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朴刀桿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

且各部門名人底輩出，夢梁錄中記着說話人之姓名。這書，是全書做倣東京夢華錄底體裁的；比較這兩書，可以知道北宋和南宋底風俗。現在不憚煩地試爲抄錄在這

里。說明的話，多少有點不同，又有意義不明瞭處，這稍感困難。

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跡變態之事，有譚淡子翁二郎雍燕王保義陳良甫陳郎婦聚兒徐二郎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有寶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說經譚者，戴忻庵。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機山徐宣教。

武林舊事，也在『諸色伎藝人』一條中，列舉演史二十三人、說經譚經（陳眉公秘笈本中，無譚經二字。）十七人、小說五十二人、說諺話一人底姓名。其中有女流數人加入，是值得注意的。試就以上四書，列表如下。

北宋（東）小說

說諺話講史——說三分、五代史

南宋（都）小說（銀字兒）——說公案講史——說鐵騎兒

說經

說參請

南宋(夢)小說(銀字兒)

講史

談經 說諱經 說參請

南宋(武)小說

說諱話演史

說經(諱經)

小說和講史，四書中都有，極盛；說經，只三書中有；說諱話、說諱經、說參請，只二書中有。這都是到了南宋才盛行的。又說公案，是關於裁判的，入小說中；說三分、五代史，是講史底小別。大約因為三國是英雄輩出，成古今爭天下的奇局；五代史，是迫近宋代，故事很多的緣故罷。說鐵騎兒，和把小說叫作銀字兒相對，特指爭戰的武戲。這是當時的『市語』罷。這和日本的比較，小說是講談，說諱話是落語，講史是軍談，說經是說教，說參請如禪宗問答，說經是阿呆陀羅經底流亞罷。

雖則宋代小說流行，可傳到現在的，只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兩種、五代平話及唐三藏取經詩話的四種。除了宣和遺事之外，其餘三種都是最近的覆刊本；可現在，四種都已有新式標點本出世，這實有三日不見當刮目相待之感。這方面的中國

學界底活躍，很有氣勢，實甚欣快。

宣和遺事，是徽宗欽宗父子二帝底二代記。前半是徽宗底盛時，如帝由高俅等爲伴，微行到金環巷，訪名妓李師師的一段，很是艷麗；後半，正相反，敘述汴京底衰落，尤其是敘述二帝底北狩，實很淒愴。但作者是誰，這不能知道；只末尾說：

世之儒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偷安于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爲虜用間誤之也。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

一看那憤慨高宗底不能恢復中原，大約是南宋人之作罷。又看開首陳搏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爲卜都之地，或者是宋之遺臣罷。那面陳列着的本子，是民國三年上海掃葉山房底石印本二冊，題爲仿宋體，就是黃氏士禮居藏本底影刊，羹翁底跋中有「板刻甚舊，以卷中惇字避諱作惇證之，當出宋刊」的話；但到底不知是怎樣的。

五代平話，二本，可說是東京夢華錄中的五代史底稿本。陳列的，是董康氏誦芳室底新刊，題爲景宋殘本五代平話；把梁唐晉漢周五代各分上下，惜十卷中梁史漢史都缺了下卷。

京本通俗小說，六卷二本，這也是缺本；從第十卷到第十五卷，是影寫元人寫本的影刊。其中用當時通行的略字俗字之類很多，但很有趣；雖是缺本，也是極珍貴的史料。目錄如下：

- | | | | | | |
|------|-------|------|-----|------|-------|
| 第十卷 | 碾玉觀音 | 第十一卷 | 菩薩蠻 | 第十二卷 | 西山一窟鬼 |
| 第十三卷 | 志誠張主管 | 第十四卷 | 拗相公 | 第十五卷 | 錯斬崔寧 |
| 第十六卷 | 馮玉梅團圓 | | | | |

都是短篇小說，宋代說話本底影子，歷然在目。文體大多用俗語，和宣和遺事五代平話底文體很是不同。錢遵王也是園書目，在『宋人詞話』條中，只舉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二種，這是什麼緣故呢？江東老嫗底跋文中，斷定『宋人詞話』是『宋人

評話』之誤；但王國維氏辨說所謂『詞話』，是因為有詞有話而名的（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一看宣和遺事在也是園書目，收入詞話十六種中，那末前說似是對的；但從取經詩話來看，後說較適當。這也到底是怎樣的呀？又江東老嫗跋文中說：

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于穢褻，未敢傳摹。

有定州三怪一本，未能上版，這是遺憾的事；金主亮荒淫兩卷，後題為金虜海陵王荒淫，作京本通俗小說第二十一卷出版的。但這和前述的本子不同，雖說照宋本刊，可是活字排印的，總覺不能滿足。又文體也和前述的不同，比諸宣和遺事更近于古文，這不知是什麼緣故。有人說，怕因為京本通俗小說是雜湊攙來的東西的緣故罷；有人說，只這一篇怕是經了後人的手，改換了面目過的罷。或者，怕是根據後來的醒世恆言中的金海陵縱慾亡身偽作的罷。總之，未見原文，是遺憾的事。據園底跋文說：

京本小說，爲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其前碾玉觀音、馮玉梅團圓、拗相公、西山一窟鬼等七種，已經藝風老人影寫刊行；餘此一卷，以穢褻棄之。

由此，可知前述的江東老嫗，便是藝風老人繆荃孫。

唐三藏取經詩話，一本，即有名的西遊記底源流，很早已由高桑駒吉君在報章上介紹過了。現在抄錄王國維氏底跋文，以明這書底傳來。

宋槧本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日本高山寺舊藏，今在三浦將軍許。闕卷上第一葉、卷中第二三葉。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款一行。中瓦子爲宋臨安府街名，倡優劇場之所在也。……此書與五代平話 京本小說及宣和遺事，體例略同。三卷之書，共分十七節，亦後世小說分章回之祖。其稱詩話，非唐 宋士大夫所謂詩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其有詞有話者，則謂之詞話。……書中載元奘取經，皆出猴行者之力，即西游演義所本。又考陶南村 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實金人之作，中有唐三藏一本。錄鬼簿載元吳昌齡雜劇，

有唐三藏西天取經，其書至國初尚存。也是園書目，有吳昌齡西遊記四卷；曹棟亭書目，有西遊記六卷；無名氏傳奇彙考，亦有北西遊記，云『今用北曲，元人作』，蓋卽昌齡所撰雜劇也。今金人院本、元人雜劇皆佚，而南宋人所撰話本尚存，豈非人間希有之祕笈乎？乙卯（按：民國四年）春。海寧王國維。

王氏底極口贊歎，也實不是無理的。可還有更足使王氏驚嘆的，便是王氏嘆息說世間已佚去總不能看到了的元人雜劇西遊記六本，最近在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底藏書中發見了。這果是吳昌齡之作與否，王氏也已在他底大著曲錄中懷疑了；可使王氏一閱實際，其將狂喜乎？又此外，一本同叫大唐三藏取經記的書，藏在德富蘇峯翁底成簣堂文庫中，這也是足爲我學界誇耀的。這也和前記的三浦本，同由羅振玉氏影印了，這是讀了羅氏底雪堂校刊羣書敘錄中的宋槧本三藏取經記殘本跋便可知道的，我因爲沒有，所以今天只陳列了取經詩話。不叫取經詩話，而成了取經記，這是很有趣的。但敘錄中說，『名稱雖異，而實是一書』，又是殘本，不足以補詩話本底殘

缺，這是遺憾的事。同是高山寺底舊藏，這是很足驚異的事；假使一查檢奈良京都底古寺，——尤其是高野山方面底舊藏，怕還有什麼東西埋藏着罷。或者會發見比現在哄傳的燉煌底發掘以上的珍本，也未可知呢。我切望諸位努力陸續地發表諸家底舊藏。

追溯大唐三藏取經記（宋）——西遊雜劇（元）——西遊記（明）的系統，這將來仔細研究後，再來請益諸位。

那末是元代的事了；元代，雜劇非常流行。雜劇流行，同時，諱詞小說也大大地勃興。這第一，因為蒙古人趁戰勝底餘威，入中原的樂土，醉心于漢族底文明，伸足于娛樂方面，結果，歡迎雜劇和小說；同時，第二，是因為當作瞭解實際的中國底歷史、及風俗人情的捷徑而學的罷。因為實際上：讀古典的漢文，在蒙古人是很難，讀俗語體，總屬可能的緣故罷。後來明代，也有賜西域的詔書特用俗語的例。

我們如其頓在東京，那末聽講談看戲的機會幾乎沒有；頓在外國的時候，因為要知道他們底風俗，知道他們底歷史，會常常去聽去看的。元代底雜劇和小說底勃興，也正有着這種影響罷。因名人輩出，所以氣勢更甚。元代底小說，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稱為雙璧；可要知道元代底水滸、三國底真面目，現在已極困難。在流傳得很久遠之間，每經過一個人底手，多少總改點面目；這看了種種傳本便可明白的。水滸傳也有百回、百十回、百十五回、百二十回等諸本；近來出版的新式標點本中胡適氏底考證，詳述着它底來歷。日本內閣文庫藏本中，也有李卓吾評的百回及百二十回的兩種，還有英雄譜的百六回本，都是珍本。到底哪一種是水滸傳底原本，這可不能明白。實際上，雖說元代有施耐庵羅貫中其人出，編纂水滸三國志；但到底哪一本是施耐庵底原本或羅貫中底原本，現在是無從知道了。總之，元代，一般文化底程度是不高的。就是風靡一代的雜劇，如現在存在着的元曲選，很經過了些人底修改，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至于水滸三國這種大部頭的小說，說全然成于明人之手，

伯也不會錯誤的罷。胡適氏對於元代底文學，是斷念的。明中葉以後，因為文學非常興盛，由那時代底人來批評，同時隨意改竄，這是無疑的事。無須待金聖嘆毛聲山出，以前早由李卓吾鍾伯敬等加以修正了罷。早已多多少少地陸續改變面目了。到聖嘆外書出，面目一新，隨呈所謂『李郭易營旌旗改彩』的偉觀了。

那邊陳列着的內閣文庫所藏的全相平話，在要知道元代小說底真面目，實是唯一無二的文獻。據說內閣文庫舊藏中宋元版的書，幾乎都移藏宮內省圖書館中去了，這不知因了什麼因緣，還留着的。大概因為這不過一部小說罷了的緣故罷；但要知道，這在今日小說史底研究上，是很重要的史料。（一九二四年三月發行的斯文第八編第一號底插圖中，曾經當作樣本地插過一頁。）遺憾的，這是殘本，不知道全體幾種；參考書目中載，計：

武王伐紂書

三卷

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 三卷

秦併六國

三卷

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

三卷

三國志

三卷

五本，雖祇十五卷，可也足以片鱗而窺全龍了。其中三國志底內封面底上欄，以小字橫書『建安虞氏新刊』字樣；這下面有繪圖；下半，以大字分二行縱書『新全相三國志平話』；中間以小字縱書『至治新刊』。至治，是元英宗底年號，共三年（日本皇紀一九八一——一九八三）。建安，縣名，今屬福建。虞氏，是發行書肆底姓。全體，不知始于何代，終于何代。但說七國春秋後集，那當然有前集；又說前漢書續集，那必有正集；又前漢書與三國志之間當有『後漢書』。別的且暫放下；我們來一講三國志。三國時，英雄輩出，局面旋轉無極。一袁董卓呂布等，忽起忽滅；曹操底霸業將成，一蹶于周郎底赤壁；孫權承父兄之業，建國江東；孔明，感激于劉玄德三顧之恩，出草廬，定三分之策，欲恢復中原，再興漢室，可時不利，大星落于五

丈原，出師二表，使鬼神感泣等等：有如走馬燈的局面，實古今爭天下的一大奇局。前後九十七年間，不像楚漢那麼短促，又不如春秋戰國那樣複雜，正得其當。三國底說話，早在民間流傳，看李義山底驕兒詩中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的二句，可知唐時已流行關羽張飛底故事，小孩在扮玩的了。據前引的東坡志林和都城紀勝，知道宋代已盛行。稿本的宋代話本未見流傳，這是遺憾的事；全相平話中的三國志，實是元代三國評話底好標本。文體不全用俗語，其中有直抄史記底文句處，這很足于證明元代文學底低級。這，當然是那說是羅貫中編纂的三國演義底源流。

羅貫中底生平不詳。最近謝无量氏著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舉羅貫中（小說）和馬致遠（雜劇）；至于他底傳，單說『羅貫中，名本，其歷史不甚可考』，沒有多的話。周亮工底書影中，說是洪武初年間人；大概，是元末明初的人罷。他編纂的三國演義，從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立首功，到第一百二十回薦杜預老將獻新謀——降孫皓三分歸一統，全部分一百二十回，更分前後兩段，共二百四

十回；等于全相平話本底幾十倍，實有雲泥之差。那邊陳列着明版三國志四種。

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萬曆十二年周氏刊）十卷十二本

內閣文庫藏本

新鐫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萬曆三十三年聯輝堂刊）二十卷八本

內閣文庫藏本

重刻京本通俗演義按鑑三國志傳（萬曆三十八年閩楊氏刊）

內閣文庫藏本

新鐫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志傳（明刊）（萬曆？）二十卷八本（缺）

其中第一種，是大本，極有莊重之觀。其他三種，和閩楊氏刊鼎鑄京本全像西游記一樣，和全相平話同樣在上欄每葉全部有繪圖。這可以看到萬曆文化底一斑。

明代三國志大流行，有殿版，這是在湖南時葉德輝先生告我的；可不幸，這未曾親眼目觀過。蘇峯翁底成實堂，似藏有殿版本，這和唐三藏取經記一樣，切望將這祕笈公諸于世。

其次，是經毛聲山手定的所謂聖嘆外書第一才子書三國志。毛宗岡是金聖嘆底後輩；可對於三國志起首的聖嘆底序，我很懷疑。依聲山說，是依據古本校定事實的，但這所謂古本很是可疑；正和聖嘆底帳中祕書古本水滸傳一樣，怕是自己腹中底東西罷。據凡例，毛氏確增減事實、修正字句的。這且按下不題。

如其系統地翻閱全相平話三國志（元）——羅貫中編三國志（明）——毛聲山評三國志（清）這三者，可以知道元明清三代通俗三國志底沿革，這是很有趣的。

總之，明代底文化，在中葉出前後七子，到明末，已達爛熟之極。這時，國勢漸漸衰落，外則夷狄緊迫，內則流賊橫行，內地是多少不安；只江南一帶，比較得安寧，遠隔北方底政爭，因此成了文人墨客底淵叢，各種文學都在這里發旺。正如從清末到民國初年，上海底租界，別有天地，遠隔北京底政爭，現在正在勃興着新文學。原本如戲曲小說，不產生于國運盛時，反興盛于國勢衰落時；這是不可思議的事。到文化爛熟，軟文學興盛，國家便快衰亡了。此所以有文學亡國論的罷。

可總之，有着不可思議的因緣呢。

閑話休題，這裡起，我們來講正文的「三言」。第一，我們須得知道「三言」底編纂者馮夢龍底生平，可馮氏底事蹟不見于明史文苑傳。幸而從四庫全書提要中找到了。提要在馮氏著春秋衡庫條下說：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由貢生官壽寧縣知縣。

只這一點點。即是明末人。吳縣，是現今的蘇州。是縣底選拔生，後官福建壽寧縣知事。據他底著述及題跋底落款等來看，一稱龍子猶。因為字猶龍，所以這麼署名的罷。或者因為小說等不署真實的姓名，所以戲用龍子猶的署名的罷。又有墨憨齋之號。長于詞曲、小說等。他底著作中，有智囊、智囊補、譚槩、牌經、笑府、折梅箋等。又增補那說以小說聞名的羅貫中原撰的平妖傳。此外，新列國誌、兩漢演義、盤古誌傳、有夏誌傳、五朝小說等，也曾或訂補或鑒定。小說「三言」實是他編纂的。也會染筆傳奇，王國維氏在曲錄中，舉雙雄記、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四

種。我看到過的，是收入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傳奇四十種的七種之中的三種：——

墨憨齋新灌園傳奇——古吳張伯起創藁

同郡龍子猶更定

墨憨齋重定量江記——池陽聿雲氏原編

姑蘇龍子猶詳定

墨憨齋詳定酒家傭傳奇——姑蘇陸無從飲虹江二稿

同郡龍子猶更定

八行廿一字，都是同版式的。這是墨憨齋傳奇定本十種中的三種罷。如能看到原

本十種，則幸甚。（後從京都帝國大學鈴木豹軒博士，知藏有馮氏灑雪堂傳奇，特

追記于此。）詩集，叫七樂齋稿。又前引的春秋衡庫之外，有別本春秋大全、燕

都日記、中興實錄、中興偉略等撰述。所謂中興，是指明末福王底建國。在中興偉

略（有正保三年和刻本。）底引中，有『恭迓唐王監國，固守閩廣一隅』的句子。

題『七十二老臣馮夢龍恭撰』。唐王底監國，在清順治二年——三年；假定爲順治

二年（日本皇紀二三〇五），由這來逆算，他底誕生在萬曆二年。如在智囊底自敘

裏說過的『東吳之畸人也』，是懷才不遇而終世的人。一方面，很文彩風流，可別

一方面，適遭國難，披瀝着愛國之至情。是極其多情多感的熱血男兒。

所謂『三言』，不是自己底著述，是從家中藏着的許多的古今小說編纂成的。其中，當有很多宋元以來底說話罷。『三言』，是天啓中編纂的，可不是一時之作，是數年間順次發行的。爲便利起見，將後來即空觀主人底拍案驚奇兩編及今古奇觀，合列表如下：

17	—	5	4	3	2	1	7	6	5	4	—	天啓一
		壬申					丁卯			甲子		日本皇紀
												二三六一

醒世恆言

古今小說
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拍案驚奇 (二)

拍案驚奇 (初)

今古奇觀

『三言』中最初產生的是明言，這是古今小說底改名再版；可以在順序上，從書目上第三的古今小說講起。

三 全像古今小說 四十卷 五本 內閣文庫所藏

在遮住表紙的內封面中，有書肆底廣告。

小說如三國志水滸傳，稱巨觀矣！其有一人一事，可資談笑者，猶雜劇之於傳奇，不可偏廢也。本齋購得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之一爲初刻云。天許齋藏版。

據這說明，雜劇是短篇，長篇叫傳奇。『三言』中的，都是一人一事的短篇小說。從全體一百二十種中，先刻三分之一的四十種。天許齋，大概是書肆名，可不知道是何處底書肆。有綠天館主人底序文。至這綠天館主人，也不知是誰。現在試節錄他底序文如下：

按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

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卑爲一刻；余顧而樂之，因索筆以弁其首。 綠天館主人題。

茂苑野史，大約是馮猶龍罷。左太冲底蜀都賦中，有『佩長洲之茂苑』的句子，所以茂苑可以看作長洲底異稱。長洲是吳縣，卽今蘇州，又稱古吳、姑蘇。馮氏因賈人——怕卽天許齋——之請，選擇了四十種出版的，卽本書。精圖，每卷一葉，四十枚俱在卷首。目錄，如別表所錄。如其仔細一檢點內容：關於春秋的二種，漢三種，梁（南朝）二種，唐三種，五代四種，宋金共十九種，元二種，明五種。宋代特別多，這是很可注意的；很多地保存了那時代底說話。喻世明言，全然是它底改版。這兩書，內閣文庫都藏得有，能夠明白兩者底關係，是很幸氣的。

四 喻世明言 二十四卷 六本 內閣文庫所藏

內封面中也有書肆底廣告。天頭的欄外，橫題着『重刻增補古今小說』。

綠天館初刻古今小說 十種，見者修爲奇觀，聞者爭爲擊節，而流傳未廣，

閣置可惜。今板歸本坊，重加較訂，刊誤補遺，題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顯易，可以開口人心，相勸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藝林 衍慶堂謹識。

據這，衍慶堂這書肆，是向天許齋盤來的。可爲什麼不說天許齋，却說『綠天館初刻』的呢！暫缺疑。所謂藝林，不是地名，怕是書林的意思罷。從古今小說四（廣告中，四字作空白。）十種減到二十四種，並非重刻增補；但古今小說中沒有的，却和醒世恆言重出二種和警世通言重出一種，所以說增補的罷。目錄，後表中不另舉，單在古今小說通言恆言底標題上，附以數字，以作區別。序文，是照抄古今小說中的綠天館主人底序。繡像，因此只廿四葉。目錄處，有『可一居士評，墨浪主人較。』字樣，都不知是誰。

其次是警世通言，這內閣文庫目錄中未載。魯迅氏底中國小說史略，說明通言『今皆未見』，引王漁洋底香祖筆記一條：

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

讀嶺南事而稍附益之。

知道京本通俗小說中的拗相公出于通言。又日本奚疑齋主人底小說粹言底內封面中，有拗相公飲恨半山堂之名（雖然未刊），這大概從通言中選出的。假使從通言中選出，那末奚疑齋主人定然看到過通言；那末通言總在日本存在着過，但處處設法搜求，總不得一見。偶然接到長澤文學士底好消息，說在圖書館所藏船載書目中，發見了警世通言底目錄：這真高興！船載書目，是把當時從中國載到長崎的書籍由有司來一一記錄的。從現在來看，是極有益的；可以知道怎樣的書籍傳到日本來過。可惜的，全部五十八冊，只從元祿第八乙亥到寶曆戊甲年（四年）為止的記錄。此外的，不知散佚于何處，未留記錄，這是遺憾的事。但單單遺留了這一點，已很足感謝，很佩服從前人底努力。尤其是，第五十八冊，全部是小說，計三十種。當然，此外，小說類很多，如某年，有水滸傳廿四部，金瓶梅十一部載到日本，這就是文求堂也將退避三舍能。『三言』中沒有明言恆言，只著錄着通言，這

可說是天幸，或者正是在日本早已散佚之讖罷？在第五十八冊寬保三年底點檢書目，亥十四番轉用中，有下述的記錄。

警世通言 八本

自昔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便于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淫詞，大傷雅道：本坊恥之。茲刻出自平平問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語，不敢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不棄也。

序 天啓甲子豫章無礙居士題。

三桂堂王振華謹識。

目 可一主人評

無礙居士較

右錄的題言，依據別書的例，在內封面中；無礙居士底序文，怕因爲長沒有抄錄罷。

天啓甲子，爲天啓四年，所以明言是在這底二三年前出版的罷。總之，舶載書目誤字很多，難于誦讀；這平平問主人，怕也有着錯誤處罷。木鐸老人和無礙居士，

都不知是誰。目錄，如別表。據這，在勃相公飲恨半山堂之外，有王荆公三難蘇學士等數篇，收入小說粹言中，所以奚疑齋主人曾經看到通言這事，更可證實了。

後來知道佐伯文庫底藏書目錄中，載着『警世通言十本』，可這藏書底一部分已毀于火，恐怕難看到了罷。船載書目中所載的是八本，和文庫本的十本，怕不同的罷。

但既然會載來日本，總在日本底什麼地方有着罷。到中國——甚至歐洲去搜尋，總還在什麼地方埋藏着罷，還有一綫的希望哩。切盼諸位底見教。

五 醒世恆言 四十卷 十六本 帝國圖書館所藏

『三言』之中，恆言似最多。魯迅氏也見過，內閣文庫中藏着兩部，帝國圖書館藏着的一部。又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也有一部，法京底國民圖書館也似有一部，平山男爵也藏有一部。關於內閣文庫底兩部，(甲)是明版，每版十行行二十字，行間有格，欄外有短評，全和喻世明言同式，也有繡像。惟內封面中沒有題言，只中央大書『醒世恆言』，右上刊『繪像古今小說』，左下刊『金閨葉敬池梓』。金閨不

明是何處，有人說蘇州有叫閭門的門，所以是蘇州罷。葉敬池這書肆，便是墨憨齋

新編新列國志底發行所；新列國志底內封面中，有：——

正史之外，厥有演義，以供俗覽，然亦非庸筆能辦。羅貫中小說高手，故

三國志與水滸並稱二絕；列國兩漢，僅當具臣。墨憨齋向纂新平妖傳及明言

通言恆言諸刻，膾炙人口；今復訂補二書，本坊懇請，先鑄列國，次當及兩

漢，與凡刻迥別，識者辨之。

金閭葉敬池梓行。

是和墨憨齋關係很深的書店。但（乙），是流行本，和帝國圖書館本全同。這本子，大小上也小點，每版十二行行廿二字，行間沒有格，也沒繪圖，版式一看便知道很整脚，總是清版罷。但內封面中，有下錄的題言。

本坊重價購求古今通俗演義一百二十種，初刻爲喻世明言，二刻爲警世通言，海內均奉爲鄴架珍玩矣。茲三刻爲醒世恆言，種種典憲，事事奇觀，總取木鐸醒世之意，并前刻共成完璧云。

藝林 衍慶堂謹識。

衍慶堂即是出版喻世明言的書肆。這要是(甲)版，和明言同式，可不論列。但

(甲)，是葉敬池梓行的；『三言』底發行所，那綠天館，天許齋(以上古今小說)，

衍慶堂(明言和恆言)，三桂堂(通言)，葉敬池(恆言)底關係如此混亂，真是不懂。

或者是同一書肆底別號，或者是改了店號，這待將來研究罷。(甲)和(乙)，都有可

一居士底序，但落款底上部底『可一居士』的篆字，體式不同，下部底『理學名家』，于異體外，一爲白字，一爲黑字，總之，(乙)本是很壞的。現在節錄那序如下：——

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尙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恆心；此醒世恆言四十種，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也。明

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

天啓丁卯中秋隴西可一居士題于白下之棲霞山房。

所以叫做『三言』的理由，已明明白白，這『三言』是全然一樣的，把墨憨齋底古今小說

一百二十種，分三回刻行的關係也已明白。古今小說，由天許齋最初刊行；這到衍

慶堂手裏，改爲喻世明言，是天啓元年；天啓四年，由三桂堂出版通言；最後，于天啓七年丁卯，由葉敬池梓行恆言。恆言底目錄，見別表；這分起類來，計漢二種、

隋三種、唐八種、五代一種、宋金十一種、明十五種。本書和喻世明言一樣，是可

一居士評、墨浪主人較；『三言』都是可一居士評，恆言且有可一居士底序。可一居士，怕是衍慶堂主人底別號罷。請博雅教正。

其次是拍案驚奇二種，這是卽空觀主人編纂的。

六 拍案驚奇 三十六卷 合五本 帝國圖書館所藏

自序 宋元時有小說家一種，多採閭巷新事，爲宮闈承應談資，語多俚近，意存

勸諷。……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

陋習，如宋元舊種，亦被蒐括殆盡。……因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略

佐談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干卷。卽空觀主人題于浮楹。

七 二刻拍案驚奇 三十九卷（附宋公明開元宵雜劇一卷）

八本 內閣文庫所藏

序文

卽空觀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餘緒以爲傳奇，又降而爲演義，此拍案驚奇之所以兩刻也。

壬申冬日，睡鄉居士題并書。

自序

丁卯之秋，……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演而成說，聊舒胸中磊塊。……同濟過從者，索閱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聞乎！』……爲書賈所偵，因以梓傳請，遂爲鈔撮成編，得四十種。

……其爲柏梁餘材，武昌剩竹，亦頗不少；竟不能悉，聊復綴爲四十，則其間說鬼說夢，亦真亦誕，然意存勸戒，不爲風雅罪人，後先一指也。

崇禎壬申冬日，卽空觀主人題於玉光齋中。

右二種底編纂，稍後于『三言』，如前表所列。序中丁卯之秋，是天啓七年，恆言

行世的時候；崇禎壬申，是崇禎五年，二編後初編五年。要斷定即空觀主人是誰，倒要費一番研究。幸據王國維氏底宋元戲曲史，知道是明凌濛初；可和馮夢龍一樣，他底生平不明白。據四庫全書提要，在聖門傳詩嫡冢下，有：——

明凌濛初撰；凌濛初字稚成，烏程人。

烏程，在清代是浙江湖州府底屬縣，在民國是吳興縣。凌濛初，此外有言詩異、詩逆、國門集等著述，又有世說新語及世說新語補兩書底校訂。

世說新語——宋劉義慶撰，梁劉峻注，明凌濛初訂。

世說新語補——何良俊撰補，王世貞刪定，張文柱校註，凌濛初攷訂。

前者欄外有『凌初成』的評註；後者，在章紱底序中，有『惟吳興凌初成原刻，悉遵古本』的話。吳興和烏程是同一地，聽說初成是凌濛初底字。檢點其他的文獻，盛明雜劇第二集虬髯翁底撰者，為『吳興初成凌濛初』；又同是烏程人的周中孚鄭堂漢書記卷六十五世說新語補條下，注着『吾鄉初成（濛初）』的話；更可斷定初成是凌濛初

底字了。和提要中的『凌濛初字稚成』不合，怕有兩個字罷。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一世說新語條下有『此更爲凌瀛初校刊耳』的話，這和前述的凌濛初底訂本，是各別的；瀛初和濛初，不是同一人。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明王世懋批點，後學凌瀛初校。

又在序文之後『吳興凌瀛初識』的文中，有『嗣後家弟初成』的話；這可以知道瀛初是濛初底哥哥。葉先生底書林清話卷八中說：——

朱墨套印。明啓禎間，有閔齋假閔昭明凌汝亨凌濛初凌瀛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書最多者也。

先生似以濛初爲兄，瀛初爲弟，實際不知如何的。話，講到橫路上去，拉過來罷。要解決即空觀主人即凌濛初的問題，這看即空觀主人底落款便容易解決的罷。

我曾將這個問題請致古城氏，他說閔刻西廂記底『即空觀主人識』下有印的。立即去查閔刻本，確有二印，上爲『濛初之印』，下爲『初成氏』。問題解決了：即空

觀主人即凌濛初即初成。劉氏暖紅室底彙刻傳奇叢書第二種西廂十則本，是閩刻本底覆刻，可只有『即空觀主人識』字樣，沒有印。如其有了印，便不必鬧了；這使人痛感原刻本底可貴了。雖因此更知道校勘底重要；可雕虫篆刻，使人痛嘆不合自己底身分。

西廂十則本中有曲話，其中一條是凌初成底論述；又如前所述，盛明雜劇第二集中的虬髯翁雜劇，也是凌氏撰的；由此，可知凌氏對於雜劇，造詣很深。因此，繼墨憨齋底『三言』而編纂拍案驚奇的事，很容易首肯的。拍案驚奇有『二刻』，這在咲花主人底今古奇觀底序中已說得明明白白。但字體很難讀，原文爲『即空觀主人壺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兩刻』。各四十種，兩刻計八十種，再加上『三言』底一百二十種，『合之二百種』。魯迅氏中國小說史略中作『爰有拍案驚奇之刻』，是誤讀的，這因爲沒有看到二刻拍案驚奇的緣故罷。拍案驚奇兩編，日本都藏得有；現在能夠看到，這實是藝林底重寶呀。

拍案驚奇，帝國圖書館有一部，內閣文庫也藏得有；後者是袖珍版，文字多少有點不同。前者似是明末版，有密圖三十六枚。據二刻拍案驚奇底序，應有四十種，可實際上只三十六種。其中，唐六種、宋六種、元四種、明二十種。二刻是四十種，可最後的一種是雜劇，只三十九種，繡像也三十九枚，版式也是很好的明版。（初編也有和這同樣的版本的罷。）內容是：春秋一種、宋十四種、元三種、明十六種、不明的五種（明？）。

關於拍案驚奇，這里二編都講過了；可現在又有新發見，成了困難的問題了。就是船載書目第二十五本，享保十一年載到日本的書目中，著錄着和前述的全然不同的拍案驚奇。試將這目錄錄后，可誤字很多，又其中不能讀而勉強讀出的字也不少。有的明明是誤字，也照舊抄錄。

拍案驚奇

壹部

十本

序末

仲夏孤山夢覺道人漫書。

目次

卷一

看得倫理真
千金苦不易
情詞無可逗
設計去姑易
寫出好徒幼
一死樂伸冤
差殺抱琵琶
買舟送婦難

卷二

烈士殉君難
水心還獨抱
生報華蓼恩
義僕還自守
書生得女貞
惡計杜教施
死謝徐海義
浪子寧不固

卷三

浮婦情可誅
千秋盟友誼
捐金非有意
坐懷能不亂
俠士心當宥
雙壁返他鄉
得地亦無心
秉正自毋偏

卷四

匿計佑紅顏
郎材莫與匹
劫庫拽雖巧
見白？失義
發棺蘇呆婿
女識更無雙
擒兇智僖神
因雀引朋冤

卷五

八兩殺二命
一雷誅七兇

奇蹟清俗累
仙術動朝廷

血指害無辜
金冠雪枉法

良緣狐作谷
伉儷草能偕

卷六

夫妻還假合
朋友却真緣

藏珠符可護
貪色檄能誅

猴冠欺御史
皮相顯真人

冤家原自結
兒女債須還

卷七

緣投波浪裏
恩向小牕親

院裏花空憶
湖頭計更奸

爲傳花月道
貫講差使書

修齋邀紫綬
說法騙紅裙

卷八

淫貪皆有報
僧俗總難逃

竊篆心雖巧
完璧計尤神

缺八卷底後半及九卷十卷。單看目錄，和前述的拍案驚奇，全然不同。因為『拍案驚奇』不是特別的名詞，把這用作小說的意思的罷？沒有此外可以檢查的材料，單單讓記着以存疑罷。

下面講今古奇觀。有題爲古今奇觀的。因為序文底字體很清晰，特借用了東京外國語學校藏本；版式大概是清版罷。

八 今古奇觀 四十卷 十二本 東京外國語學校所藏

至有宋孝王，以天下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奇事，日進一回，謂之說話人；而通俗演義一種乃始盛行。……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

末，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岐，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卽空觀主人壺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兩刻，頗費蒐獲，足供談塵，合之共二百種，卷帙浩繁，觀覽難周，……而抱甕老人先得我心，選刻四十種，名爲今古奇觀。

姑蘇咲花主人漫題。

上錄序文，題咲花主人，也有題作松禪老人的；其生平未詳。看這序文，是抱甕老人從墨憨齋底『三言』及卽空觀底拍案驚奇兩刻中，選擇四十種；可很關重要的抱甕老人也不知是誰。但序文中尊敬明代，把『皇明』抬頭或作闕字，還有說『我明』的地方，由這來推測，大概是明末人或明代遺老罷；把他當作前者，是不錯誤的罷。目錄見別表。其中三十九種各知其出處；只念親恩孝女藏兒一種，不知出於『三言』或『二刻』底哪一篇。仔細一檢點內容，便可以知道的。三十九種出於古今小說的八種（其中有在明言中的五種），出於通言的十種，出於恆言的十一種，出於拍案驚奇的七種，出於二刻拍案驚奇的三種。又從時代上來分別：春秋戰國三種，漢一種，唐六種，五代一種，宋九種，元二種，明十八種。『三言』和拍案驚奇兩刻編纂底年代，見前表；今古奇觀底出版，大約在崇禎六年至十七年之間罷。有明一代底文化，受了前後七子底影響，到萬曆已極爛熟；到天啓崇禎，墨憨齋卽空

觀等並起，編纂古今小說『三言』拍案驚奇兩刻，抱甕老人最晚出，選擇精華編古今奇觀。明末國運衰落時，文運絕不衰落：這實是不可思議的。這到清初，成了康熙乾隆昌底基礎。

那邊，陳列着長澤文學士藏古今奇觀數種；其中有被削去數條的，大約因為說是禁書罷。各本被削的部分，多少有點不同，這非因檢閱難，是各自任意削去的罷。

由此觀之，古今奇觀如何盛行，這不難想像了。由金國璞氏，曾譯成幾篇北京官話。又如目錄所示，日本在文化中，已由淡齋主人題爲通俗古今奇觀，譯出莊子休鼓盆成大道、趙縣君喬送黃柑子、賣油郎獨占花魁的三種；以下雖應續刻，可除初帙五冊之外，似未出書。近來，已有許多名家在翻譯。又法德英各國似都有譯本。古今奇觀，已成了世界的了。

【追記】 據神田文學士說，最近的通報第二十四卷，載着法國東洋學者伯希和氏關於古今奇觀的研究(Le Kin Kou Ki Kouan, Par Pelliot)(譯者按：此文

已由友人在乃剛先生就T H生日譯出。立即一翻閱，是論它底源流，引咲花主人底序，就『三言』及拍案驚奇來研究的，這使我感服之至，且自慚愧。他看到的今古奇觀，題爲喻世名言二刻，并有『墨憨齋手定』及『吳郡寶翰樓』字樣；現在宇野博士赴歐，已請他去巴黎訪問伯希和氏時，就國民圖書館去一查原本。明春返國，當有新事實可請益了。

以上，自明代小說『三言』起，已把拍案驚奇兩編，今古奇觀講過了；下面，打算一講這些書傳到日本後，對於小說界發生了怎樣的影響。在日本所謂小說『三言』，是指岡白駒譯小說精言小說奇言及奚疑主人譯小說粹言；平常通稱爲岡白駒底三言。岡白駒，播磨人，字千里，又稱太仲，號龍洲。少年時，徙攝津西之宮，以醫爲業，後赴京都，棄醫爲儒，下帷教授。爲人英邁有大志，不欲以詩人名，專作經史之傳註，以經學者自任，明和四年歿，年七十六。又通小說俗語，所謂『三言』，譯自渠之手。『三言』底目錄如下。

九 小說精言 四卷 五冊

內封面

小說亦一家已，葑菲胡累于下體，海舶攸貢，年以百住，俚言駭人，微直爰居之鐘鼓也。龍洲先生所譯，意義渙釋，宛乎如面聽西人謦欬，粵壽

梨棗，以廣其傳，據此斬之，三隅其庶矣。風月堂主人譯文拱識。

自序

小說者，史之裂也。……

南宋孝宗以天下養太上皇，倦勸之餘，

牽黃臂蒼，不足以娛其心，迺命侍從，日訪民間奇事，以給逍遙之具；於是通俗演義一種，乃始盛行。夫小事不足以動聽，即衍而廣之，引而偉之，機杼緣飾，遂成一場奇聞矣。或快人情所欲，或洩衆心所憤，無聊之極思，其間彰善癉惡，勸戒與奪，樹之風聲，實良史之遺意也。……獨至乎平常俚言，不啻耳之侏離，即載之筆，亦謂之馭舌，惟攻諸象胥，學者不講，夫國音自資用，奚必華音，而至讀不能句，實學人之大闕也。……屬者有梓小說者，余譯以付之，又別爲之譯義。

寬保癸亥春三月望西播岡白駒序。

目錄 一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醒)

三 張淑兒巧智引楊生(醒) 四 陳多壽生死夫妻(醒)

版權頁 寬保三癸亥歲七月發行 京師書坊風月堂莊左衛門刊

一〇 小說奇言 五卷 五冊

目錄 一 唐解元玩世出奇(警、今) 二 劉小官雌雄兄弟(醒)

三 滕大尹鬼斷家私(喻、今) 四 錢秀才錯占鳳凰儂(醒、今)

五 梅嶼恨蹟(西湖佳話)

版權頁 寶歷三癸酉歲春二月發行 京師風月堂莊左衛門

一一 小說粹言 五卷 五冊

自序 余誦習暇日，耽小說家書，賞心觸感，隨抄隨譯，裝爲十回，舊藏帳中，

以其汰淫嫖猥褻，題曰粹言；頃日命剞劂，以廣其傳。

寶曆丁丑三月既望，奚疑齋主人書。

目錄

- 一 王荆公三難蘇學士(警)
- 二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拍、今)
- 三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警、今)
- 四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拍)
- 五 懷私怨狠僕告主翁(拍、今)
(以上既刊)
- 六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警)
- 七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醒、今)
- 八 樂小舍拚生覓佳偶(警)
- 九 杜小娘怒沈百寶箱(警、今)
- 十 白娘子永鎮雷峯塔(警)
(以上未刊)

版權頁

寶曆八年戊寅春二月發行

京師書坊風月堂莊左衛門梓

就是精言于寬保三年(日本皇紀二四〇三)刊行；後十年寶曆三年(二四一三)，奇言刊行；再五年後的寶曆八年，粹言底前半出版，後半終不見刊行。這比諸明代「三言」和今古奇觀，恰隔百年，行于日本。精言中有白駒底自序，很可看出刊行底趣旨。那『南宋孝宗云云』，是祖述古今小說及今古奇觀底序文的。總之，白駒染指那前

人不曾着手過的小說底翻譯，是破天荒的快舉。現在我們譯了二三種戲曲小說，便以為『自我作古』，實甚可嘆。精言和奇言，卷首明斷為西播岡白駒譯。精言只四篇，每篇底末了附錄『譯義』（即熟語底解釋。）一二葉；奇言沒有序，也沒有譯義。又精言底內封面，說將續刊『小說選言』『小說奇言』『小說恆言』『小說英言』；又奇言底版權頁，也列舉『小說粹言』『小說選言』『小說恆言』『小說奇言』，說將續刊。照預告那麼，奇言和粹言是次第刊行了，那末似乎出于一人之觀；但粹言說『平安奚疑主人譯』，卷首有奚疑齋主人底自序。奚疑主人是誰，這是一個疑問。普通以為是白駒底別號，說岡白駒底『三言』；可一讀序文，覺得不是一個人。由同一書肆出版，前二編說是『西播岡白駒譯』，後一編說是『平安奚疑主人譯』：這不知到底怎樣的。我總以為不是同一人。白駒是播州人，也曾寓居京都，所以不一定不能說平安。又看那翻譯底『訓點』及『假名』等，也看不出差異處。果是別一人嗎？這問題，仔細研究的結果，方知道奚疑齋主人是發行書肆

風月堂主人其人。這因為在精言底內封面，有『風月堂主人譯文拱識』字樣，又粹言底奚疑齋主人自序底落款，有『重淵之印』的印，所以知道的。譯文拱，諱重淵，文拱是字，號一齋，又叫奚疑齋，通稱風月堂，天明二年歿，年八十二。雖是書肆底主人，可是風月堂中興之祖，以漢學者聞名，是岡白駒底門人，以中國小說底譯述著稱。此所以繼白駒底『三言』，自譯粹言的罷。這和前述的卽空觀主人，同樣根據了印，來確定那個人的。這實是和漢底無獨有偶的故事。後來把這話告訴長澤君，承他立即為檢閱慶長以來書賈集覽。風月莊左衛門條下，明載着他底傳，兩人相見，都喜歡得笑出來了。如其中國也有這樣便利的東西，那末葉敬池衍慶堂的問題，便不會有困難了。這很希望博學多能的葉先生，來幹一下。一切的研究，都要窮了才通，沒有開始便容易地成功的。想起岩陰先生底聯語『研經貫史；山重水複疑無路；格物致知，柳暗花明又一村』，覺得很意義深長。

看『三言』底目錄，出處很明白。精言四篇，盡出于醒世恆言。奇言四篇，

出于恆言的二篇，出于警世通言的一篇，出于喻世明言或古今小說的一篇。粹言十篇，出于通言的六篇，出于恆言的一篇，出于拍案驚奇的三篇。通觀『三言』，出于古今奇觀的，不過半數。所以譯出『三言』，單看一部古今奇觀是不行的；如其不備有明代『三言』和拍案驚奇是不行的。單明言中一篇，因為重出于古今奇觀，不備也許行的；但據有天明甲辰底序言的秋水園底畫引小說字彙，他底援引書目中，載着拍案驚奇、醒世恆言、警世通言、古今小說（喻世明言及一刻拍案驚奇，不見。），所以以上的書流行于日本，這是確鑿的事。白駒和奚疑主人，是從這些書中譯出的罷。粹言底後半五篇，及預告的『選言』『恆言』『英言』『奇觀』等，不曾刊行，這是遺憾的事。佐伯藏書目錄（武藤文學士藏）中，有小說選言五冊，自是別一書罷。上述的小說字彙中，也有小說選言的名字，這大概也是從中國載去的東西。

一二 勸懲繡像奇談 二卷 二冊

目錄 一 三孝廉讓產立事名（醒、今） 二 杜十娘怒沈百寶箱（警、今）

三 李沂公窮邸遇俠客(醒、今)

四 王嬌鸞百年長恨(警、今)

本書，長澤文學士藏。卷首有明治十六年譯者服部誠一底自序。服部氏，號撫松，是二本松底藩士儒臣之家。著東京新繁昌記，又刊行東京新誌，以豔麗的漢文與成島柳北等馳名。後在仙台底中學校執教鞭，晚年養老東京，明治四十一年歿，年六十八。本書全出于今古奇觀；在原文中，加以『返點』及送『假名』。用假名施傍訓這一點，沒有『三言』那麼深切；可篇末，有評語。我也藏有服部氏譯五色石，也是在原文中附以訓點的。

以上，雖說是譯，實是在原文附以訓點的東西；現在來介紹一下『通俗』物，即現在所謂『國譯』類。

一三 通俗醒世恆言 四卷 四冊

目錄 一 小水灣天狐貽書 二 吳衙內鄰舟赴約

三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四 施潤澤灘闕遇友

這，當然是由醒世恆言中譯了四篇的東西；譯文是直譯體，抄譯原文的。卷首，有太田南畝底序。

寬政庚戌孟春 南畝子題於牛門之杏花園

寬政庚戌，是寬政二年（日本皇紀二四五），後于前述的『三言』約四五十年。

茲抄錄它底跋文如下：

醒世恆言本多磨滅不可讀者，今略讀其可讀者，而譯以國字，先是西播岡

氏譯載奇言精言諸書者不復載也。

寬政乙酉初秋書伯樂橋南蛾術齋 石川雅

乙酉，是己酉（元年）之誤罷。石川雅，是雅望底略稱。本書，一作『東

都逆旅主人譯』，又作『東都六樹園譯』，這都是石川雅望底號。雅望，字子

相，又號五老齋蛾術齋，通稱石川五郎兵衛，是江戶小傳馬町底旅館糖屋七兵衛之

子。壯年，行爲放逸；父歿後，悛行好學，長于和歌、俳句，又學狂歌于蜀山人，

起狂名叫宿屋飯盛。文政十三年死，年七十八。著述，有源注餘滴、雅言集覽及戲著小說數種。那邊陳列的，是借用宮原民平君底藏本（半紙板），大坂書林加賀屋彌助刊行，有『後編通俗醒言恆言』三十六種近刻的廣告。可惜原本底版本燒失，預告的書不能全部刊行；但這也已是藝林底盛事了。我所藏的，是美濃板，有『通俗小說奇事』的題簽。內容，同是通俗醒世恆言，六樹園譯。這和『逆旅主人譯本（雖是同版。）』，不知哪一本先刊行。可惜的，缺最後的一篇。

一四 通俗古今奇觀 五卷 五冊

古今奇觀，如前所述，便是古今奇觀。這是根據題爲古今奇觀的本子，所以如此定名的罷。卷首，有棊園主人底漢文的序，其次是譯者淡齋主人底自序（譯者按：各日本譯本底序言之類，都是用漢文寫的；這自序，是用日文寫的。）。

古今奇觀四十卷，抱甕老人自醒世恆言喻世明言等，輯集其雋永者刊行。卷帙繁多，難盡彫版。今選卷中通俗而不長者，儘先刊行，此『登高必自

卑』之意也。餘待陸續刊行。

文化甲戌仲秋 淡齋主人

文化甲戌，是文化十一年（日本皇紀二四七四），同年，由尾陽書房風月堂孫助刊行。這後于原本的今古奇觀，約一百七八十年。棊園主人，是尾張人松田棊園，名照裕，字君綽，通稱三藏。是細井平洲底弟子，爲尾州藩儒，文政十二年死，年六十。淡齋主人，不知是誰，總是名古屋的人罷。這也是抄譯，漢文直譯體。出版的，只下列三篇，續刊的三十七篇不見出版，這是很可惜的。

一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二 趙縣君喬送黃柑子（上下）

三 賣油郎獨占花魁（上下）

一五 通俗赤繩奇緣 四卷 二冊

這是今古奇觀中賣油郎獨占花魁底抄譯。有寶曆辛巳無懷散人底序。辛巳是十一年（日本皇紀二四二二），同年，由京都錢屋三郎兵衛刊行。譯者近江贅世子不

知是誰；但據東條琴臺底近世名家著述目錄後編，在西田維則底著述中，有通俗赤繩奇緣，或者是同一人罷。本書和前述的通俗古今奇觀，譯法也多少有點繁簡不同，文體也較軟而易讀；分列目次如下。

- 目錄
- 一 莘瑤琴誤落烟花
 - 二 劉四媽演說從良
 - 三 油大郎始坐癡想
 - 四 王九媽周旋費計
 - 五 王美娘醉謝幫襯
 - 六 朱十老再收螟蛉
 - 七 吳公子大鬧柳巷
 - 八 賣油郎終占花魁

本書也是長澤君藏善；靜嘉堂文庫，藏有題爲通俗繡像新裁綺史的寫本。江東睡雲庵主譯，但不知是誰。雖同是賣油郎底譯本，可和赤繩奇緣全然不同。內封面中，題着『可一居士輯』、『月池睡雲巷發演』、『新裁綺史』的三行。說『可一居士輯』，那末直接從醒世恆言中譯出的罷。有繡像及題詞五枚；目錄如下。

第一回 靈曜蝕萬姓喪塗
兩國剖四海颶波

第二回 揣白金弓弩頭卜喬占盡
恩紅粉坑里瑤琴受屈

第三回 女隨何盟天曲說鴛鴦會
賽西施斷心猛開螻蛄寨

第四回 衆安橋情郎湊情
湧金門玉女炊玉

第五回 王媽家馳名動錢塘門
秦小官經紀避昭慶寺

第六回 盡鍾酒油郎面前說夢
擲錠銀美娘身上離垢

第七回 踏青小娘湖心亭決生死
掃墓孝子清波門得伉儷

第八回 玉壘轉莘女遇爺娘
天運環秦郎計香火

譯文也是直譯體，附以許多假名，所以很容易讀。末了，有『月池十橋睡雲菴
祕帳新裁綺史終』、『寬政十一年己未九月廿二夕一發騰寫畢』字樣。這在通俗赤繩
奇緣底寶曆辛巳(十一)和通俗古今奇觀底文化甲戌(十一)之間。這三書偶然同爲十
一年，這是不可思議的。賣油郎一篇，特別爲日本注意，不但有名的繪本賣油郎是

這篇底翻案，最近中國文學大觀第十一卷今古奇觀中，由于佐藤春夫氏底靈筆，題爲稱心如意，用流麗的口語體譯出了。除此外，尙收佐藤氏底灌花翁（即灌園叟晚遇仙女）、伊藤貴磨氏底恨綿綿（即王嬌鸞百年長恨）及李沂公（即李沂公窮邸遇俠客）、今東光氏底擲珠（即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四篇。這都是由現代名家用現代語譯的，比諸古人底翻譯，實不勝今昔之感。

日本『小說三言』，——通俗醒世恆言，通俗古今奇觀——通俗赤繩奇緣，中國文學大觀中今古奇觀。

上面已略述『三言』對於日本的影響；本講演，如前所述，由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帝國圖書館及大學斯文會漢學會等，表非常的厚意及給與種種便利，這在我，實銘感之至！關於這問題，承文學士長澤規矩也君及大學生辛島曉君竭力幫助，這在我底學究生活中能完成這最可紀念的講演，這實感激之至！其次，切望長澤君等，發表他們對於西廂記水滸傳等諸種傳本的研究。如能知道第五才子書第六才子書底

源流，實是無上的幸福。幸席中杉圖書館長，池田印刷局長也承光臨，希望留心參考書目，將祕閣底珍貴的書籍在學界中開放，并請由池田君主宰的朝陽會付諸影印。

那受嘉惠的，決不止吾輩而已。相信定能在東亞文藝史上添上燦爛的光彩。就是在『對支文化事業』上，也是最好的企圖。覆刊中國已散佚的東西，這對於民國新進學士，將在司馬公底日本刀歌以上，深深地感激能。這希望能見之實行。

時間已很久，污濁諸位底清聽，很對不住，而且從心底裏感謝諸位！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斯文會研究部講演。

【追記】

感謝久保天隨君對於墨憨齋底新曲十種，介紹其祕笈。據說北京底

孔德學校藏墨憨齋定本傳奇八種，可尙缺新灌園及萬事足。今天隨詞宗藏有這全書，實是幸事。切望他詳細發表。

文求堂主人抽印其標目、序文、插像等數葉分送各處的古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和內閣文庫藏本同。即將嘉靖年間仁壽堂刻本，至萬曆中，由周曰補刊的

本子。所以版心底下部有那題着『仁壽堂刊』之名的原版，也有不題名的。

在不題名的之中，有單單削去原版之名的；也有全版補刊的。但內閣本比諸文求堂本，補刊的葉數較多。例如卷之一第一葉底第十一、十二行底兩『數』字，內閣本中作『數』；又卷之六第一葉八行底『類功』，作『數功』。且在內閣本版心，兩葉都沒『仁壽堂刊』之名。文求堂本，雖卷之六有版心底『仁壽堂刊』，又卷之一是削去的；又前面的繪圖，文求堂本刻着畫工底姓名，內閣本沒有。由此觀之，可見文求堂本古于內閣本。

又文求堂最近覓得的醒世恆言，和這里介紹的『乙種』本同版。但無第二、三、卷金海陵縱慾亡身，代以第二十卷張廷秀逃生救父，分上下，作第二十卷、二十一卷；第二十二卷呂純陽飛劍斬黃龍照舊，第二十一卷張淑兒巧智脫楊生改作第二十三卷。醒世恆言于前述(甲)(乙)兩種外，知尚有補刊本，合爲三種。

警世通言，本疑存亡不知，長澤君在舊尾張藩底藏書目錄中看到這名字，便

立即請問德川侯爵家詢問這書底有無；最近由北京歸來在大連逗留中的辛島君飛電來，知道在大連滿鐵圖書館發見了通言。嗚呼，天將未喪斯文也？實不勝慶幸！

斯文會研究部講演會會報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午後，和漢學會聯合在帝大山上會議所開研究部會，有鹽谷博士底關於明代小說三言的講演。博士從一九二五年來苦心搜集底結果，在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上野帝國圖書館等新發見的古今小說、喻世明言等極珍貴的書籍，在講演中介紹；并講『三言』底史的發展，拍案驚奇兩刻底存在，和今古奇觀的對照，及日本『小說三言』等德川時代底中國小說，——尤其是考證『三言』直系底流傳盛行底實蹟；此外，舉西遊雜劇及元刻全相平話中的三國志，以明西遊記及三國演義底源流；新發見很多，是極有益的講演。并分發序文、題言、拔萃的小冊子；在別室中，有世間稀賾的參考書籍底陳列。來聽者，有圖書館長杉，印刷局

長池田，東京電力社長田島，及學士學生等，約百人以上，都熱心聽講，是非常的盛會。講演底筆記，載斯文第八編第五號至第七號。陳列的書籍，主要的如下。

京本通俗小說 影元人寫本影印 六卷 二本

同 排印本 (第二十一卷 金虜海陵王荒淫) 一卷 二本

全像古今小說 明刊 四十卷 五本 內閣文庫藏

喻世明言 (重刻增補古今小說) 明刊 二十四卷 六本 內閣文庫藏

醒世恆言 清刊 四十卷 十六本 帝國圖書館藏

拍案驚奇 明刊 三十六卷 合五本 帝國圖書館藏

同 袖珍本 清刊 三十六卷 八本 內閣文庫藏

二刻拍案驚奇

三十九卷

附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一卷 明刊 八本 內閣文庫藏

今古奇觀 四十卷 十二本 東京外國語學校藏

同 通行本 數種

- 小說精言 四卷 五冊 寬保三年刊
 小說奇言 五卷 五冊 寶歷三年刊
 小說粹言 五卷 五冊 寶歷八年刊
 勸懲繡像奇談 二卷 二冊 活版 明治十六年刊
 通俗醒世恆言 (通俗小說奇事) 四卷 四冊 寬政二年刊
 通俗古今奇觀 五卷 五冊 文化十一年刊
 通俗赤繩奇緣 四卷 二冊 寶歷十一年刊
 景宋殘本五代平話 八卷 二本
 全相平話 元版 十五卷 五本 內閣文庫藏
 三國志通俗演義 明刊 十卷 十二本 內閣文庫藏
 三國志傳 明刊 二十卷 八本 內閣文庫藏
 三國志傳 明刊 二十卷 五本 內閣文庫藏

唐三藏取經詩話 影宋槧本 三卷 一本

西游記 (吳昌齡 六本雜劇) 六卷 二本 宮內省圖書寮藏

西游記 明刊 二十卷 二十本 內閣文庫藏

西游記 明刊 一百回 十本 內閣文庫藏

墨憨齋定本傳奇三種 六本 宮內省圖書寮藏

1 新灌園 2 酒家傭 3 量江記

警世通言三種

辛島生

在船載書目裏單投對了影子的通言，在名古屋和大連，幾乎同時地發見了。但兩者都不是我們所找尋的影子底實體；而且那實體，是無論如何有着不同的處所的。

我看到過大連發見的本子，先從這本子講起罷。

大連底通言，是在大谷光瑞氏贈送滿鐵的小說戲曲一百八十餘種中發見的（譯者接：本文作者辛島曉，曾有滿鐵大連圖書館大谷本小說戲曲類目錄之作，載斯文雜誌第九編第三號至同編第五號）。可惜四十卷中，現存的只第一卷至第二十八卷，分訂七冊；第二十八卷後，缺。

內封面，用藍色印；欄外，有『二刻增補』字樣。題辭，船載書目底『尤便于

下里之耳目』中的『子』，作『於』；成爲問題的平平閣主人，明作平平閣主人，覺得有點好笑之外，文面上毫沒差異。但船載書目中沒有的發行書店之名，這文面底最後，載着『藝林衍慶堂謹識』的字樣。衍慶堂是二十四回的喻世明言底發行所，這怕得注意的。

敘文，係無礙居士題，有着：

隴西君海內畸士，與余相遇于棲霞山房，傾蓋莫逆，各敘旅况，因出其新刻數卷佐酒，且曰，『尙未成書，子盍先爲我命名？』余閱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說報度世之語，譬如村醪市脯，所濟者衆，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從史其成。時天啓甲子蔟月，豫章無礙居士題。

這麼的有趣的句子。船載書目底製作者，怕因爲敘文太長所以沒有寫罷，可最後有着『三桂堂王振華謹識』的字樣；這里，不見這麼的字樣。這也得注意的。

目上，載着『可一居士評，墨浪主人較』；我記起了，明言及恆言底衍慶堂本，

都有這兩者底記名。（尾州家本，作可一主人評，無礙居士較。）

目次，四十卷，那次序和船載書目的很不同。茲列左（括弧內記以亞刺伯字的，是船載書目通言目錄底次序）。

一—六（1—6）

七—一八（11—22）

一九（范巨卿雞黍死生交；古今小說第十六卷。）

二〇（單符郎全州佳偶；古今小說第十七卷。）

二一、二二（25、26）

二三、二四（37、38）

二五—二八（31—34）

二九（晏平仲二桃殺三士；古今小說第二十五卷。）

三〇（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古今小說第二十八卷。）

三一——三四（7——10）

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29、30、36、35、39）

四〇（旌陽宮鐵樹鎮妖。）

這和船載書目中的比較，移動得很厲害；結果，因為缺少23、24、27、28、40的五卷，所以便補上了古今小說底16、17、25、28的四卷及此外的旌陽宮鐵樹鎮妖一篇的罷。（第四十卷旌陽宮鐵樹鎮妖一篇，大谷本中沒有本文，因為和船載書目底葉法師符石鎮妖標題有點相同，所以以為或者是同一的東西；但從長澤氏那邊，得知尾州本底內容，知道是補上了全然不同的故事的。）這是在內封面上加上『二刻增補』字樣的，他們底論理的根據罷。

總之，大谷本通言，我總以為和通言底原刻本，因緣很遠的。原刻本，大約是船載書目底三桂堂刻本，這後來入于衍慶堂手中，由於墨浪主人之較，對於當時已失去了的四卷（或五卷），另以適在手邊的古今小說（等）補上，題為『二刻增補』發

刊的罷。

同是衍慶堂發行的諭世明言，二十四卷，和古今小說底四十卷並不相關，這也不是因了同樣的理由嗎？——這是長澤氏底意見。

下面，我們來講尾州本，尾州本是長澤氏發見的，而且關於它的要點長澤氏已講過；這裏，把從長澤氏那面直接承教的，再另外加述我底意見，來詳細地講一下罷。

尾州本計十二冊，是完全的。內封面中，沒有『一刻增補』的字樣，題辭雖全然相同，可發行書店已改爲兼善堂，敘文和大谷本一樣，敘文底末了，沒有『三桂堂王振華謹議』的字樣，這也一樣。只是『可一主人評，無礙居士較』這一點，這覺得比大谷本更近于舶載書目的。四十卷底目次，次序和舶載書目的一樣；只沒有第二十四卷卓文君慧眼識相如，另編入了玉堂春落難尋夫一篇，又編入了旌陽宮鐵樹鎮妖一篇以代第四十卷的葉法師符石鎮妖。這兩篇，前者有五十二葉，後者有八十四葉，

比諸其他各篇只二十餘葉左右，覺得葉數太多了。兼善堂本，怕也不能不看作補刻。再把目錄和本文比較：目錄的第三十四卷王嬌鸞百年長恨，本文中在第三十八卷之後，可也題爲第三十四卷。這怕是找得了板木，在改編時忘記削去了的緣故罷。又目錄中第三十五卷况太守路斷死孩兒，在本文中題爲第三十四卷；目錄中第三十九卷福祿壽三星度世，在本文中成了第三十五卷。因此，在本文中，沒有題爲第三十九卷的；題第三十四卷的，看到兩篇。

總之，尾州本也不是原本。

衍慶堂和兼善堂都不是原刊書店，那末，船載書目中所載叙文底末了署名王振華的三桂堂，怕這才是原刊書店罷。

警世通言底原刊本，依然還得搜尋。可通言也多着呢，如船載書目底影子，佐伯文庫，尾州家，滿鐵。兩三天前，京都底先輩倉石氏，據說也弄到了一部；希望快有『三言』底考證什麼寫出來。

自從通言底內容被知道之後，對於京本通俗小說怕也不能不講幾句了。很欣喜的事是，這麼的幸事暴露于世了：『破碎太甚』的定州三怪，作崔衙內白鶴招妖，且在本文註明『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鶴』。『碾玉觀音』即崔待詔生死冤家，西山一窟鬼即一窟鬼癩道人除怪，這是符合了，這如附錄那麼，在宋人小說是舊名也說明了的，但怕和別的推測一樣，說這是當然的罷。危險的是馮玉梅團圓，目錄作范鰈兒；可在通言底本文中，馮玉梅作呂順哥。通俗小說底生死問題，那宋朝底稱呼法，在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後人論我宋元氣』云云，是宋朝云云；在范鰈兒雙鏡重圓，有『我宋建炎四年』云云及『高宗建炎四年』云云，但也有『南宋』云云，如其通俗小說從曾經是寫本的東西寫下來的，那末全然沒問題了罷。但通言本文題目下底註釋，也許在別的意義上產生通俗小說的，也未可知。或者死，——生死底問題，是不論哪里都討厭的。『三言』底餘波，這也順便寫了它下來，淡齋主人底本名，是有點把握了。在大谷本中，有江戶奚疑塾主人（內封面，作北山先

生。戲著笑堂福聚，跋中有『淡齋佐羽芳謹識』字樣。卷頭，有『桐生門人佐羽芳卿蘭校』。這書底刊行，是享和甲子。一想通俗古今奇觀底序是文化，淡齋主人可不就是這人嗎？——照長澤氏底見教。

傳奇四十種

長澤規矩也

松澤老泉底彙刻書目外集第五冊四十一頁，載着叫傳奇四十種的叢書之目。正在想不知是怎樣的版式的書，一查，和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傳奇四十種，其目正相合。四十種，八十本。

墨憨齋新灌園傳奇

古吳張伯起創藁

同郡龍子猶更定

墨憨齋重定量江記

池陽聿雲氏原編

姑蘇龍子猶詳定

墨憨齋詳定酒家傭傳奇

姑蘇陸無從
欽虹江二稿

同郡龍子猶更定

的三種，是同樣版式的明版；

橘浦記傳奇 勾吳梅花墅編

是有插圖的萬歷時的明版初印本，很美麗。

玉簪記，雖六十種曲中也有，可這版式不同，載着吳門寧致堂梓，一笠菴批評玉簪記，又有徐文長先生，是有插畫的明版；不但體裁和六十種曲本不同，文字也互有異同，尤其是終于全編校對，可這里不載。

療妬羹記（榮花主人編次），又是別一版式，比上述這些惡劣。

西遊記傳奇，託諸吳昌齡，這不知如何。是萬歷版，版式最古。中國人以

爲已經散佚的，可在日本還有，不亦快哉！

其餘的三十三種是六十種曲本。只南西廂卷首有『題演劇二套』，春燕記卷首

有『題演劇三套』，繡襦記卷首有『題演劇四套』的序，這是表示非後摺，版式也比通行本鮮明得多。以上七種，——尤其是關於西遊記傳奇，因為日內節山先生便有意見發表，今從略。

這本，是德山藩毛利家底獻納本，寶歷十一年新見雅宴編御文庫唐版書籍考（宮內省圖書寮藏，寫一冊，一四八二四，四六，三六。）中也著錄；怕外集著錄的本子便是這本，合着異版爲四十種而載渡日本的罷。

傳奇四十種與新曲十種

久保天隨

關於傳奇四十種，斯文第八編第五號所載長澤君續梧陰清話中，已有概說；斯文會研究部鹽谷君講演時，除西遊記外陳列着三種，這記事，同見于斯文第八編第五號，雖則簡單。讀了這些，我稍有感到的幾句話，想試一敘述，但如不終爲遼東之豕，則幸甚幸甚。

我在幾年前，因爲在圖書寮做事的關係，翻閱過這書好幾次。這書，如長澤君所說，在六十種曲三十三種之外，有數種的異版。

數種的異版中，關於橘浦記，無需特別提出來講。

玉簪記，題着『一笠庵批評』。一笠庵，卽李玉（字玄玉），作傳奇凡三十三

種，此外曾著北詞廣正譜。

西遊記，誠是珍籍，關於它底價值，這裏似沒詳論的必要。這書底卷頭，有楊東萊底『批評西遊記總論』若干則；其中左列一條，他書未見，這對於西廂記底研究者，很可供作參考。楊氏說：

昌齡嘗擬作西廂，已而王實甫先成，昌齡見之，知無以勝也，遂作是編以敵之。幽豔恢奇，賅博玄雋，固非陷井之蛙所能揆測也。其於西廂，久稱魯衛。

療妬羹，吳石渠之作；這本，當然是梨花齋四種中之物。我曾借閱槐南氏所藏梨花齋四種，記得和這正是同一的版式。槐南氏底藏書，近移藏于東京帝國大學，這書想必也在裏邊。長澤君說是別的樣式，比其他的壞；這，因這是清版。

其餘三種，即新灌園量江記酒家傭，這當鹽谷君講演時，曾和西遊記一同陳列；我可並不以為是特別珍貴的東西。因為這三種是墨憨齋校刊的新曲十種中之物，我

藏着這書底全套。博洽的長澤君，不會不知道新曲十種底存在的罷；可全不說及這三種是新曲十種本，這不知何故，實堪怪訝。

總之，傳奇四十種，于六十種曲三十三種之外，包括新曲十種本三種，梨花齋四種本一種，及其他明版三種。

傳奇四十種這名目，幾乎聽也不會聽到過，曲目之類裏面也全然不曾見過。這里，試一述鄙見。這是把六十種曲對分了的，知道單是對分不行，所以特地顛倒順序，再混合以七種類似的傳奇，把製本底體裁弄得一樣，隨隨便便地題上傳奇四十種的名稱，這便有如完全的一大叢刊了；這在中國狡獪的書肆，是常常在鬧的花樣。

後來載到日本，書賈松澤老泉得到了，因為賣給德山藩毛利家底關係，在彙刻書目外集中也堂堂皇皇地記入了。但西遊記也偶然夾在中間，這實是料不到的。

所謂新曲十種，是怎樣的東西？這是合刻下列的傳奇的一叢刊。

新灌園	張伯起創藁	龍子猶更定
酒家傭	陸無從二稿 飲虹江	龍子猶更定
女丈夫	張伯起二稿 劉晉先	龍子猶更定
量江記	聿雲氏原編	龍子猶詳定
精忠旗	李梅實草編	龍子猶詳定
雙雄記	龍子猶編	沈伯明校
萬事足	龍子猶新編	袁幔亭樂句
夢磊記	史叔考編稿	龍子猶詳定
灑雪堂	梅黃已草編	龍子猶竄定
楚江情	袁白賓編稿	龍子猶重定

看了這，便可知道新曲十種是龍子猶底自作的，改作的及校定的傳奇底全體。

龍子猶是作者底假名，真姓名叫馮夢龍，這由新傳奇品等可以明白。墨憨齋是他底書齋名。

新灌園底原本，是張伯起底灌園記，收入六十種曲中。試將兩本對照，新灌園不但增加齣數，曲文也很不同，與其說更定，實不如說近于自作的。

酒家傭底原本，是陸無從飲虹江底存孤記二種。飲虹江，是曲目類等所未見的名字。

女丈夫也一樣，我們由此，知道張伯起還有一種傳奇，并得碰到劉晉先這未知的作者。

量江記底作者署爲聿雲氏，這不知何故；這從別的例來推測，應合併姓名，署爲余聿雲。

馮夢龍底自作，只雙雄記萬事足二種。如李梅實梅黃已，都是曲目類等所不見的。

最後的楚江情，是有名的西樓記底別名，袁于令之作，也收入六十種曲中；但對于他底四十齣，這是三十六齣，尤其是下卷很多改作。王國維底曲錄，引傳奇彙考，說上卷之終的錯夢一齣，係馮夢龍底補筆；看兩本各有錯夢，但曲文不同，這大約六十種曲的是袁籀菴底手筆，起初便有的，新曲十種的是馮夢龍改定的罷。上述的事，石印本傳奇彙考中未見，大約因為這書有未刻底部分罷。

王國維底曲錄，舉雙雄記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四種，為馮夢龍之作，逸酒家備女丈夫；張伯起之作，逸女丈夫；雖載着史叔考底夢齋記，但飲紅江劉晉先李梅實梅黃已等仍遺漏。他實在也未見新曲十種，或者甚至于不知道這書。新曲十種，也許有比我所想的以上的價值，也未可知；這在收藏者的我，這誠或是很難得的。

我所藏的新曲十種，係『乾隆五十七年冬鐫』，這以前，有原刊或怎樣，這還不知道。黃文暢等奉勅修改曲劇，作曲海一書，這是從乾隆四十二年起凡四年間的事，在這書底刊行之前，幸手邊有別的刊本，總之，酒家備女丈夫精忠旗灑雪堂

等底不被登錄于曲海，這是當然的事。彙刻書目外集底出書，是文化三年，和新曲十種底刊行，相隔二十八年。

馮夢龍，不單創作及改作傳奇，還補訂羅貫中底三遂平妖傳，編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等所謂『三言』。瀛園舊主底今古奇觀底序中說：

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岐，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拔新，洞心駭目，而曲終奏雅，歸于厚俗。

又王陽明出身靖亂錄，也署『墨憨齋新編』；笑府（日刊二種，其一，內題作笑府，序文雖同，內容各異。），也署『墨憨齋主人編』。這樣看來，馮夢龍這人，是明末到清初，極其多方面的有數的一大作家。

天地開闢及洪水傳說

小川琢治

讀中國上古底歷史，誰都要懷疑的，是上古史底部分。儒家從孔孟以來，看作黃金時代的堯舜禹禪讓的時代，看上去是如何地漂亮，和其後的夏殷底歷史底枯燥，懸隔得很厲害，制度文物已完備，甚至君臣底對話都活躍地記載着。雖有着完全地保存着的堯舜兩典這麼的史料，這可就是中國後世底儒家，也不能一概信任了。堯舜禹三聖底事蹟，這看儒家底記錄，雖成了實在的；可在先秦諸子中所見的，有種種的傳說，和史記五帝本紀、夏本紀很有矛盾處。論語、孟子、尚書等，最古止於堯舜；太史公却加上了黃帝顓頊帝嚳三帝，成爲五帝；兩漢底學者，更追溯上去；到了皇甫謐等，加上了宓戲（庖犧）、伏羲）、女媧、神農的三皇；如趙宋羅泌，更屋上架

屋，追溯到茫漠的太古了。太史公底夏本紀以下，雖可以看作是輯集可信爲史實的傳說的；但其中的帝禹和帝啓，似立在和堯舜底神話時代底界線上的。就儒家底經典尙書來看，說是帝啓伐有扈氏時作品的夏書甘誓，這也許可以看作古代底記錄或者確鑿的口碑底傳述。至於禹貢，在夏后氏底古記錄中已如此整然地記載着包括中國本部底大部分的地方底山脈、水系，這不但是不可能的，就說係孔子手刪，也很可疑。這是戰國時成於傳家之手的，關於這斷言的理由，當前章（譯者按：這是指當作上古地誌的禹貢和山海經底價值一文。）比較山海經底五藏山經和禹貢底價值時，已述其概要。

看儒家以外先秦諸子及兩漢學者所著諸書中的帝禹和帝啓，這些人物明明白白是人皇底元祖；但他們底事蹟，全可看作神話或史詩中的英雄。且爲朝雲暮爲行雨的巫山神女的神話，那出沒于巫山底雲海縹渺間的神祕的風景，使三峽的古代住民喚起了這麼的空想，這是不足深怪的；讀世本中的巴人底祖先廩君，生於武落鐘離山底赤

穴，乘土船，下夷水，逢鹽水神女的傳說，知道更古的形態的神話，也自古以來在這地方流行。鹽水神女和巫山神女，是同一的範型的神話，是巴蠻荆蠻共通的祖先底神話罷。看帝禹帝啓的傳說，和這一樣，是從種種不同的神話中，一部分由儒家來潤色，便進化爲實在的人物，歷史的事跡了：這是很得當的見解罷。

帝禹底事跡，據儒家所傳，是建立治水之功的人物；從別一方面來看，是上古草昧時代的民族共通的天地開闢傳說之後的洪水傳說，研究帝禹底事跡，須明白這些傳說底性質。前面論禹貢的時候（譯者按：這里所謂前面，便是指前舉的當作上古地誌的禹貢和山海經底價值），說禹治水的傳說，據五藏山經，和河洛附近的河水氾濫有關係，和現在禹貢中所見的九州是無涉的罷。

原本洪水傳說，是有世界共通的性質的。比舊約全書中所見的希伯來底傳說還要古的，已有加爾台亞底傳說，留在倍洛索斯底斷篇伊茲巴爾史詩等之中；希臘也有宙斯憤怒人類底罪惡而降洪水的傳說，留在台薩利地方；又南美亞洛加尼亞底印度人

間，南洋費濟島土人間也有；近來，日本也有了八丈島底多娜婆底傳說。中國所傳的洪水傳說，也以種種的形態傳了下來；至於傳到黃河三角洲地方以外的，以為啓和禹全然是同一人物，是治洪水的明主。比較這些傳說，才能看到儒家未加斧削的上古神話底真面目。

中國底天地開闢及洪水傳說，保存着神話底真面目的，先秦書中的楚辭天問，這當作從天地開闢到戰國的史詩，是比較完全的東西，是可以比擬倍洛索斯和荷馬底史詩的唯一寶物罷。這天問使人感到可惜的，是有很難索解的地方；雖後漢王逸底注中，列舉着現在已全然泯滅了的古代底傳說，可難知的事項還很多；據王逸底敘文說，雖前漢末劉向揚雄會援引傳說加以解說，可不能詳而闕疑的地方已很多。

王逸說，『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溲憤激。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楚辭中說是屈原之作的，果成於屈原一人之手與否，這不在我們這里所要論述的範圍內，王逸以為是王侯公卿底廟壁上的圖畫底題辭這見解，是很得當的，這習俗，到後漢時代還有，如山東武氏石室底畫象石，還有現存的。那畫象底題目，涉及歷史和瑞祥之類，很類似天問中所舉的事項。天問中所發的疑問，雖關係於怎樣的事，這因為傳說已不傳，就是漢代人也已有難于索解處；從這一點上來看，不管題辭者是否屈原，那是先秦底古文，是無可疑的。從武氏畫象石來看，可以彷彿對於題辭的圖畫是怎樣的東西。

當作史詩看的天問底順序，據現在所傳的，時代底順序很凌亂；這如王逸所說，如以為是把每個題辭照原樣地輯集的，那是不足怪的。王逸讀的時候（即公歷百年左右），已是這麼的順序了，所以現在要來校訂，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在敘述當作史詩的事件底順序，須一正那明顯的順序底錯亂。

這詩（天問），大抵每二句八字押韻，四句十六字作一章；有很少每一句押韻，

八字作一章的。又一句底字數，常有五字六字的，三字的也偶然有。關於繇底治水，及化爲黃能，是分開的；娶舜底二女而爲帝的事，也失了順序的。此外湯伊尹底事蹟及其他，也似是滅裂的。這些，當作史詩來解釋，不管它底順序，得一校正它底前後來看。如以爲是把武氏畫象石底題辭那麼的東西，照原樣地輯集的，或者錯雜脫落，並非不看作原詩已有的，或如前面講山海經底海內四經的場合那麼，錯簡、脫簡，也許發生於秦漢時代也未可知。

天問雖是對於畫象而發的問，可畫象不傳，現在難于索解處很多，這是當然的事；但參考淮南子底天文訓、地形訓、列子、山海經等所傳，其中十之七八，還可得而解。在講對於帝禹帝啓有關係的部分之前，得把天地開闢的傳說述其概要。

第一個畫象，是天地開闢圖罷；天文訓中所謂天地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漚漚，故曰太昭，卽混沌，表示現在天文家底星雲之塊似的東西的罷。

其次，有以九重的圓來表示的天球圖和天極斜傾北方的天球儀，表示天球和地平

之境的地平圈中，有十二的分區，或者在天球圖中來表示這些的罷。就是：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表示太陽一年周天底躔度，這是明明白白的事；淮南子裏也有九天的說頭。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到這里，是歌咏天球底景象、天體底運行。

關於日月底每日底運動，太陽是『出自湯谷，次於蒙汜』，成明晦晝夜；月亮是死魄（朔）生魄（望）交迭而現，『而顧菟在腹』。

如此地歌咏天體底運行；但於天體底運行中，插入了關於日月的神話，那以為如人體或動物那麼運動的日月。不但以月球底陰影為菟，且歌咏女岐底事。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就是問：女岐沒有丈夫，為什麼會有九個兒子。王逸下解釋，只說：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

這是關於月的嫦娥的神話底原始的形態；是畫得有處女抱着九個兒子的圖的罷。這所謂九個兒子的想像，是月底形狀底各異之意罷。據淮南子，以爲天之九野是二十八宿（和見於印度古代天文的一樣，把二十七宿，每三個每三個地取的），就是月於朔望月間大約每三日移動的位置，所以把那形狀當作各一人地，說是月神女岐之子。

當作月神而爲我們知道的，是嫦娥或姮娥；山海經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吳姬天門，日月所入。

這一節底後面說：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儀，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這十二子，明明是指一歲十二個月；常儀，如畢沅在呂覽注中說，和尚儀同爲嫦娥底通音。山海經底古圖，是畫着在西極，嫦娥把十二子在『紅脚桶』裏洗的罷。天問中女岐底九子，是因了那由於朔望間月亮對於太陽的位置底不同，而生的形狀而起的，所以稍稍有點不同；呂氏春秋去私說舜有子九人，怕便是這月神常儀底九子。

從高誘說的有九子的事不知出於何書的話來看，女歧的神話與帝舜的關係，很早就
不傳了；呂覽所根據的，似於漢代失傳了。

希臘神話中月的女神，有亞爾台米斯和緞萊奈的二女。緞萊奈，成了日神海利
莪斯底兄弟；亞爾台米斯，是與日神亞普羅同以宙斯為父的兄弟。到荷馬以後，是
當作處女神了；現在還有着自胸部至腹部有着好幾個乳房的像。希臘神話也非常混
雜，在不同的場所和時代所產的錯綜着，所以不能把類似的神話便斷為同一；只是以
月為女神的想像是類似的，亞爾台米斯後來被混同着看作月神，這和女歧是嫦娥底異
名而看作同一人，很相類似。神話中，一切這麼的混同，是常有的事；但當作月神
的神話，這互相比較地來看，中國神話便可以理會了。

楚辭底日神是羲和，對於崑崙底西北有日所不照的地方，說：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接着說：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王逸以爲羲和是日神；但大荒南經中說：

東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

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同是女神了。十月底事，海外東經說湯谷

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又說：

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海外西經中說：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

此外，堯時出十日，羿射之，墜其九，俱爲鳥；胤甲時也十日並出：十日的傳說很多。

呂氏春秋審分覽中，說義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是見日月底纏度而占的巫似的；但在尚書堯典中，却成了義氏、和氏二族。又夏書胤征，是義和廢職，胤后征伐之時的告辭。竹書紀年中說，胤甲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這據我底推想，羿射十日和這伐義和，怕是同一的傳說分而爲二的罷。天問中只有羿射日，這是很可注意的。

對於生月的常儀，應有生日的義和，這在神話上是當然的，這是比占月占日的官還要早起的思想。羿射炙殺女丑的十日，這和海拉克萊斯對海利莪斯的希臘神話，很相類似。總之，全然是一種的太陽神話底形態。

其次，有堯以二女妻舜的故事；這舜和弟象底關係，是『少子繼承』(Jungstbornrecht)的神話，和後世的吳泰伯虞仲及季札的情形是一樣的。如其有如其他未開化民族，中國上代已有這麼的習慣，那末有這麼的神話，是不足爲怪的。天問底這故事，不知應該放在哪里，現在假定插入在這里。當作上古底神話，如其娥皇女英二

女是舜妻，那恐怕娥皇即羲和，尙儀也儀即娥，或者原本是一人，後來成爲二人，尙儀便成了女英，是應該看作日月之母的。舜是相當於希臘神話亞普羅亞爾台米斯之父的宙斯的天神，繼天帝堯之後的；羲和，相當於海拉。

其次是洪水神話。天帝容衆議，以鯀治洪水，鯀頑冥，不從衆人之望，錯誤了治水的方針。這事，天問中說：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

王逸說，因治水之績用不成，堯放殺之於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鯀何能復聽之焉？這意義難通。武氏畫象中，有着似乎畫那關於鯀或禹治水的事蹟的，看到龜和鳥作着行列前導；或者天問底文句，是對於這麼的圖的題辭。或者這一句，是鯀爲什麼聽鴟龜曳銜的意思；鯀聽鴟龜以治洪水所以失敗罷。（譯者按：日本先哲遺著漢藉國字解全書、淺見綱齋講楚辭，解天問這一段說，『……詳其文勢，與下文應龍相類，以謂鯀聽鴟龜曳銜云之計，而敗其事，……』這和小川琢治氏意見同。）

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這是說鯀爲帝加刑，住於西方羽山三年，不赦其罪；化爲黃能（三足鼈），入于羽淵；伯禹出自這頑迷的鯀之腹，以什麼來變化了的意思。王氏把這變化解爲以他所做的什麼能變化而有至德呀的意思。郭璞注山海經第十八的海內經，引開筮說，「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也。」又初學記引歸藏說，大副之吳刀，用是出啓（張澍說，啓字誤，應作禹）。以這些傳說來看，可以解爲鯀變化而爲禹。禹如何治洪水的？淮南子地形訓中說，以息土填洪水爲名山，掘崑崙之墟以下之地。這方法，和鯀底治水同，海內經說，「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璞引開筮說，「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禹貢有「敷土」的話，大戴禮有「傅土」的話，古來有種種解釋；那本來的意義，應是以息壤以填洪水。

尚書和史記所載鯀禹治水的事蹟，和天問底情節，大體上是一致的；但一方面如

何地有似歷史的事實，一方面是如何地是史詩的呀。與其以為歷史的記載比史詩更
早產生，不如說歷史的記載是由于史詩中所歌咏的傳說的歷史而變形進化，成了現在
僑衆關於洪水的記載的，來得妥當。

這麼產生的地底四極，究相距幾何遠？這據淮南子：禹使大章從東極行至西
極，知有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從北極行至南極，知亦有二億三萬三
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山海經所記里數，和淮南子不同；這因為沒有比較的必要，暫
不列舉。其次，為取息壤而掘的，是崑崙之墟以下之地；崑崙有增城九重，其中有
懸圃。這懸圃，有如巴比倫底 Hanging Garden 這『世界七不可思議』之一；
關於崑崙的事，後面再講。這九重城底高度，計一萬一千里百十四步二尺六寸；四
方有九門，有開明獸把守。那西北，是不周山；日未出時，燭龍在顯赫着。此
外，崑崙底四周，有種種不可思議的動物，有延年不死之國。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以塗山氏之女為妃，生啓。禹禪位與后益，

『啓代益作后』，賓天而得九辯九歌之樂。下面說：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王叔師（卽逸）說，『勤子』是說禹，『屠母』是說禹因母之『背坼』而生，『死分竟地』是『其母之分散竟地』的意思，這麼的兒子，爲何能有聖德而勤勞天下的呀；『帝降』云云的帝，是天帝，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于田獵，變更夏道，成萬民之憂患。但這解釋，似乎還不能十分解釋明白句中的意思，『勤子屠母』是現在已不傳的一種什麼傳說，和現在五子之歌中所傳的夏后啓死後發生國亂時的事變有關係的罷；又，『死分竟地』，似可解爲至太康而國分裂。這麼解釋，那末和天帝降夷羿使代夏，而羿却災夏民的後半章連絡了。

天帝使降下土以代夏后氏的夷羿，是怎樣的人？這在天問中不能明白；通常解爲夏后氏時有與堯時同名的善射者。如其天帝是不滅不死之神，那末留下射十日、

退治豷齒及其他怪物的傳說的羿，因為也建樹了不少於治洪水的禹的功績，所以當然使降下土以代夏后氏的罷。這兩入底神話，恰似希臘英雄傳說的海拉克萊斯底十二勤行(Twelve Labours)，就是引二河而以一日掃除家畜之囿的疏水事業，及弄去二大岩石，樹立現在的地中海通大西洋的海爾鈕爾柱，這相當于禹底鑿伊闕的傳說；退治九頭蛇哈伊獨拉和種種猛獸，相當于羿底傳說。其次，天問當作羿底事跡而講的，有射河伯，妻雒嬪（即處妃），射封豨（巨大的豬）及獻其肉于天帝。如淮南子本經訓中所見的退治猱、九嬰、大風、長蛇等的傳說，恰如看到了攜弓矢冒險四方的海拉克萊斯底面目。

據史家所傳，有窮的后羿，是篡夏國的謀叛人；可一讀天問，便可看作有似顛狂的海拉克萊斯的英雄了。

以上，是極自由地從天問底章句中，及以山海經、淮南子為穿插，摘取容易理解的部分和希臘底神話史詩中所傳的相比較，加以想像，試作夏后氏初期的史詩底再

造。其中最重要的，是禹底降省下土四方。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一無『四』字）。

就是到這里為止，所謂帝，是上帝、天帝；『啓代益作后』、『何后益作革』的后，如『后帝是嚮』、『后帝不若』等，是對於神——天神、上帝的后土，即地神，和君或王不同。看商書等底后和王底用法，也於『夏王有罪』底別一方面有『有夏先后』、『惟明』、『明后』這種，用於神視的王的時侯。『呂刑說蚩尤作亂，苗民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爲虐威而遭庶戮者，告無辜於上，上帝命重黎絕天通地，不使天神降地，乃命伯夷、稷、三后，伯夷定典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興農耕，有『羣后之逮在下』等的話。總之，在天問中，禹、羿都受了上帝之命，自天下降，平治下土；這『降』字底並非單單詩人底形容大人物底產生，這和呂刑正符合，所以是明明白白的。

據上述看來，天問中所傳的神話的歷史，於堯、舜、禹之間，和儒家所傳的記錄虞書兩典底情節相並行；洪水傳說，那經過也大略一致的。得注意的，是可比諸禹、貢的

部分；這在天問，以崑崙周圍底神話爲代表，那疑問，大多可由淮南子地形訓和山海經底海外、海內諸經來回答。在漢代，有着和禹貢很不同的，關於以崑崙爲中心的廣大的世界的神話的記載，這于山海經之外，還有叫作禹本紀的書，傳着關於禹的複雜的，儒家以爲荒唐無稽的傳說，這看太史公在大宛傳中所講便可明白。這『廣大的世界』的思想，在戰國時是盛行的，所以鄒衍底大九州說和逸周書底王會，也有這同樣的思想的罷。

但一研究禹貢底存在與否，禹貢這東西，怕和那與禹會諸侯於塗山，萬國諸侯執玉帛朝貢的古傳說相應的王會及其篇末所附的伊伊朝獻，有着同樣的東西；改竄了這一個的，也許便是戰國時儒家所傳的禹貢。從王會等來推測，可想像應該有的。王會中也有秦漢以後才知道的地名；但思想上，和埃及現存的可叫作朝貢圖的、畫着種種異民族表示服從的王者底盛典的，那共通點，誠歷歷如見。原始的禹貢底存在與否，如其畫着這個的畫像石他日能够發見，是那時才能確定的問題。

再從別一方面來看，周初箕子傳於武王的洪範九疇，這也和洪水傳說有不能分離的關係。鯀，爲堙洪水而亂五行，故帝震怒，不與洪範九疇，彝倫敗，鯀終殛死；禹嗣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洪範，是五行、五事、八政、九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及五福六極的九疇，據傳說，是禹授諸於天：這，可以知道殷代的思想。鯀治洪水，亂五行，敗彝倫，這是不成功底理由；禹從正道，所以成功：這是從倫理上來看的，就是儒家當然的見地是明明白白了。天問底作者，對於鯀禹羿，是用一樣的批判的態度的。（這與河圖的關係，述于文末『追記』中。）

內藤博士以爲：這洪範中所謂帝，所謂天，和鯀禹及堯舜全沒關係，和虞書大異其趣。天問中有堯以二女與舜的傳說，單單這一點，比諸洪範更近于兩典；可禹羿等都由帝命降下土的思想，正和呂刑等一致，這前面已講過。由神話而進化的過程，都大同小異。

其次應該研究的，是中國上古的洪水傳說，下以禹做主人公的種種形態。希臘

神話中，如前所述，亞普羅和海利莪斯都是日神，亞爾台米斯和綏萊奈都是月神，此外，同一的神的 *Attributes* 也頗混雜；又不同的神和英雄在做同樣的英雄的行動；中國上古底神話，也陷于同樣的混雜。哪一個是新起的，由是哪一個導源的，這因為不能決定，所以這里，只能當作同一的或類似的範型的傳說而講述。

在中國神話中，和天地開闢及洪水有關係的人，除鯀禹之外，第一當推女媧氏。

女媧女氏，小司馬氏（即司馬貞）據皇甫謐底意見，在補史記三皇本紀中說，和大昊伏羲氏同為風姓、蛇身、人首，或叫女希氏，作笙簧；這時，諸侯裏面有叫共工氏的，『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練五色石以補天，斷鯀足以立四柱，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這傳說，是很膾炙人口的；淮南子天文訓中說，『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天柱折，地維絕』，天底傾斜，是因為這西北隅的天柱折。天問中有康回底事，即共工，這都是說明天極傾向地平及土地向東南傾所以衆水流向東南的神話。又淮南子覽冥訓，于立四極之下

說，『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頤民生。』以這治平爲起于伏義氏時的；據高誘注，女媧是陰帝，助伏義底治平的。司馬貞說，也叫女希氏；高誘說，是陰神，輔佐太昊或太皞卽太明之神伏義的，這相當于對於亞普羅的亞爾台米斯；女希卽女岐，恰如亞爾台米斯也看作月神一樣。女媧底行動底十分男性的，這也酷似亞爾台米斯底神話。

有可以看作女媧止洪水的神話底變形的，在山海經中，有精衛啣木石堙東海的神話傳着。北山經發鳩山這一段中說，『有鳥焉，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詠。』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

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郭璞注，『炎帝，神農也。娃，惡佳反。』語誤或作階。』女娃和女媧，音近，許是把同一的女神編成兩樣的；堙水的神話底根本的思想，也同一的。只是，比諸女媧底男性的行動，這女娃是然全女性的，爲雪溺于海的怨恨，化鳥填之。一方面，這神話，可以看作衆水東流，常把土沙運搬東

海的自然現象底說明的傳說，和列子湯問北山愚公移山的寓言，屬於同一範型的。又神化爲鳥的神話，也見于蜀人底杜宇王的傳說。希臘神話中，宙斯底妻海拉，是化爲杜鵑的。也有說女媧是禹妃的傳說。史記夏本紀底『禹曰，「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底注中，索隱說世本作塗山氏女之名爲女媧。這里一面有着女神化爲石——這可以看作靈石崇拜（Stone Fetish）行于中國的一例。——的傳說，再和鍊五色之石的女媧結合了的罷。據洪興祖補注引淮南子說，『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這傳說，可以看作說明啓這名字的意義的神話，這和後面講的伊尹底傳說相類似。又西遊記開頭，那悟空生自女媧補天的石塊的着想，也是從這故事產生的罷。我以為這同是利用靈石崇拜的神話的。

只女媧在神話上，或者是親治洪水；或者是治洪水的禹底妃，還有，張氏世本中

列舉着下面這些傳說：尚書正義、史記索隱說，鯀娶有辛氏，其名曰女志，生高密，高密是禹被封的國，即禹，張澍注說女志，吳越春秋作女嬉，開山圖作女秋或女狄；又路史、春秋繁露、論衡中有禹是母之胸或背『坼』而生之的說頭。路史說禹之母爲修己；又禹之妃爲塗山氏之女，名嬌，這便是女攸。嬉嬌修攸，字形都相類似，音也相近；女媧、女希、女岐，也不單字音都相似，實是傳說底範型是同一的。

綜括這些不同的說頭，鯀和禹，一方面看作父子；可也說鯀底尸體，化而爲啓。初學記引啓筮的文中，這啓，看作禹之誤。又禹和啓，母親底名字都類似；產生的情狀，背裂而生是相同的；加之，女媧氏成了治洪水的女英雄；這些都糾紛很甚。

據輯集蜀地傳說的常據華陽國志，蜀底洪水傳說，和禹底治水，全然屬於同一範型的。戰國七國稱王時，有杜宇王，教民勸農，稱帝，號望帝，又更名蒲卑，領有現在的四川全省。湊巧碰到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除了水害；望帝便委以政事，終至禪位給開明帝，自己升西山隱居；常據把這禪位，作師法堯舜禪讓之義的。

這傳說，不只範型相同，治水者底名字，漢人間傳爲開明帝，怕是叫作啓明帝的罷。是和黃河沖積地底治水的傳說，全可看作同一的上古傳說。而且治水成功者，在這傳說上，似不是禹而是啓。

杜宇王底名字，叫蒲郫或蒲卑，這見于現在的華陽國志；文選蜀都賦劉良注，作蒲澤。集合這些來看，恐怕都是錯的，原本是『皋』字，後作『卑』作『宰』，終至作『郫』和『澤』的罷：這也得注意的。

假使只看這傳說，或者會疑心關於堯舜禹的傳說是後來織入的，從文選蜀都賦劉良注等來看，是把揚雄底蜀王本紀底傳說，照原狀地傳述的；我以爲成都窪地底灌溉底最古的傳說，是在于秦惠王征略後，李冰治水以前的。以女娃化爲精衛，和同樣的杜宇王望帝化爲杜鵑的傳說，存在同一地方，這不是偶然的；這可以看出中國上古底洪水傳說，早之分派而有了很顯著的變形了。

由這來看，在蜀底洪水傳說中，成了以爲和啓爲同一人的開明或啓明了。因此

由于治水之功而受禪位的，也是啓。就是洪水傳說中的英雄，更其糾紛，啓和禹底混同，這不只在於中國中央底神話；啓禹同一的地方的傳說，也存在着。

禹和啓，在儒家傳說中，明明區別爲二人，天間在這一點上也是一致的。說禹平水土，建九州，興九招之樂，鑄九鼎；啓于伐有扈氏時，作甘誓。但墨子和山海經等，正和這相反。墨子耕柱篇，說啓鑄九鼎；山海經底大荒西經說夏后啓便是『珥兩青蛇，乘兩龍』的人，『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譯者按：開卽啓，『開，漢人避諱改字。』。又甘誓，墨子明鬼一篇叫禹誓，說禹伐有扈氏，莊子人間世和呂氏春秋召類，和這一致，這不能看作偶然錯誤的。這麼的混同，在傳說中是很容易發生的，不足爲怪；一方面，尚書和史記中，禹和啓判然爲父子二人，也決不是確然無可疑的實在人物，當看作濃漠的神話的雲烟中隱隱現現的半神半人。

洪水傳說，在禹女媧開明之外，有伊尹的故事。有莘氏的女子，往采桑，在空

桑中得嬰兒，獻于君；其君使庖人養之，問嬰兒爲什麼會在這麼的地方。他母親在伊水之上有孕時，夢中有神告說，假使日裏有水出來，便向東走。他母親在第二天，看到日裏有水，便告知鄰人，東走十里；回顧故里，全沒于水中了。母親底身子，化爲空桑。因此把這兒子，叫做伊尹。

這故事，見于呂氏春秋本味篇，是說明伊尹底產生的傳說。有莘氏（呂氏春秋作有侏，侏卽莘。）和洪水，並非全與沒係關的；前述的鯀底妻，是有莘氏，生禹。

空桑也是和洪水有關係的東西，這在伊尹底傳說中，所謂空桑，是說有空洞的桑樹，裏面有着嬰兒的伊尹；空桑這地名，出于舜時的洪水傳說中。就是淮南子本經訓，說舜時，共工振滔洪水，迫空桑，舜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瀛澗，洪水漏，九州乾，萬民樂生。高誘說空桑是魯底地名；禹化爲黃能的壘渚，這據山海經中山經在洛水流域，伊尹之母是在伊水之上得孕的。所以鯀所娶的有莘氏和伊尹所由生養的有莘氏，同在現在的河南府地方；空桑這地方，也得求之于這方面。空桑這地名，

北山經中有二，東山經中有一，是處處有的普通的地名，我以為伊洛之間也有的。

淮南子底這洪水傳說，說舜時共工振滔洪水；女媧所治的洪水，也是共工怒觸不周山而起的：所以鯀和禹所治的洪水，都是同一事件，只是治水者的英雄或為女媧或為禹，混雜上又加混雜；所以為伊尹產生的傳說，這在洪水傳說中，是最新產生的罷。

綜合上古底神話的傳說的結果，為上所述，和自堯典舜典至禹貢的尚書底大體的情節，全然並行着：這是很顯著的事。這些神話，全不解為後于儒家底紀錄而產生的；正和這相反，是儒家取捨神話的傳說，把從儒家底見地上來看，那應有的及不得的處所記錄下來，刪除其餘的不可信及有害于教化的處所，施以倫理的潤色，使顯出堯舜的黃金時代，這樣來解釋，是很適當的。

就再造了的神話底情節來看，就是在周以來文化相當地普及後的戰國時代，當作上古史而表現于畫家中的，也把和漢以後儒家所寫的歷史（如史記）大異其面目的神話

的色彩，照原狀地保存着：這是明明白白的。在這歷史上，堯舜全然是天上的神；禹啓羿，成了順次地降自天上以治下土的后（即地神）。當作夏后氏底祖先的禹啓等底事蹟傳述的，這是可比諸希臘底英雄傳說的；從現在存在的堯典底天文上來推算那時代是距今若干年前，這未免太重視了這些記錄。

我們研究中國上古史，必須先綜合上古底神話傳說，來再造那先秦人目中的上古；陰陽五行思想底原始的形態，須靠這研究才能明白；研究那成爲儒教、道教底根原的思想，當作由草昧的未開化民族底共通的思想發達的，也得從這些神話底研究上來發腳。

上古底神話，不幸爲儒家底說頭壓住，大多湮滅散佚了；在這麼的今日，要將它再造，很是困難。看現在研究中國上古史的，單把儒家所傳說的當作正史，把這以外的看作旁徑邪道，這是很遺憾的事。我們現在發表這研究底一端，不外乎希望學者諸君去用力研究中國神話。

中國上古底開闢傳說補遺

以崑崙爲中心的中國開闢傳說，和行于西亞（美索不達米亞）的有種種的類似，我以爲是起源于西方的；這我會于『關於洪水傳說及崑崙與西天母』一文中講過。

上回讀了波斯頓大學總長 華倫（W. F. Warren）底最古的地開闢論（The Earliest Cosmologies）（一九〇九年出版）中，關於那顯現于希伯來、巴比倫、埃及、希臘、伊蘭、印度古代底思想中的宇宙的記事，更得了若干新的暗示。

華侖氏書中所揭的巴比倫人底宇宙的 Diagram，以由七級的方形而成的方錐爲中心，六重中空的球面，等距離地密接地放着，此外，有離得很遠的第七的球面包住它；那地平面上，向切斷的平面以下，有尖的同形的方錐：全體，成一個渾天儀的形狀。這是最顯著的特色。交于這七重的球面的地平面的圓，恰和須彌山圖中，鐵輪金輪的山，成方形，環峙環列，圍繞着世界相類似，這也很顯著的。

又第五章埃及人底宇宙章中，圖解瑪斯貝洛底說頭，想像那以埃及爲中心正方形的平面的地，上面有四隅以柱支楊的鐵的天。四方底邊上，各有半圓的門，(1)，東，巴珂 (Balku) (日出之山)；(2)，南，亞比托 (Appitto)；(e)，西，日沒之山；(4)，北，無名。從(3)的日沒之山，沿着地平，有二列並行的山；連于(1)的日出之山，描着圓弧；日沒後的太陽，在此間徘徊着，出于日出之門。這些 Diagram，和亞爾萊紐斯介紹古代底開關傳說而圖解的巴比倫人底世界的思想，這對于中國底開關傳說底研究，都大可參考的。

我們第一注意到的，是女媧補天的傳說，說共工以頭觸不周山，折天柱，因此天傾西北，這是由北極底天頂來看是傾于北的中國國土底北半球的位置而生的天球底形相【所謂傾斜球（Sphaera Obliqua）】底說明；不周山，相當于埃及人所想像的地平底東北、東南、西南、西北底四柱之一。

表示巴比倫底宇宙底中心的地的，七級的方錐體，和崑崙底『增城九重』的思想相符合。對於巴比倫人所想像的西唔、夏瑪休、娜蒲、伊休泰爾、奈爾加爾、瑪爾段克、尼尼蒲所住的七天，中國人想像了相當於九天的九層的地。據亞爾萊紐斯，巴比倫以爲，于福伊爾瑪門脫（天球）底寶瓶宮處，有門，當美索不達米亞的雨期，這門開了，自天降雨；淮南子地形訓中所見的八紘之外，八極有蒼門、開明之門等八門，說：

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極之門，是節寒暑；八紘八殞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

這同樣是說明依了節令而興風雨。

最有趣的，是以七級的方錐來表示的地，在加爾狄亞語，叫ἑπτάγωνος，這和印度人底北狗盧洲及中國底崑崙（壺嶺）來對比，恐怕是加爾狄亞語的「地」這語及其思想，是指示着傳至東方及南方，表示爲類似那世界——即宇宙的思想的形體的徑路的。

以上所舉，都是主張中國上古底天地開闢傳說底西方起源說的；比前述更進一步，和埃及也相關聯，似東半球上古文化民族間的思想是共通的，這也是很得注意的罷。

【追記】

中國所傳的洪水傳說底起源地，是見于穆天子傳卷一的祭祀河伯的陽紆山（漢書地理志的莫甄），即現在的包頭附近；黃河北曲部，即當于莪爾獨斯之北的漢朔方五原的地方，還有黃河亂流的遺跡。淮南子脩務訓所說的禹祈于陽紆（淮南子作『盱』）之河而治水，便是這個。山海經（海內北經）王亥死地的河伯之國（有易即陽紆），這也是當于加拉那林莪拉之南的多分派的

黃河河邊，有原始的河底遺跡；夏殷兩族，都由這里到那豐沃的耕地而定住，又碰到了可怕的洪水現象，兩族使都產了祖先治水的功績的傳說。這麼的洪水傳說，就是有發生于這裡的可能性，但看河伯、馮夷、河圖、龍馬等神話和加爾狄亞底河神海亞全然同型，這西方起源說似已不容懷疑，這不能當作肯定加以地方的色彩以上的的論據。——參看狩野博士還歷紀念論叢穆天子傳考一六九、八〇頁。

中國俗文學史研究底材料

狩野直喜

上

中國底俗文學，即小說、戲曲等，是所謂巷談街說之類的東西，不齒於大雅君子的；說是全沒文學的價值的。

所以關於這方面的嚴正的研究，幾乎沒有；就是關於文學底起源，也單是在明清人底隨筆中，有零碎的想像的記述，這是很感到不夠用的。近年來，在中國，在日本，起了研究俗文學的氣運；同時，歷來埋沒着的世間所不知道的鈔本和刊本，關於這方面的文學的書籍，偶然出世了，這對於學者底研究上，給與不少的裨益。

我所謂鈔本，是英國斯坦因師，法國伯希和教授等，前後在燉煌底千佛洞得到的，從六朝到宋初所鈔寫的關於經籍、佛典、歷史、地理、文學的卷子，其數以萬計；其中，雖則少，有着屬於俗文學的鈔本。就是發見了用文言白話雜湊體或白話體寫的散文的或韻文的小說。我往年在英法兩京底博物館及圖書館，研究燉煌遺書的時候，偶然看見了這個，喜不自禁，於是鈔了一部分藏諸篋底，載了回來。遺憾的，是當鈔寫的時候，沒有參考的書籍，也沒有精讀原文的時間，碰到文字不分明的，便模仿那形體寫了下來；所以現在拿出來一看，全然想不起應當讀作什麼的，很不在少數。我對於這鈔本最感興味的理由是，這是唐末或五代鈔寫的；換句話講，可以在這上面，明白在唐末或五代，已有了元朝以後的俗文學底萌芽。我們通常說到唐五代底文學，便會聯想到優雅典麗的駢文和詩；當時除了這些文學之外，還有極俚俗的，但爲一般的下級民衆所賞玩的所謂平民文學，這可以在這鈔本上看到。歷來的學者，以爲中國小說底起源，在於宋代。例如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二）中

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年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廻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

他雖則如此說，可我以爲有稍稍將年代提前的必要。把我所鈔錄的舉在下面來看，有這麼的：——

判官慄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

姓催名子玉 朕當識纔言訖使人引皇帝至

院門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

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

太宗皇【按：脫帝字。】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取引子玉聞語驚忙起立唱諾

上面所舉，是斯坦因氏所得的燉煌遺書中的東西，寫在一葉敗紙上，首尾不完，下方斷爛，所以實在連讀下去都不可能；但細細一看文中崔子玉的名字，及判官、廳

前，太宗皇帝生魂等字樣，可以明白是記述唐太宗魂遊地府的故事。這故事，那明代有名的小說西遊記中也有。就是在西遊記第十一回中，有『遊地府太宗還魂』的一段。詳載着這麼的事：太宗病重，及崩，從魏徵那邊得到了給地府底掌案判官崔珏的介紹書，在太宗底魂去地府的路上碰到崔珏，遞了介紹書，由他領導，周遊地獄；及他底魂，得了十王底赦，再還陽界。一看前文底意義，也是記述這事：所謂地府，是地府十王底廳前；又引導太宗的，兩者都作崔姓的人，只一面作子玉一面作珏的不同。太宗魂遊地府的故事，一直從前便有了：唐張鷟在朝野僉載中，有下述的記事（見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所引）。

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偃駕。』（中略）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既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中略）須臾

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張鷟是遊仙窟底作者，與則天武后同時，那末可以明白這故事是很早就有了。

清俞樾，對於朝野僉載底記事說（見茶香室叢鈔卷十六。）：

按此，則小說家言唐太宗入冥，乃真有其事；惜此事記載，殊不分明。

俞樾以爲從朝野僉載底記事，產生了西遊記中的故事：哪知在唐末已有以這爲藍本的小說，對於判官，也叫崔子玉了。又水滸傳等，把對於比自己尊貴的人說『喳！』的應辭叫做『唱諾』，這看了前舉的東西，可知在唐末已在用『唱諾』這話了。

其次，在斯坦因所得的鈔本中，有以秋胡戲妻的故事做骨子而作的小說。

秋胡，是見于劉向列女傳中魯秋胡子底事。秋胡子討了老婆，同居只五天，便離家到陳去做官。過了五年，回家省母；當還沒到家中的路上，看見一個美麗的採桑婦，便調戲她，那婦人不理他。回到了家裏，一面拜省老母，一面怪妻子底不顧家中；

一下，一看外面回來的人，正是在路上看見的採桑婦。秋胡心裏很是慚愧。妻子，大責備秋胡底好色忘親的不義，自己便投河而死。拿這故事做的文和詩很多。如宋顏延之底秋胡詩，是最有名的；元石君實，做過秋胡戲妻的雜劇。歷來，以為這雜劇等，是在俗文學方面，以秋胡底事蹟為材料的最初的作品；現在可以知道不然了。我打算把我鈔來的東西稍稍寫點下來；但這也和前面所舉一樣，是當時沒教育的人鈔的，所以訛字滿紙，很不容易讀。又原書首尾不完；我所鈔的，又只它底一部分。

『汝今再三棄吾縱學，努力勲心，早須歸舍，莫遺吾憂。』秋胡辭母了手。
這是秋胡底母親允許了秋胡游學，當臨去時諭戒的文句；辭母了手等，全然是

俗語底語法。

行至妻房中，愁眉不畫，頓改容儀，蓬髮長垂，眼中泣淚。秋胡啓娘子
曰，『夫妻至重，禮合乾坤；上接金蘭，下同棺槨，一形合一，赤體相和；附

骨埋牙，共娘子俱爲灰土。今蒙孃教，聽從遊；未知娘子聽許已不？」

這是秋胡到他妻子房中，對於游學的事要求她底同意的文句。

其妻聽夫此語，心中淒愴，語裏含悲。啓言道，「郎君，兒生非是家人，死非家鬼；雖門望之主，不是配孃檢校之人，寄養十五年，終有離心之意。女生外向，千里隨夫。今日屬配郎君，好惡聽從處分。郎君將身求學，此愜兒本情；——學問雖達一朝，千萬早須歸舍！」

這一段是妻子告秋胡願其游學的話。啓言道、好惡聽從處分等，怕是當時的俗語。

辭妻了。道服得十袂。文書口是孝經、論語、尚書、古傳、公羊、穀梁、毛詩、禮記、莊子、文選。便卽發還【按：還爲程之誤】。不逕旬日，行至豫山；將身卽入此山，與諸山亦不同。（中略）

秋胡是秦代人，可他遊學時所帶書籍，有公羊、穀梁，甚至雜入文選，這是很有

趣味的，這些都是把唐代士子必讀的書順序地排列的；尤其是，把孝經放在書中第一部，這可以看到唐代底學風，也是很有趣的。

秋胡行至牀下，見一石室訖【按：以下四字不明。】仕數千年老仙，洞達九經，明解才略，秋胡卽謝。便乃祇承三年，得九經通達，學問晚【按：晚，係完字底假借。】了，辭先生出山。便卽不歸，却頭【按：頭，恐係逗字底假借。】魏國，意欲覓官，——披髮倡狂，佯痴放駿。（中略）

這是敘述秋胡往滕山，跟仙翁修學問；列女傳中作官于陳，這里作魏國。下面，是敘述丈夫不在家的時候，妻子在貧苦中竭盡心力孝順阿婆的事：

秋胡妻，自從夫遊學已後，經歷六年，書信不通，陰符隔絕；其妻不知夫在【按：以下三字不明。】，孝養勤心，出亦當奴，入亦當婢，冬中忍寒，夏中忍熱，桑蠶織絡，以事阿婆。（下略）

文字雖極卑俚不堪誦讀；但可以知道在唐末已有用這文體來寫的小說。這種文

體，和元明以後小說中所見的純粹的俗語體的文章，很是不同，這是不消說的；同時，和在通常我們所謂唐人小說，如長恨歌傳、南柯記、梅妃傳、楊太真外傳等中所見的，也可以區別出來。如其舉起這種文體底極端的例來，這我在英京博物館燉煌遺書中所發見的東西中，有茶酒論底斷片，署『鄉貢進仕王敖撰』。這是茶酒迭述其功能的滑稽文；這在中國及日本所有的這種趣向的文章中，怕是最初的東西罷。

看它底文章，如『茶乃出來言曰，「諸人莫鬧，聽說些些。」』『第三茶曰，「阿爾不聞道。」』這麼的話很多。在巴黎圖書館中伯希和教授帶來的遺書中，也有這種東西。例如，有可以看作描寫春秋列國事的小說底斷篇，伯希和教授在目錄上，附以 *Portion d'un Ouvrage (ou Roman?) hisorique* 的疑問；可這是小說，是不消說的。現在試舉其一部分來看，這有這麼的地方：

楚之上相姓佗名奢，文武附身，情存社稷；手提三尺之劍，得提清〔按：此三字不明。〕託六尺之軀；萬邦受命；性行惇直，議節忠貞；意若風雲，心

如鐵石。恆懷匪懈，宿夜兢兢事君。國致爲美，願而成之；主若有僭，犯顏而諫。件乃有二子。【按：以下三字不明。】小者子胥，大名子尚，一事梁國，一事鄭邦；並悉忠貞，爲人洞達。楚王太子長大未有妻房；王問百官，『誰有女堪爲妃后？』（中略）大夫魏陵啓言王曰，『臣聞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麗過人。眉如畫月，頰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髮長七尺，鼻直顏方，耳似穗珠，手垂過膝，拾指纖長。願王出勅與太子平章。儻得稱聖情，萬國和光善事。』（中略）王見女姿麗質，忽生狼虎之心；魏陵曲取王情，願陛下自納妃后。東宮太子，別與外求，美女無窮，豈口大道。』（下略）

這不消說，是講伍子胥底事，可形容秦王女底美貌的文句，和後世的小說所用的，很相類似。

下

在英國博物館所藏燉煌遺書中，可作中國俗文學底研究材料的，除前面所鈔的之外，尚有兩三種。前者是以俗語體的散文寫的；這裏要講的，是韻文體的，從體裁上來看，很像現在中國所謂彈詞。原本彈詞是劇詩底一種，如在劇中有生、旦、淨、丑等的脚色，這，各個扮了彈詞中的人物，來說白和唱。現在我講的，雖只是一種敘述詩，可體裁很相像。在彈詞中，唱的部分大多是七言一句；遺書中的，都每句七言，恰似堆積了許多七言絕句似的體裁。在中國，在彈詞之外，如地方官吏或軍隊裏的司令官向軍民人等發告諭的時候，爲使容易瞭解告諭底內容，及易於諷誦不忘，有用韻語的習慣。曾文正公雜著中所輯的愛民歌等，便是一例；這是文正『平定髮賊』時告諭所統率的兵士等的：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百姓被賊喫了苦，全靠官兵來作主。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折民房搬磚石，莫踏禾苗壞田產。（以下略）——曾文正公雜著卷一。

是這麼的體裁。我雖則不知道這見於彈詞或者韻語的告諭中的體裁的詩，始於何時；可看到了遺書中這種東西，得了其起原甚早的左證了。關於在唐末五代產生這種文學的理由，這和我在前面所講的一樣。就是在唐代，產生了許多以艷麗的雅文寫的傳奇小說；可在沒教育的下層民衆間，因為文辭太高尙，不能理解，於是用俗語體的散文綴成的小說，便繼起了。白樂天底長恨歌、琵琶行和元微之底連昌宮詞這些貴族的文學，不能滿足下層社會底要求，所以便產生了這種韻文。我下面所鈔的，是在遺書中我所發見題着孝子董永傳的東西。

人生在世審思量，慙口口口有何方。大衆志心須淨聽，先須孝順阿爺孃。

好事惡事皆抄錄，善惡童子每抄將。孝感先賢詠董永，年登十五二親亡。

自嘆福薄無兄弟，口中流淚數千行。爲緣多生衆姊妹，亦無智識及親房。家

裏貧賤無錢物，所買當身殯爺孃。便有牙人來勾引，所發善願便商重〔按：

重，其量字之誤呀？〕：長者還錢八千貫，董永只要百千強。領得錢物將歸

舍，諫擇好日殯耶孃。（中略）『郎君如今行孝義，見君行孝感天堂。數

內一人歸下界，暫到濁惡至他鄉。帝釋宮中親處分，便遣汝等共田常。不棄

人徼同千歲，便與相逐事阿郎。』（下略）

以上，單錄了很少的一節；其中，訛字和文字磨滅難讀處也不少。這所謂孝子

董永，是以二十四孝中那有名的董永底事做題材而作的。董永底故事，出於傳爲劉

向作的孝子圖（漢學堂叢書子史鈞沉中作孝子傳）。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一，引用

着孝子圖底文字。董永，年輕時便死了母親，獨自個侍奉着父親，不久，父親死

了，可沒有營葬的錢。便向人家商借錢一萬；說假使不還，便做他底奴僕，願意力

役。錢主憐其志，便答允了他。後因不能如約還債，便打算去做錢主底奴僕；急

忙忙到錢主家中去的路上，碰到一個美婦人。美婦人，儘要求做他底妻子。董永

依從了她底話，帶她同去見錢主。錢主說：我約好只叫你一個人做奴僕，你夫婦同

來做什麼。後來聽到董永底妻子善織，便說，假使爲我織成一千疋絹，便讓你們夫

繕還去。董永底妻子請得了絲，便在十天之內織了一千疋絹，於是許可他夫婦還家。夫婦走着，走到了從前相逢的地方，妻子說，我是天上的織女，天帝因爲你孝親，所以叫我到下界來爲你償債的；現在你底事情已了結，不必久停了。說完話便乘雲駕霧地去了。我們看前面所舉的遺書底斷篇，雖則事實底細微點多少有點不同，可大體上是全然一樣的。這故事，也見於傳爲晉干寶作的搜神記（卷一）中。

假使孝子圖真個劉向做的，那麼這故事是很早的了；可做孝子圖的事，向底本傳中沒有，隋唐兩志中也沒著錄。還有，太平御覽中，引着『前漢董永千乘人』云云的孝子圖底文字；假使是孝子圖底文字，那末所謂前漢，是對於後漢的名字，前漢人劉向所寫的東西，會說『前漢……』的嗎。恐怕，搜神記底記事，要比這早也未可知。但搜神記底作者是干寶，也歷來是一個疑問，可這是六朝的作品是無可爭論的。這故事到了唐代，便很流行，於是便產生了上舉似的韻文體的小說。我在遺書中，還抄了季布歌。

由此可見在唐末五代，早已有了俗文學底萌芽，可只爲婦女童幼和下層階級所賞玩，別無文學的價值，所以不知在什麼時候便泯滅不傳，徒然在燉煌廢寺底屋壁中做了斷簡零墨了。

到了宋代，俗文學是變成怎麼樣了，這因爲實際上宋時產生的小說已不傳世，所以什麼都無從講起。如可說是水滸傳底藍本的宣和遺事，普通以爲是宋人之作，士禮居叢書中輯入的記着是覆宋本；可我不以爲這書是宋人之作，雖這在這里姑不論列，這書實是元時的作品，士禮居輯本也不信它是覆宋本。東京某某氏藏，描寫唐玄奘三藏取經的故事的小說，雖說是宋版，這我也有點懷疑。以我底寡聞，宋版的小說類的書，似乎沒有；可不能以現在已沒有爲理由，斷定宋代沒有這種文學。

我在上面舉過，明郎瑛在七修類稿中有小說底起原在於宋代的說頭，起原雖則在這以前，可因爲宋代小說盛行，所以會產生這種說頭。又宋代，平話之類，流行於民間——流行於下層社會的事實，也很值得注意。東坡底志林（卷七）中說：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由這，便可知道東坡時已在編三國底事，小兒聽了也感到趣味的說話之類的東西。現在的演義三國志，是明初底作品；可書中某篇底相同的故事，早已做了元雜劇底材料了。依據志林底記事，也許可以追溯到宋代，找求它底出處。又宋代有說話的事：宋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敘述汴都底繁榮，在崇觀（崇，崇寧；觀，大觀；都是徽宗底年號。）以來都下藝人內，列舉着講歷史、小說的底名稱。又南渡後，這種說話也仍流行，無名氏撰述的都城紀勝中，在敘述臨安底舊事中，也記着當時『說話』者底盛行。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擲刀趕棒，及發迹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

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敗爭戰之事。（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中，也有同樣的記事。）

又宋末周密武林舊事（卷六）中，也列舉了臨安底諸色伎藝人，其中有演史、說經、小說、彈唱、因緣、唱京詞、說諢話等的名稱。總之，可以知道從汴京到南宋，都有這種藝人，做公衆底娛樂機關。說話既如此盛行，那便有了照樣地把這記錄到文字的小說傳奇類的書；這麼推測大概不會錯的罷。實際上，我們一看元代產生的小說，很有幾處像是筆錄這種說話的東西。

近來，有在中國刊行的兩種小說。一是京本通俗小說，一是五代平話。雖有人說都是宋版覆刊的，可從版式上看，實怕是元槧罷。不，關於京本通俗小說，有着不是宋版的證據。就是書中所收的拗相公，是敘述王安石底事，其中有云，『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既說安石是先朝底人，那末正是元人講的，這不是宋版，是明明白白的了。但可怪的，在錯斬崔寧中，有

『我朝元豐年間，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鵬舉，字冲霄』的話。說元豐是我朝，這麼說的，當然得是宋人。錢遵王底也是園書目中，立着『宋人詞話』的子目，其中載着錯斬崔寧和收入此書中的馮玉梅團圓；所以或者在錢遵王底書架上，也許有着宋版的書。輯入這書中的東西，雖則這書底出版是元代，可另外記錄同一的故事的宋代已有，元人採入這書中的時候，並不修改文字，所以『我朝』等等的文句還照樣地存在着的罷。由這來看，小說書宋代已有的想像，是確鑿的了。俄國底陸軍大佐珂茲洛夫氏，先年在西夏黑水城底故地發見，現在陳列於彼得堡底亞歷山大第三博物館的南宋古畫中，有那畫着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美人的『浮世風』的板畫。這和宋代俗文學盛行的事實聯想一下，是很感興趣的事。

京大通俗小說中所載的故事底內容，實無趣味。關於這感到興味的，第一，有小說這東西的事，雖見於前引各書，可有着什麼小說的書名，在現存的小說書類中，這是最早的。第二，這書中所輯錄的，多是獨立的故事，最初是載着詩或詩

餘，下面便說這詩云云，此詩說云云，下一番講釋；入後，便話說云云，進了本題的故事中了。也有在入本題之前，插一個類似的口碑進去。這和後來產生的醒世恆言、拍案驚奇、今古奇觀等，體裁全然一樣的。就是，後來的這種小說，比諸元代（或者宋代），在體裁上，別無變化。第三，輯入這書中的東西底故事，後世的小說有照樣地採取了來的，如前舉斬崔寧，便是一例。這是因了一個人底玩話，至於害了許多人底生命的教訓的故事；和這全然相同的故事，在醒世恆言第三十三卷中，載着『十五貫戲言成巧禍』的標題。單只『我朝元豐年間』改作『故宋朝中』。此外，全部毫沒文句差異處。又在這書中，題做拗相公的一篇，是王安石得罪謫金陵的途中，因為他底政治不好，人民很恨他，所以被到處的旅館拒絕，他弄得很窘，把這事敘述得很有趣；這也被採入了後世底小說中。王漁洋底香祖筆記（卷十）中說：

又如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

漁洋以爲是警世通言最早寫的，哪知只是把這書中的，轉載到通言中去罷了。

五代平話，是五代史底演義，這可以說是後世盛行的演義類的鼻祖。我在前舉的宋底『說話』中，有專講史書的伎藝人，這書怕便是記錄這種說話的。在五代史底演義中，後世有傳爲明羅貫中作的殘唐五代史演義傳，怕是根據這而做的罷。關於這書，雖則還很多要論列的，可爲紙數所限，姑從略。總之，我所要講的，是中國底俗文學，雖則在元明清三代產生了許多戲、小說，其實，唐末五代已發萌芽，到了宋代盛行，到了元代更其進步了。我前面所舉的鈔本或刻本，我相信，都足以對這臆說供給證據的。

『語物』底源流

青木正兒

現代中國最通行的『語物』，是彈詞和鼓詞。彈詞以蘇州爲大本營，通行于上海常熟一帶，——女彈詞，這以常熟爲大本營。近來最流行的，是俞調和馬調；俞調起于陳、姚、俞、陸四名家（年代未考。）之一的俞秀山，馬調出于同治初年四名家（馬如飛、姚似璋、趙湘舟、王石泉。）之一的馬如飛。鼓詞底完全的名稱，叫大鼓書詞；有加入北方的接尾語『兒』，叫作鼓兒詞。在北京有叫大鼓，在天津有叫京大鼓的。本來是起於北京，傳播到天津的；現在，支店的天津，却似成了大本營了；斯界之第一人劉寶全和白雲鵬、張筱軒等名人，却集于天津，有三處專門的書場，真流行極了（參照清稗類鈔音樂類及大鼓書詞彙編著書自序）。

彈詞，都伴奏着琵琶、三弦，偶然也伴着洋琴；鼓詞，伴奏着小鼓、三弦。因了南北底不同，曲調和唱本不同，這是當然的事；但唱本底文體上的結構，大體相同。每回底冒頭，總是以一首七言詩或一闕詞開頭，便接着『話說……』；凡是需要美麗辭句來形容的地方，總是用一種七言的韻文：交互地錯雜着白話體的敘述和韻文，敘述事件。一回底結尾，大概總用『下回分解』或『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種定例的句子來結煞。這與其說似日本底淨琉璃，毋寧說似浪花節底體裁。

唱本，大多出于文人之事，雖有一定的形式，但當實演時，即不是歌曲的部分（即談話的部分），似由演者任意改動雜以諧謔的。

彈詞、鼓詞之外，有灘簧和花調。這不是純粹的語物，是從戲劇中取去了演者底『做工』的東西。幾個人穿了服粧圍坐着，分割了生、旦、淨、丑等和戲劇同樣的工作，或說或唱（見清稗類鈔）。是戲曲和語物底中間物罷。

灘簧和花調，暫不講述；現在就純粹的語物來一找尋它底源頭。彈詞和鼓詞，它底源流似乎起于評話（或作平話）。評話，也叫說書，有如日本底講談。從宋代起已開始通行，這由現存的宋版五代平話可以斷定；這一直繼續到現在。現在要講兩者底關係，勢必先要明瞭平話是什麼。

就宋代底記錄，如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等底記事來觀察，當時的語物，似有許多種類。如小說、說經、說參請、說史書、演史（這似和說史書同）、渾經等，這其間明瞭的區別已難於知道，這總稱之為說話。其中，從對於後代的影響上來看，最重要的是演史和小說，前者是歷史的，後者是故事的。演史，成了後世演繹史事的演義；小說，促進了敘述世俗事的白話體小說底發達。這可以比較宋殘本五代平話（董氏誦芬室刊行的影宋殘本）和影印元寫本的京本通俗小說（殘本）而推知。五代平話，演繹五代底史實，是所謂演史底標本罷；京本通俗小說，是敘述世間俗事的短篇小說集，是所謂小說之流罷。又由此推測，原本平話便是演史罷。

還有一個旁證，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記陶真底事（見後），並稱爲『唱古今之小說、平話』，把這個和對於演義體的五代平話用『平話』的名稱這件事，合起來一想，對於小說的平話，那平話即演義即演史的關聯的推測便可成立了。再從後世演繹的處所來看，平話和小說已沒區別別，構成了一個廣義的平話。如三國志那麼的演義，如水滸傳那麼的小說，都當作平話在演繹了。這可從揚州畫舫錄下列記事（清乾隆末年）中知道。

郡五稱絕技者，吳天緒之三國志，徐廣如之東漢，王德山之水滸記，高晉公之五美圖，浦天玉之清風甲，房山年之玉蜻蜓，曹天衡之善惡圖，顧進章之靖難故事，鄒必顯之飛駝傳，饒陳四之揚州話，皆獨步一時。（評話條）

三國志東漢是演義；其餘，從題目上來推測，大約是小說。

就現存唯一的宋代平話底標本五代平話來看，全篇由一種談話體的敘述和對話而成，冒頭及篇末以七絕及律詩起頭煞尾，篇中有許多地方插着詩句。那詩句，大多

取自膾炙人口的唐宋詩中，這些大概是講演時湊趣吟咏一下，或者合着音樂的節奏來唱的，用以破除談話底死板以娛聽者；而且可用以修飾敘述。這也有一個旁證：在小說中，就令間接地來看，這體例已見於可稱宋代之作的宣和遺事（這書雖有多少疑問。）中；宋版唐三藏取經詩話（羅振玉氏刊三浦氏藏本。）這日本高尾高山寺舊藏本的小說，正用這體例。到了元代，看那上述的京本通俗小說，韻文插入得更多了；以詞代詩的事，開始盛行了。到了明代，金瓶梅和今古奇觀等當然都襲用這體例；水滸傳等，看那李卓吾底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及二刻英雄譜本（支那學第九號中關於水滸傳的拙著中，推定爲萬曆時刊行，後胡適之君從再刻本底序文底某句上來看，斷爲崇禎時刊行。胡君底說頭對的，特在此訂正。），韻文插入得很多很多了。流行的金聖嘆本，韻文很少，這大概是聖嘆刪除的，決不是水滸底真面目罷。這事實，合着一種什麼意義呢？這在我看來，是小說不單是讀讀的東西，因了當作講談底原料來使用的關係，要求用韻文修飾得漂亮；這要求，一年年強盛，因

此韵文底插入便很多了。講到這里，讀者不待論者底指示，便可下下述的推定了罷。講談和語物，接近了一步。雜入說話中的韵文漸漸增加，韵文底吟咏成了有節奏的歌唱，便至於以唱為主，而說話反立在從屬的地位，這便是語物了。

以上，是以平話爲本，從它底直系上來看如何地漸漸產生語物的。現在，我們暫且不看這系統，來一看從不同的發達的徑路上成立的某種語物。因爲我以爲平話底成爲語物，是和這些的接觸很有關係的。說話，再回到金元之際來。有金章宗時解元董某作的西廂（彙刊傳奇本）的曲本。明胡應麟在小室山房叢中說：其曲乃優人合諸弦樂而彈唱者，非上舞台之雜劇。這話很對。誰看了，從那體例上來，這是一種語物。唱占主位，說話居客位。試就它底冒頭來講構造，以仙呂調醉落魄纏令、整金冠、風吹荷葉、盤涉調哨編、耍孩兒、太平賺數曲作序曲地叙述作者底感想。至于柘枝令曲是現在講的，不是崔韜逢雌虎，也不是鄭子遇妖狐。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地列舉數種題目。到其次的牆頭花曲，才說：這古蹟，現在河中

府，目前只剩舊寺宇了。這才漸漸入了本題。終了，便是談話體，有這書底故事，是唐代底事，這書生姓張，名琪，字君瑞云云。把和元王實甫底西廂記的同一的故事，且唱且話地進行。（因此，通行的王氏西廂說是以這爲藍本而作的。）

其次，有元代通行的叫『貨郎兒』的一種語物，是編入元曲貨郎旦第四折所殘餘的。貨郎，是賣雜貨的，清翟灝通俗編引文嘉嚴氏書畫記說宋蘇漢臣有嬰兒戲貨郎圖八軸，是宋時起已有這風俗；這大概在一面唱單俚的歌曲一面走街頭做生意間，不知在什麼時候，發達成一種語物。關於貨郎兒，本篇底附錄貨郎旦中，抄譯它底一部分插入，請參照，總可了解大體底結構罷。這體例多少有戲曲化的地方；但至于語物的處所，成了和那由曲調改爲普通雜劇的不同的轉調貨郎兒，語物底要件已備，所以可看作比實際的貨郎兒稍上品的，把這當作這體例底標準，怕不會錯誤的罷。

從上述兩種標本，可以下一個推定。就是可以看到語物是由唱物產生的痕迹。在歌曲中間混入說話，敘述一種事件，這便已是語物了。如其更精細地考察，

上述兩種，發生底徑路不同。董西廂，從體例上來看，是由許多小曲組成的歌曲，爲連絡曲和曲，所以插入談話體。從文學上來看，和戲曲同樣地是填詞系統的；那發達底基本，是歌曲，是填詞。那發達底第一步，是出發于結合幾闕的詞以詠一種事件的罷。這從北宋時代，已看到它底存在了。如北宋末葉，趙德麟作商調蝶戀花，以十闕以詠唐元稹會真記中的事；把這插入會真記本文中適當的場所，成了宛似一種語物的形式（載其著書侯鯖錄中）。又據宋王灼碧雞漫志所記，和上述的約略同時，宣和初，王平說曾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雜取白樂天長恨歌、陳鴻長恨歌傳、樂天寄元微之的霓裳羽衣曲歌，及其他唐人詩句，玄宗與楊貴妃底故事，把這和元微之連昌宮詞相結合，綴成全部十二段的長曲。那樂章雖不傳，但從這記事來推測，約是詠玄宗和楊貴妃底情事的敘事的樂曲。這類的東西，此外也有着很多罷。集大成的，是董西廂一類的搗彈詞；其中大多煙滅，只董氏之作，推爲其中的傑作，至今放光。

貨郎兒比諸董西廂，雖有鄙俗的起源，但從它底由來上來看，也是從唱物產生的。唱物的貨郎兒是怎樣的？雖則當然沒有來論定它的資料，但從賣雜貨的唱的歌的性質上來看，那文句也許把許多貨品底名稱編入的一種詠物詩。這轉變為語物的過程，怕不是它自身自發地變化的，是一種既成的語物做它底模範，把它誘導成的。如有所謂陶真。這一種盲人說唱的語物，這些或者是在貨郎兒之先存在的罷。

明郎瑛七修類藁（小說條）中，指出陶真（獨這書陶作洵。）所說唱的，有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為有道之君的話，這是指宋。清翟灝通俗編（俳優條）便推定陶真為始於宋代。

再從別方面來觀察：宋陸務觀詩，有『斜陽古道柳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引顧曲雜言）。這里所說的蔡中郎和明徐渭南詞紋錄宋元舊篇條所舉『趙貞女蔡二郎（既舊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實為戲文之首。）』的戲文，是處置同一的材料；從『聽說』這一點上來看，

這不是戲曲，似是一面打鼓一面講的一種語物。從『負鼓盲翁』這一點上來看，也許是陶真。說宋代已有語物，這並不自然。那末，貨郎兒底先驅本底存在，也不是空想罷。當然，不能因此斷定貨郎兒是以陶真爲模範的；但大概是依據這類東西的罷。再追溯源流，這類語物底前身，是什麼呢？這在事實上，毫沒找到證見；從理論上來推定，可以下面這麼說。這是從民間底敘事的俗謠產生的。因爲敘事詩可一轉而爲語物的要素，比諸其他的詩歌，要素最多。大概是從這見地來觀察的罷。我師狩野直喜先生，往年西遊時，在英國博物館，從斯坦因氏自燉煌帶來的唐代寫本中，指出孝子董永傳季布歌二篇底斷簡，說是可看作彈詞底先驅者的重要的資料（見藝文七之三，中國俗文學史研究底資料下）。這如其是唱物的敘事詩，那對於我底這研究是很有益的；可惜無從確定是唱本不。又從詩體上來看，帶多少俗調的拙劣的敘事詩之外，沒有別的東西暗示爲語物底先驅的東西。這，可以供作幫助那在當時民間唱着這類鄙俗的敘事詩的想像的資料罷。

總之，董西廂，當作填詞系統底上品的語物，貨郎兒當作敘事的俗謠系統的語物，代表唱物系統的語物底二方面。填詞系的，到元代流入戲曲；只俗謠系的，在民間枯澇了。那最顯著的，是上述的陶真。明初詩人瞿佑過汴詩，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這是陶真罷。又明中葉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說：『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此曰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之遺俗也。』堯山堂外記，也有同樣的記事。由這可以知道：陶真是以琵琶伴奏的語物，材料大多取自平話、小說。此外，還有二種語物，在明代看到。近來出版的大鼓書詞彙編底周榕生序中說：『明賈冕西有鼓兒之作，其鼓詞之嚆矢也？』賈冕西之作，我未寓目過，如其賈氏之作現存着，可證現今的鼓詞，明代已有。還有一種，是彈詞。這有世間稱明楊升菴著的二十一史彈詞的書。如其這是升菴之作，那末明代已有彈詞了。那體例，已具備語物的形式，在韻文中，徹頭徹尾反復着三言、三言，四言的句法以詠歷代底故事的：這倒底只是文人底遊戲，不能實演的。

但會產生喜歡這種東西的著者，可知世間流行着彈詞。但這書，說是楊升菴之作，是可疑的，也有說是偽作的。此後，康熙十八年，洪昇作長生殿傳奇中，有彈詞一齣，是寫唐李龜年彈唱琵琶的情節的。這裏面，雖則不會插入可看作語物的上品的東西，但因為世間流行彈詞的語物，所以借用這名稱的也未可知。或者這是陶真即盲詞底別體或正是盲詞，也未可知。這實難于妄加想像了。

說話，再回到前面講的平話上去。從平話和小說底體例上，平話底唱底部分漸漸增加，接近語物；到清初，已發展到可以看作一種語物的程度了。這裏，試來提出明末清初底評話大家，南京也到過的柳敬亭。當時推重他的吳梅村，曾爲他作柳敬亭傳（見本集及虞初新志）。中間記述他幼時說平話的事說：挾稗官一冊，非由學習，係據耳聽，妄以其意擊掌而講。說擊掌，可知是合諸拍子而唱的。又，愛他底技藝的余淡心，在板橋雜記中記他底事說，『善說書』；又說，『張（燕筑）沈（元甫）以歌曲，敬亭以譚詞。』由此可知說書，也叫彈詞。從那名稱上來看，

知說書是由彈和詞成立的。是且談且唱的，這大概不錯的。離他約三四十年，有把敬亭用爲劇中一人物的傳奇。這便是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作的有名的桃花扇傳奇。這書中只有三處寫說書的。便是聽稗、修札、哭主的三齣。文句，當然成于作劇家之筆，不能作爲通行的說書底標本；但那演法和體例，大概和通行的說書一樣的。由這來看，那體例和貨郎兒沒有多大差別，唱的部分却比說話的部分多；唱底伴奏，用鼓和板（類似拍子本的板的樂器），移到說話時，拍一種叫醒木的東西（醒木，如日本京阪地方底落語家所用的敲木似的東西）。這從演法和體例上來看，更其使我們明瞭，平話，成了整齊的語物。這書還給我們一個教導，便是平話和鼓詞底接近。就是第二齣聽稗底說書，有『敲板鼓唱介』，其次便題爲『鼓詞一』，是歌了；一直到四鼓詞五，都取同樣的形式。只這齣中揭着鼓詞的標目，便是表示這里不是說書底普通的部分。這不是暗暗地在說，在實際上，也是鼓詞採取平話中的唱的吗？更使我們如此想的是：那記錄底時代雖稍稍後一點，

揚州畫舫錄底平話條中，大鼓書（即鼓詞）底記事也寫在一起，似把兩者看作一類的東西的。由這，可知兩者底接近。

平話，起初是以鼓作伴奏（據桃花扇傳奇，那鼓似叫『說書鼓』），後來似用弦樂了。揚州畫舫錄平話條，記柳敬亭爲文人贊賞的事說：其次，季麻子底平詞，爲李宮保衛所贊賞，人參客、王建明替後，工弦詞成名。說平話中似有平詞和弦詞之別。所謂弦詞，由上述的替後工弦詞的話來看，似是學上述的陶真的。陶真，這在秦淮畫舫錄底畫舫餘譚，在列舉當時當地游藝場中，看到這名稱，那末到嘉慶時還存在着，影響上述的弦詞的。

再看近時流行的鼓詞，彈詞的書，考其演法，按其系統，那文學的系統，是平話底直系；平話發達，從音樂上先採取鼓詞，其次採取陶真。平話和鼓詞結合，產生了現在的鼓詞；平話和陶真結合，產生了彈詞。現今的彈詞，怕便是上述的揚州畫舫錄中所說的弦詞；鼓詞是所謂大鼓書能。畫舫錄中的平詞，怕是保持平話本來的

面目的最說話的現在所謂平話罷。都是起初扣平話之門，而成了如今那麼進步的語物的。清稗類鈔彈詞條（音樂類）有一記事說：昔柳敬亭以彈詞聞名，……其後以彈詞聞名的四家，陳、姚、俞、陸，……四家之中，俞調獨傳，……其後又有馬調。這是把說書家的柳敬亭，列入這傳統。又一條說：彈詞，爲盲詞之別支。這，更使這意見有力了。

因爲資料不充足，不能明瞭地得到一個系統。可疑的地方雖多，但概括以上所述，語物是從唱物和說話兩者出發，由那接近和交錯，漸漸地發展了來的。從唱物來的，以盲詞（卽陶真）及鼓詞爲代表；從說話來的，以平話爲代表。盲詞和鼓詞，引入平話，便產生彈詞和鼓詞這進步的語物。近代張海鷗在小說閒話中說：我敢預言，他日小說發生，彈詞底勢力必在演義、傳奇二者之上。近年，文人新作彈詞的很不少；鼓詞，也似行盛。希望能使這語物，達到有藝術上的價值的境地。

【補遺】

鼓詞條中，作未見之書舉着的明賈島西底鼓兒詞，現在看到收

入葉德輝氏刊的雙梅景閣書中了。叫木皮道人鼓兒詞的便是。賈冕西，山東濟寧人，明末崇禎年間的明經。這詞，寓着說古來王朝底興亡，因以慨嘆明社稷底滅亡之意；這和同時人歸元恭底萬古愁曲，是好一對遺民底伴狂之作。歸氏，寄調于道情，賈氏寄調于鼓兒詞，都只是模擬之作；但當時民間通行這些調子的事，是可藉此明白了。關於本文中所說的桃花扇中的鼓詞，夢華瑣錄（道光二十二年著）中說，『孔東塘桃花扇聽稗一齣，演太師摯適齊一章，云是賈冕西刑部所製鼓兒詞也。』但現在的賈氏之詞，沒有太師摯適齊的一條。或爲今本散佚了這一條罷，不會是說者誤傳的。（譯者按：沔陽盧氏本，有這一條。）

其次道情，現在叫『唱道情』，是盛行江蘇浙江地方的一種語物。原本，是道士爲了教化世俗而唱的歌曲；就上述的明末之作的萬古愁曲來看，也是長篇的歌謠，當作語物，體例上是不完備的。從什麼時候，變成現今似的語物，這未知其詳；但看鄭板橋雍正三年（據有正書局影印鄭板橋道情詞墨蹟底自跋。）

之作的道情十首，冒頭是七絕一首，其次有白話，然後列道情詞十首。這是模擬之作，當作研究民間通行的道情底體例的正確的材料，稍感不足；但也可知道，那模擬底原形的民間底道情，不單只曲，也雜以平話的。這時，是道情已由謠物變化爲語物了。現在『唱道情』所用的樂器，是所謂『渙漁簡板』。所謂漁鼓，是長四五尺、徑五六寸的一個粗竹筒底一面，張着皮而作成的；所謂簡板，是在只四五尺的細長的竹棒底一端附以木葉形的竹的，二根來合打，以合拍子。調子很閑寂，有素朴脫俗之趣。

崑崙與西王母

小川琢治

崑崙和西王母，是中國古代底神話的土地和人物；關於這，從漢代以來有種種的傳說，近年來東西底東方研究者也各有意見。我們現在在這里，不能羅列了古今東西底諸家之說來批判；只是把讀到的經史以外的資料綜合起來，追溯那最古的概念是怎樣，及把這來和西洋古代類似的思想來比較一下。

崑崙和西王母底被看作仙境和仙人，這在漢代以後，所謂黃老家產生之後。先是有周穆王滿西征，游于崑崙，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的穆天子傳底傳說；再加以想像，便產出了漢武內傳底西王母自天而降的小說。漢武內傳，不論誰作，但是無疑的，定然是漢魏或六朝初期之間，黃老家之說流行後作成的。穆天子傳，是晉代于

汲冢發掘了出來的；是戰國末埋于魏襄王墓中的古簡，是不容疑的。從東周傳到晉魏，直到戰國，似有多少被潤飾了的形跡；但西王母，只不過西方泉地底一女主，這是很可注意的。這和成了畫題等的西王母的仙女，面目全然不同。

崑崙這名字見于經書的，夏書禹貢雍州章中說：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所謂孔傳中，解織皮爲毛布，解織皮以下自崑崙至西戎爲四國；說：

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

鄭玄却解爲衣皮的民族，居住于崑崙、析支、渠搜的三山，都在西戎。顏師古解崑崙、析支、渠搜爲三國之名。諸家底解釋，各不相同。總之，這文是說雍州底西方的土地底住民都有了秩序，崑崙和西戎看作同樣的戎狄之一的民族。這禹貢底作成年代，據我所考證，似是戰國末年，成于秦國儒家之手的。

其次，關於它底位置，那把河水所由出的山叫崑崙，這在漢代以前；史記大宛傳

中說：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禹貢說：浮于積石，至龍門西河，會于渭汭。據那把從河水底源頭到雍州鄠郿間，徑路弄得明明白白的文句：是說在這積石底近旁，有崑崙；又隨附崑崙的弱水，至合黎，餘波入流沙。但到張騫使西域，說：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太史公在這傳末說：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就是斷定秦漢間關於崑崙的不可思議的傳說，是虛妄的。因了漢代底西域交通，現

在的甘肅省以西的地理已明確，同時，舊河源說打破，產生了從現在的塔里木河和羅布泊（蒲昌海，即鹽澤）伏行着流出積石的新河源說。這和武帝要把舊時的河源的崑崙底位置移至遠遠的西方，正相反；太史公以為崑崙底是荒唐的神話，不足措信。儒家對於崑崙及西王母的傳說的見解，可把這太史公底議論來做代表。

在經史以外的書上，更明細地記載崑崙及西王母的，見于山海經底五藏山經第二卷的西山經；那『西次三經』一篇中有從崇吾之山到翼里之山凡二十三山，又『西次四經』末有崦嵫之山。崇吾之山（請參照文末追記。）是：

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蚤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山，東望螭淵。

說有『一翼一目，相得乃飛』的蠻蠻（即比翼鳥）。其西北三百里的長沙之山之次的西北三百七十里的不周山，是：

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泐澤，河水所濶也。其原渾渾泡泡，

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如棗，黃華而赤糝，食之不勞。

講河水伏流之源。又講到那應是和後世的西王母相關聯的——不能分離的蟠桃底古傳說的桃這麼的美果。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的崧山（崧，音密。）：

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饑。（請參照章末追記。）

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元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之崧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粟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

飴和饒，湯和饗，清和馨，榮、陽、良、光、剛、饗諸字，都是押韻的，使覺得有金玉的聲調，是山海經全書中最有趣的美文，記載那崑崙底美玉和丹木丹水。

又北西四百二十里的鍾山：

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鵒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崖。欽鵒化爲大鵒，其狀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鵒，見則有大兵。鼓亦爲鵒鳥，其狀如鷗，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鵒，見則其邑大旱。

卽鼓和欽鵒兩神，爲殺了葆江（或作祖江），爲帝戮于鍾山之東的神話。這人面龍身的鍾山底叫作鼓的神，海外北經說：

鍾山之神，名曰烟陰。

『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之下』，和日本理學士神田選吉氏考證得這燭陰便是北光（*Aurora borealis*）底現象一樣，大荒北經中所說的章尾山之神燭龍，當然是同一的神話。

又西百八十里，有秦器之山，在從這山流出的觀水中，有自西海飛往東海的文鱗魚。又南三百二十里的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有『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

翼』的『神英招司之』；又以

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搖，木之有若。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鷹頭之所宅也。西望恆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滌水，其清洛洛。

的美文，記載它四周的神異的東西。

其西南四百里，是昆侖之丘，『是實惟帝底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有食人的土螻，即：

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

這，可以比諸希洛道托斯及其他希臘古代史家說印度之北有的掘金蟻。又有叫作欽原的大蜂，即：

有鳥焉，其狀如蠶，大如鴛鴦，名曰欽原，惹鳥獸則死，惹木則枯。

又有沙棠，卽：

有木焉，其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

又講到河水、赤水、洋水、黑水的四河流，是從這里流出的。

又西三百七十里，有樂遊之山，從這里起，『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再

『二百里至于羸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狀如人而豹尾。』又西三百五十里，有玉山。這和穆天子傳中叫作羣玉之山的同。

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這所謂『司天之厲及五殘』，據郭璞說，是『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和上述的長乘掌司天之九德（郭注，『九德，九氣所生。』）一樣，這里所舉的神，都爲天主的帝所使，有罪卽遭罰的神（gods）。西王母蓬髮戴華勝（簪之飾），又叫作

『母』，這明明是女神；這和半人半獸的神，希臘神話中的寧芙、斯芬克斯、薩伊萊奈等很相像。

其西四百八十里，有那沒有草木的軒轅之丘；又西三百里，有從石門流出河水的積石之山；更西二百里，有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又說：

實惟員神魄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

這是『日西入，則景反東照，主司察之。』又自此西三百八十里，有那有一足鳥畢方居之的章峨之山；又西三百里，有那有天狗居之的陰山；又西二百里，有那有神江疑居之的符惕之山；又西二百二十里的三危之山，有『三青鳥住居之』。這青鳥，成了後世的西王母底隨附物；但在這文句中，看不到這麼的關係。又西百九十里，有那的騶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又西三百五十里的天山：

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譏歌舞，實惟

帝江也。

這和莊子中的中央之帝渾沌忽地穿七竅而死的寓言之神一樣。

又西二百九十里，有澗山，「神農收居之」：

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

這似是望「西次四經」之末的崦嵫之山；崦嵫之山也多丹木。

上述的以崦嵫之丘如中心的諸山，比諸五藏山經其他部分，有很多的神，以帝爲中心住着。這情形，恰如希臘神話中的奧林樸斯山上的羣神，除相當于宙斯（約比得）的帝之外，有相當于狄美台爾的后稷，相當于霍拉伊的諸神及善歌舞的帝江即渾沌。雖則記載太簡單，不能詳悉羣神底行動；但也可推測，有如天國樂士，爲中國底古代民族所想像。希臘底神話，由荷馬、海齊與托等詩人諷詠，加上了詩想的羽翼，便從那原始的形象漸漸發達了；在中國，很少這麼的詩家，所以不能發達爲很有趣味的神話。但也並非全然沒有，那看做屈原一派底作品的楚辭，對於戰國時流行的崦嵫的想像，是很發揮了的。

在屈原底作品中，離騷在這一點上最可注目：

『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欲少留此靈瓊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

馬于咸池兮，搴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圓風而綈馬。』

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遵吾道夫崑崙兮，路遠脩以周流。』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升到赫戲地輝着的處所，以俯視舊鄉楚國。那所謂懸圃、圓風、窮石、洧盤、流

沙、赤水、不周，都是近于西方樂土的地名。

又九章中也有：

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

這也是歌詠同一的思想。而且這些詩，明言在屈原投汨羅而死之前，有永遠不滅的靈魂升于天上的思想；又說是宋玉之作的招魂，是招致靈魂使安居故鄉，這也很可看到先秦人底宗教的信念是怎樣的東西。崑崙，如說『是實唯帝之下都』，信爲地上的天國。

西王母這神女底事，這詩中不見。楚辭諸篇中，歌詠着種種的神；如九歌中的

湘夫人，仰慕她道：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遊。

但對於西王母，一次也不會說起。這也許可以解爲，因爲不是沅湘那麼的屈原親自踏過的地方底神；但如其如後世的傳說那麼，當時也以爲崑崙爲西王母底居處，那便不該如此不當作詩想底對象而忽視了的。所以我們以爲，當時的西王母，是和見于

五藏山經的沒有多大差別的一神女；到穆王滿西征的傳說，漸漸詩化了小說化了之後，才說到崑崙便聯想起西王母的。

見于山海經中海外海內兩經的崑崙，比諸見于同經底五藏山經的原始的空想，可以看到很顯著地變化了的形迹。尤其是海外經，以為奇怪的鬼神之類在世界底四周；這是記載那和人類生息的世界全沒交涉的鬼神底世界的。胸部突起的結匈國，生羽翼的羽民國，及灌頭國，嘴中噴火的厭火國，胸部有竅的貫匈國，長壽的不死國，舌頭分岐的岐舌國，一身三首的三首國，矮小的周饒國或焦僂國，上肢長的長臂國等，都列舉于海外南經中；其間有說：

崑崙墟在其東，墟四方，一日在歧舌東，為墟四方。

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墟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

畢沅把這崑崙墟，據酈道元水經注河水底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

的條中引十洲記底

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稱。

的話，把崑崙墟和「東海方丈山」視爲同一物；這說明，我不取。羿以弓矢退治鑿齒，這據淮南子本經訓，是堯時的事，那壽華（淮南子作疇華。）之野的經文，成了崑崙墟之東。

海外西經中，有三身，一臂，奇肱（淮南子地形訓作奇股，大概是以一隻脚之義而起的。）丈夫，女子，白民等國。有「其不壽者八百歲」的軒轅國，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的渚天之野。又有

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

操干戚以舞。

這麼的胸部有目口的怪物的神話；及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這麼的，堯時出十日，羿射殺九日的傳說，也在這裏。

海外北經中，除列舉「一目中其面而居」的一目國，「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的柔利國，深目國，無腸國，大耳的聶耳或耽耳國，大脚的跛踵或大踵國之等外，有鍾山之神燭陰及九首人面蛇身的相柳，即：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衆帝之台，在崑崙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東，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這和退治海拉克萊斯底十二苦行之一的哈伊獨拉的神話，很相類似。還有與日競走的夸父底故事等。

海外東經中，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國，玄股國，毛民國，勞民國，有九尾狐青丘國，有八首八足的水伯天吳的朝陽谷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又『自東極至于西極』的豎亥底事，也在這里。

海外經中的國名，西經底肅慎和這毛民、玄股，可看作現今的滿州及日本北方領土內所住的民族底古傳說。又青丘底九尾狐，及長臂國，和五藏山經底南山經青丘山及長玄（『玄』，是『肱』底譌字罷。）重複，軒轅丘，和見于西山經的重複；從夸父所拋了的杖中產生鄧林的傳說，這如中山經底夸父山及桃林底神話化。總之，海外四經，是崑崙墟四周的神話的世界，和自列子、呂覽、淮南子等的戰國至漢初間流行的，相一致。但關於崑崙墟，可沒有記載。

崑崙之墟底記載，海內四經最詳細；見于淮南子地形訓及楚辭天問的，和這略相符合。史記、水經注等所說及的禹本紀這書，今已不傳，這書中想也有同樣的記載的罷。但海內四經，如山海經底錯簡一文中所述，錯簡很多，須得一抽換收于南西

北東的四經諸章來研究。其中一部分，已試着加以整頓了，但應如何排列，還有不明白的地方。總之，這四經，是列舉崑崙墟，其周圍底水系，及和這遠離的其他諸水系，及與所謂禹貢底九州（即中國本部）相連接的邊裔底諸國諸民族的；還有隨附着的關於種種鬼神的怪物神話，其中崑崙墟底周圍，很多異物。

中國上古底所謂崑崙墟這思想，和地理上東亞底土地，西面和北面高，東面及南面低，百川向東南流而歸于東海及南海的事實，並不相離。天問說的『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的康回，即共工，『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這見于列子湯問的神話，就是說明這事的。以爲崑崙墟是諸水流出處，又最近于天；所以可以看作天帝諸神底聚集處。海內西經中說：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

這明明和西山經中的『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一樣，更加以說明道：

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其次，便記赤水、河水、洋水、黑水、弱水、青水、崑崙南淵底源委；更次，記「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列舉其西的鳳皇、鷹鳥，其北的珠樹及其他諸樹，其東的饕餮之尸等，其南的絳（現經文作「樹」，如郝氏所說，誤。）鳥及其他異物。見于海內北經的：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注，引此經無「杖」字。）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虛北。

這麼的文句，這應該在這里；其次記犬戎、吉量、人面二目的鬼國、食人的罔犬、如虎而有翼的窮奇、大蠶、朱蛾、人面獸與的闕非、據比之尸、獸首人身的環狗、從目的祿、人首三角的戎、鬪吾、冰（即馮）夷所棲的從極淵、身首四肢異處的王子夜之

尸、『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等。這王子夜是誰，郭氏郝氏都未考定；據我底意見，以爲夜恐亥字之譌，便是見于竹書紀年的殷王子亥罷。王子亥，爲有易君所殺，和見于大荒東經的王亥是同一人罷。

淮南子地形訓中說：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崑崙墟以爲（這『爲』字，據水經注補。）下地。

又說：

傾宮、旋室、懸圃、涼（卽閼）風、樊桐，在崑崙閼之中。

以河、赤、弱、洋的四水：

凡四水者，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

又說：

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

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又說：

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曠；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

這文，有引自山海經的，也似有取自他書的；如禹在開拓崑崙。

這海內經及地形訓底文章對於秦漢間的崑崙這靈山的觀念，比諸前述的五藏山經作成時代，很顯著地具體地進化的了。這觀念，和見于楚辭的大同小異，關於西王母，三青鳥的傳說雖已經看到了，可並沒這以上地神仙化。反之，在五藏山經中所舉的崑崙四周围異物之外，更加以種種的神異怪物，神話底色彩更其濃厚了，這是很顯著的事。由這來推論，中國底神話的傳說，在漢以後底書中見得很多；自戰國至秦及漢初間似很豐富，其間也有變遷，到後漢王逸注釋楚辭已經有一部分湮沒了，這是很可注意的事。

讀列子，知道崑崙及西王母的傳說，有不同的幾種在戰國時流行。見于穆天子傳的穆王滿西征和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的傳說，載于列子周穆王篇中。『命駕八駿之乘，……主車則造父爲御，離角爲右，……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這和汲冢出土的現存唯一古簡的穆天子傳底記載相一致。『湯問篇中，此外載着禹遊于終北之國的傳說：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告懸瓠；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于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備。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從物，不競不

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倦則飲神瀣，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瀣，膚氣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次說：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返周室，慕其國，儼然自失，不進酒色，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下面說『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桓公乃止。」』
這里所說的壺領（道藏本作『嶺』）。就是崑崙，音亦通；又神瀣，即丹水，和地形訓裏說的『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爲丹水，飲之不死』相符合。形容山的詞，是從壺領兩字，逞其想像的罷；沒有艸木，以山上流出的水來

灌溉的地方，這是傳聞了沙漠傍聳着高山，沿其流而成『綠洲』的中亞及西亞底土地而把它看作仙境的罷。

此外，黃帝夢遊華胥國，也載于列子黃帝篇：

華胥氏之國，在弇洲之西，台州之北，不知距（這字是假定地補入的。）
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譯者按：『斯，離也』，無須補入距字。）

這所謂弇州及台州，淮南子地形訓中，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何謂九州？

的章中說：

正西弇州，曰并土；……西北台州，曰肥土。

由這話來推定，那所說的

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尤其是兪州，應和崦嵫山同指西極的土地，怕西字和北字是誤易了罷。

這所謂終北，所謂華胥，都是西北方的樂土的傳說，可以看作崦嵫傳說底一種。

中國古代，在這西方樂土之外，還想像東方也有樂土，如莊子逍遙中的藐姑之山，

列子黃帝篇中說：

列姑射山在海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

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

自足；不聚不飲，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光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宇

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士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露響焉。

把這位置，以記于海內北經（實在這是應屬於東經的部分。）的來看，似當于朝鮮底南

方的地方。這些傳說，和列子湯問篇中所舉在渤海之東，五山中除了沉于北極之海

之外的方壺（即方丈）瀛州蓬萊三山有着仙聖經的傳說一樣，這可區別爲蓬萊傳說。

崦嵫傳說中，有這麼的種種變形的傳說。那禹曾游于終北國的事，這和希臘關

于朔北人，即「住于北風底彼方之人」的赫潑保利亞人(Hyperboreann) (Inhabitant beyond the bores or northern winds) 的傳說，似全相符合。瑪克林獨爾底古代印度第六卷(第六三頁脚註。)中說：品達爾在第三Olympic Ode，歌詠那海拉克萊斯訪問住於達紐蒲河源的朔北人，從那個國度帶還生野的橄欖；又在第十Olympic Ode，歌詠那宙斯也到這里，目擊這國度裏的人底觀樂的生活的事。還引用謨亞底一節翻譯：

.....There all around

The dancing virgins range,

And melting lyres and piercing pipes resound.

With braid of golden bays entwined

Their soft resplendent locks they bind,

And feast in bliss the genial hour:

Nor foul disease, nor wasting age,

Visit the sacred race : nor wors thy age,

Nor toil for wealth or power.

久住印度的美加斯台奈斯，以為這希臘底朔北人傳說，是起原于印度底北狗盧洲 (Utara-Kurus) 的傳說的。又蒲伊樸伊安·特·桑瑪爾湯考證，以為 Utara-Kurus，在圍繞須彌山的山嶽之麓底窮北之地，是遠遠地和人類所居住的世界隔絕的半神人及神聖的利西 (Rishis) 底住所，壽命誰都有幾千歲，人類是不能接近的，如西方神話中朔北的種方，這地方也占有着長長的春日，沒有極寒極熱，也不知道心之憂、體之煩。他這就希臘人及羅馬人對於印度地理的研究講的話，這不但表示印度希臘底朔北傳說底符合，這和列子底終北國傳說也全然吻合。由這來看，崑崙及壺領與 Kun 語音底相似，也不是偶然的罷。

和隨附着崑崙傳說的弱水一樣，沒有使物浮起的力的河，印度傳說中也有，據美

加斯台奈斯及亞爾曼所記載的印度，印度有叫西拉斯(Silas)的河，是由流出的泉水而名的，投進去的東西，沒有浮起的，都反常地沉入底裏。拉遜底印度考古學等中，

以為投進去的東西，盡化為石，所以下沉的；休黃佩奇，把『西拉』解為『石』的意義。

有西山經中似羊有角的土螻，海內經中叫朱蛾（即蟻），又楚辭招魂中說。『赤螻若豕』的，蟻的傳說，印度也有北方有蟻能掘沙金，印度人行竊時常為蟻所追而喪失生命的傳說。凡美加斯台奈斯以後記載印度的書中，幾乎沒有不載的，希洛獨托斯等，詳詳細細地記載這傳說。住在沙漠中的這蟻，比犬稍小，比狐稍大。奈亞爾珂斯，曾經在印度目擊過掘金蟻底皮；說像土撥鼠(Marmot)什麼撥土的獸底皮。希臘人所傳的這傳說，是印度固有的，這看那見于摩訶婆羅多見金，因為被蟻(Pitikas)所掘，所以把金叫作『蟻(Pitikas)金』的文句，自可明白了；惠爾遜在注釋亞利亞納時這麼說。普利紐斯也把這蟻底事載在博物志第十一篇中，說稱為印度底蟻底角的東西，保存在愛利脫萊(Erythrae)底海爾釗爾底廟中。

這掘金的蟻的傳說，據洛林松及西龍底研究，以爲是西藏底掘金的坑夫和他飼養的番犬的傳說。又蟻底角，西龍以爲是從西藏人所被毛皮上取來的。根據拉伊茲台加氏在拉達克目擊農夫用野羊底角做鶴嘴的事，薄爾以爲只是坑夫所用的鶴嘴罷了；這麼說來，那本性已明明白白了。——見瑪克林獨爾古代印度第六卷四四——四五頁脚注。

大蟻掘土的傳說之一，便是列子湯問中愚公移山的寓言。愚公把太行王屋二山的土石運拋渤海；『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壘斷焉。』關於這夸娥氏，張湛注說，未見傳記，怕是神力者罷。我以為，夸娥即大蟻，有各負一山的力的；土螻朱蛾的傳說，是更神話化的了。

和崑崙相關聯，有委羽即積羽之地的傳說。這和鍾山即章山底北光現象有關係的，所以地形訓中說：



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

高誘注道：

委羽，北方山名也。

海內西經中說：

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

大荒北經中說：

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

穆天子傳及竹書紀年沈約注，載着穆王至曠原行積羽之地的傳說。這些傳說，大多

和候鳥底產地應在北方的思想相關聯的罷。希洛獨托斯說，在斯基台亞人底北極

地方，墜羽蔽空，對面不相見；那羽，便是雪片罷。——見希洛獨托斯歷史第四卷

第七、三十一章。和朔北人相關聯，流行着同樣的傳說，這不能不說是顯著的一致。

如吞象的巴蛇，吞鹿的印度底蟒蛇，又海西莪托詩中的半犬半人 (Demicyne)

及愛斯基洛斯底大頭人 (Cynocephali)、胸部有眼的人 (Sternophthalmi)、一目人 (Monomati)、及亞爾克曼底以脚蔽身的人 (Steganopodes) (斯托拉蒲地誌第一卷第二章及第七卷第三章。)等，和前舉的海外海內諸經底怪異一樣，這誰也不能以爲如侏儒民族，和世界普遍的傳說相互無關係地架起來的想像。

比較這些印度及底希臘傳說，崑崙傳說，在中國是在很早的戰國以前便流行了的，那內容底漸漸神話化，是在戰國末至秦漢間，是張騫遠征西域以前已和西方及南方亞細亞諸國間接交通的結果罷。因了這麼的交通，中國人底地理的智識的範圍，限界雖太模糊，可也很擴大了；海外經及海內經是代表在原本有的五藏山經中附加進去的新智識的。

西王母這女神，漸漸神仙化的事，也由于同一的經路的罷。關於西王母的舊記載，前舉的以外，大荒西經中說：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

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是成了奇怪的半獸半人了，這和西山經及其他同樣。這前面的虎身人面的神，西山經崑崙丘之神陸吾，及同經泐山之神蓐收，據國語晉語，也是人面白尾虎爪而執鉞的，天之刑神。以白虎當作西方底表徵，在這時代已流行；這，看了這些形狀便可明白的。蓐收和陸吾，我以為或是同一的或是類似的刑罰之神，西王母，是同司刑罰殺戮的女神。

看上年橘瑞超師從土魯蕃附近發掘出來帶回來的麻布及絹布上所畫的四神之圖，上面畫五星之一，下面畫月底盈虛，周圍畫星宿，中央畫男女相擁抱而它下半身成了蛇互相纏住着；就手中所拿的器物，參照呂覽及淮南子天文訓底記載，可以區別諸神。這麼地，于四方之神各配以男女的思想，在自六朝至唐代間，流行于中國，這或者是古代傳說底繼續；後世成爲東王公西王母的，這怕便是蓐收或陸吾及西王母的

兩神罷。這畫圖底四神底考證，預備他日詳論，現在且暫不講；這一點，因為對於研究西王母是必要的，所以講到一句。

西王母底開始詩化，神仙化，這是由于穆王西征傳說底變形罷。這不是也和崑崙傳說，同為西方及南方亞細亞底傳說所影響的嗎。從怎樣的地方，傳入怎樣的傳說，這現在已不能確知；但天間及地形訓中的崑崙，我以為是美索不達米亞光榮的巴比倫城底傳說；傾宮、旋室、懸圃等，便是它底宮殿及花園。向東方傳來了怎樣的巴比倫城底傳說，這已無從知道；但舊約全書創世記中，關於伊甸樂園 (Garden Eden) (亨利·洛林松，把這相當于巴比倫。) 說：

And a river went out of Eden to water the garden; and from thence it was parted and became into four heads. (Genesis, ii 10)

這和關於崑崙底丹水的傳說相一致，這是很明顯的。這麼的傳說，因為傳到希伯來過的，所以或者和這同樣的傳說，也傳到了東方來的。果其然也，那末克台西亞斯

及其他希臘人傳到西方的巴比倫城建設者綏米拉米斯的傳說，也經由中亞傳到東方，底方士道家便漸漸改更，進化爲漢武內傳中所見的西王母傳說。綏米拉米斯，是魚中國的女神底女兒，死時變了鴿子飛去的傳說，這和隨伴西王母的三青鳥，也有什麼關係的罷。

在綏米拉米斯傳說之外，希臘有類似西王母來賓的傳說。希洛獨托斯雖不相信湖北人底存在；可說，湖北人把貢獻品包在麥桿中，傳至斯基台亞國，兩個處女拿了來到台洛斯，那女子死時，葬于狄亞娜廟前，上面種以橄欖樹；說，又一次，同是兩個處女從湖北來台洛斯，當作台洛斯底三神被祭祀；說，托拉基亞及佩奧尼亞的婦女，也同樣拿貢獻品來。在這傳說之外，和竹書紀年中西王母于舜及穆王時來賓的傳說相類的，婦女訪問外國的傳說，流行于其他地中海民族間。所以這，也許不單是成了同型的傳說罷了。但張騫西征，在遠西的地方聽到西王母傳說，這見于史記；由這來看，西亞底傳說有從西方傳入中國的，這也是可信的。

我們因可沒有旁搜印度及西洋底文書的時間及方法，現在不能更淵博地來考證，這是遺憾的事。但在那原始的觀念中，加入了外來的智識，便漸漸神話化的路徑，這就是單單這點，也大約可以摸索了。

【追記】 寫本文時，因為還沒有詳細考定穆天子傳中穆王西征的路徑，所以不能確知傳中的崑崙之丘及西王母底位置。近來草定穆天子傳考，方能推定：崑崙之丘，在涼州之南，應在現古浪縣附近；崇吾山，應即松山；密山，因有清統一志（卷一九八）松山條中『一名密哈山，蕃人謂肉「密哈」，言此山多禽獸，可資肉食也』的話，當在松山底附近。——見穆天子傳考一四、一五。西王母底地方，在天山底東北端，北面沙漠的巴爾坤，即漢書西域傳『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臨蒲類海（巴爾坤諾爾）的地方。——見同上五六。從這些地理上的研究來看，關於崑崙及西王母的傳說，是當周民族到東方後還沒百年時，已確鑿地知道了的；到交通斷絕的後世，便漸漸神話化了的事，這更明白了。

中國小說底溯源和神仙說

青木正兒

我們讀中國小說常常在想的，是，爲什麼不可思議的故事會這麼多的。就是爲什麼中國國民喜歡這種非現實的空想和不合理的迷信的。實在，中國國民是嘴裏唱導最現實的實踐道德，心裏懷念最非現實的鬼神傳說的國民。這是中國小說底表裏。前者是實事小說，後者是神怪小說。前者發源于儒家思想，後者發源于道家思想。這是中國思想底表裏。

追溯中國小說底源流，這是由傳說產生的。普通都說，經過古代叫稗官的採集民間俗說的官吏之手，才在文字中表現出來的。小的米叫稗，採錄小俗說的叫稗官，因此所採錄的記事叫稗史，也叫小說。果是傳說經稗官之手發達而爲小說否，

這固然尚有議論餘地；但小說底端緒來自傳說這一點，是得承認的。因此，我們從小說底源流的傳說底考察上來着手，這大概是對的罷。

傳說，發于驚異，以好奇心而傳，由好奇心與好奇心底連鎖，漸漸發達而成傳說；由這意義上來講，傳說是民衆合作的幼稚的小說。這里有一個英雄，這人底偉大的事蹟，由甲講給乙，乙丙丁地轉講間，便逐漸偉大，產生了英雄譚；逐漸向不可思議的路上走去，終于成了非現實的超人神話。由那站在現實的思想上的儒家墨家等傳述的堯舜禹湯等底傳說，是英雄譚底代表作；在中國，這總用叫作聖賢的形式而表現的。現存的書經及論語、孟子等之中的傳說，可說大多屬於這系統。我們，有很多點難認這是史實。非現實的超人傳說，道家底著作如莊子、列子等之中的神人傳說，是它底代表作。以上，是民衆底驚異，發其端于人事界的，這可以叫作人文傳說罷。

還有一條路，是驚異發于自然界的，科學的智識幼稚的太古人，為自然現象底偉

觀所抑，一面起了宗教心；同時，逞種種不可思議的臆測，流言種種的妖異。例如以爲崑崙山，是天帝底下都；麒麟和鳳凰，是瑞獸瑞鳥；以爲日出自暘谷，浴于咸池，拂扶桑而上升。我假定把這叫作天地妖異譚。這些自然界底不可思議，由于神格化，成立了自然神話。如風伯是風底神格化了的，雲中君是雲神之類。到了這里，自然傳說接近人文傳說；它底混合，產生了鬼神譚。這天地妖異譚和鬼神譚，實是中國古代小說底重要的要素。這更經過陰陽家及道家，間接地影響神仙家底成立；神仙家底說頭，再影響到小說，促進神仙小說底發達，這占了中國小說很廣大的分野。現在試把這種關係來徵諸史實。

現實的方面底傳說，不是本文底目的，暫且擱下不講；非現實的傳說，最確實最古的資料，是詩經中的兩個故事。其一，是商頌底玄鳥，歌頌殷底祖先底由來，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解之者，分爲兩說：一說，有娥氏底女兒，有叫簡狄

的，是高辛氏底妻子，帝仲之祈于郊媒（授子之神），有契，這是殷底祖先；還有一說，簡狄浴着，燕墮其卵，簡狄拾之而吞，因以有身，生契。這兩個說頭雖都是漢代學者底說頭；但這以前，在戰國時代，楚辭天問中已有『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的話，那末後者似是近于古傳說。前說，似是在儒家底立場上，要抹殺這不合理，強作現實的解釋的。這傳說，怕是殷代底傳說罷。其二，是詩經大雅生民篇，關於周底祖先后稷的傳說。民生之始，有叫姜嫄的女子，踏了上帝底足跡底姆指處，感而生后稷。因了這麼的不可思議而生的小孩，當作不祥者，棄之于隘巷，可牛羊避開他走過去。後棄之于林中，為砍樹的人救了去。再把他放在冰上，可鳥用翼溫暖他養育他。漸漸長成到六七歲，有志于農業，遂于堯底時代當后稷而司農，如有神助地處理各事。關於這，也有把『履帝武敏歆』作現實的解釋的；但古傳說，仍如上述，是神祕的罷。這是周代底傳說。以上兩故事，當作『感生帝』之說，在經學家間很有許多議論；但總之，是由天子聽從天帝底命令下治

國土的思想上發生的，講王室底神嚴的傳說。

在詩經時代，即周代前半期小說的傳說，可信爲確實的，止于上述；但還有許多類似這個的傳說存在着罷。論語說，『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從一方面來看，是表示這種迷信底流行。但由北方起來的漢族，爲氣候底凜烈所支配，有極其現實的思想，因此神話的空想很稀薄；種種非現實的空想，大多是產生于南國底微睡中；這似是真相。有人，疑這是先住民俗的苗族底思想。當真，現今苗族底風俗中，確能找到它底痕跡。他們比諸漢族，相信鬼神的觀念，要強烈。現在我們繙閱國時代南方底產物屈原底楚辭時，覺得很有幾處和苗族底風俗有關係。次于詩經，我們來一看楚辭。

楚辭中，有好多神話。這雖是斷片的，可是最確實的古傳說底淵藪。離騷、

天問中，織入許多古傳說。九歌，是模擬那祭祀南人所信仰的九個自然神的神樂歌

而製作的。據楚辭，日之御者叫羲和，月之御者叫望舒，雷師是雷神，雲中君是雲

神，湘君和湘夫人是湘水之神，大司命和少司命是星神，東君是日神，何伯是黃河之神，山鬼是山神。這里還有叫山海經的書，這是戰國時的著作。有人說後人取楚辭底天問偽作的，這是沒有根據的說頭。其中有秦漢時代底地名，有多少是後人摻入的；但大體，可以看作傳述先秦底古傳說的。這書，比楚辭更豐富更詳細地，纂着關於諸國的不可思議的傳說。這書底傳說，和楚辭中的比較，符合的不少。

在楚辭單見其名，那性質及關於性質的說明底不明白的，由這書表現出它底姿態的，也不少。實在，可以說是楚辭底注脚。還有一部認為那時底著作的，有叫穆天子傳的。楚辭，單只採取古傳說做詩材，雖則含有小說的要素，可不能看作小說。

至山海經、穆天子傳，已俱備小說的性質與形式。由著作底目的上來講，的確可說是小說。尤其是山海經，就海外海內諸山河所傳述的關於不可思議的動植物、人物和神的傳說，由地方別來編纂的；從一方面來看，可說是幼稚的地理書。和我們現在所說的小說，大不相同。但照中國式來講，凡記巷談俗說的都屬於小說的範

圍，那當然也可說是小說。而且，如其把格利佛旅行記和和莊兵衛故事，歸入小說底範圍，那末這書正相類，只缺少主人公，所以也可歸入同一類的罷。至于穆天子傳，已有叫周穆王的主人公；描寫這主人公，駕八匹駿馬，周游天下，和不可思議的神會見而暢飲。這比諸前者，從形式上來，表示一級的進步，成了後世底別史的小說底魁首。這兩書，可說是現在最古的小說。

周穆王周遊天下的傳說，在穆天子傳之外，也見于列子和山海經。楚辭中，也曾一見。我以為，穆王在歷史上以征伐戎狄爲事的事，見于史記；由這事，產生了這遊樂的周遊傳說。以這傳說爲骨子而大成的，是穆天子傳這小說。到了這里，傳說進一步，達到了小說底境域了。

傳說，當然不是小說家專有的。于前述楚辭之外，道家底莊子列子中，也借以作例證及說明自己底哲學上的議論的手段。陰陽家也借用了以廣播自己底說頭。只是以怪如怪、以奇爲奇，從好奇的立場上專採取了來推行的，是小說家。這麼專

門的小說家，起于何時，這當然不能確知了；但比莊子、列子、楚辭還要早得多，就已有了，這一點是可以推定的。莊子底年代，依據史記，是在齊宣王時，和孟子同時，如把屈原定爲楚懷王時人，那末屈原和莊子，大略同時，只稍稍後一點。如其陰陽家底鼻祖關衍，定爲齊威王宣王時人，也和莊子約略同時。列子這人，是莊子以前的人；但列子這書，却以爲有比莊子更新的地方。在這些之前，小說家已成爲一家，這有兩段記事可作左證。其一，莊子逍遙遊篇以『齊諧誌怪，諧曰，……』爲前置，敘逍遙這空想上的大鳥。這『齊諧』，有說是書名，有說是人名，大概是人名，同時成了書名的罷。總之，可以想像這是小說專門的書；由于這，知道在莊子以前，已有小說家底存在，而且此外也定有這類的書。其二，列子湯問篇，載着僊國、大椿、鯀等不可思議的東西底事，說，『大禹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說在禹時有此事，這當然只是寓言；但至少，在列子底記載以前，已有採錄這類小說的事實的，這可由這記事知道。那山海經，作者和年代都不詳，後人由

上述的列子底記載來附會，說是伯益底著述。以伯益爲作者，當然不可能；但在列子以前，類似山海經的小說已存在着，這可由上述的列子之文來想像而得。或者山海經是集這類書底大成的。由以上所述來歸納，莊子、列子、楚辭中所見的傳說，一方面直接採用民間底俗說；同時，別一方面，也有從這麼的小說中採取材料的。

現在進一步，來講小說和神仙說如何地接近，如何地釀成神仙小說，到近代爲止在小說中遺留着痕跡否。這，先得從神仙家底由來講起。

所謂神仙家，是一種變態的精神修養法。他們是以保持性命底天真爲主眼，以求超脫生死的。要無念無想，等視生死，胸中毫不感到一點驚異；這，要修養到這麼的方術。由那出世間的思想，認識那有人類以上的不可思議的神通力神仙底存在；人們如其努力修養，是可以到這境地的。

神仙家底先驅者，是方士。方士起于何時，幹點什麼事，這未得其詳；據我考

察，是戰國時代底產物，以法術迷惑俗家的一種術者。齊威王宣王時，騭衍以陰陽之說見重于諸侯間；蔓延到燕齊底海濱的方士，都把他底說頭附會自己底法術，唱導神仙之說。據說，勃海中有蓬萊方丈瀛州的三個神山。離開人間雖不遠，困難的事是，當要達到這島時，風會把船飄去。那島中住着仙人，有不死之藥。那邊底東西和禽獸，都是純白的；宮殿是用金銀造的。從遠處望，有如雲章；一接近，三神山反在水下，不易到得。齊威王宣王和燕昭王相信這說頭，曾有使人求之的事。其後，這說頭漸漸廣播，到秦代，始皇帝使徐市（又作徐福，『市』『福』音通。）帶了許多童男童女，往海中求不死之藥的故事，是最有名的。這麼，神仙家便成立了。史記封禪書中說。成爲神仙家成立底原因的陰陽家，是怎樣的？這原本發于天文學，加上了民間俗說的天地妖異的傳說，再以空想附演之，這便成功了。騭衍，是它底開山祖師。是天文和小說底混合說，所以神仙家底神仙之說，間接受了小說底影響。這說頭底要素中，的確溶解着小說。

再從別方面來觀察，神仙家不獨從陰陽家那面，從道家那面也受了影響的。那不老不死之說，便是從道家底養生論上來的。道家底養生論，是要保全人底天真，要免除外物底誘惑，要去形骸而入于靈的生活。這里，當作修養底標的的，是假想一個不老不死、不爲物傷、神通自在、超然物外的理想的人物。這是真人，或叫神人。老子底思想，便到這里爲止了。他把理想的人物叫作聖人，就是假定人類中有最高之德的人格。到莊子，稱爲至人或真人、神人。這稱謂底變化，可以知道漸漸成爲超人的底過程。這顯示一條徑路，是遠離人界而入山，終至昇入空中。例如莊子達生篇說：至人潛行不塞，蹈火不熱，行于萬物之上而不戰慄。進一步，便產生神山神人之說。莊子逍遙遊篇說：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如雪，美如少女，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輓龍，遊于四海之外；其精神凝固，外物不能傷，有熟穀物之力。如這記事，已形成一種神仙說。『藐姑射之山』，列子作『列姑射之山』，山海經中也有『姑射之山』、『北姑射之山』、『南姑射之山』之名，所以這大概不

是莊子列子空想出來的山，是採取民間底傳說，道家的地修飾過的罷。某山有某神的傳說，山海經中很多，所以上述的藐姑射山的話，怕是莊子採用當時民間底傳說的。總之，這神人說，可以看作道家受了小說家底影響而成立的。神仙家之說，那神仙的要素是通過道家的，那神山的要素是通過陰陽家的，都間接地受到小說底影響而成立的。

但小說家所說的『神』，和神仙家所說的『神仙』，性格不同。就是小說家底『神』，是天地山川之精，或死人底靈魂，留在這世間，成了神的。是多神教的迷信。楚辭和山海經的神話，都有這性格。神仙家底『神仙』，它底觀念底基礎，在於人間。人間最理想的崇高的，是神仙。這神仙家底思想，後來影響到小說，不是使單講怪，是使謳歌非現實底美。例如西王母底傳說，山海經中說，『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是一個怪神底姿態。莊子說：西王母得之（道）坐于少廣山，不知其始，亦不知其終。就是由道

底力，保持無始無終、永久的性命。多少附着神仙的性格。但至于以爲魏晉時之作的漢武內傳，西王母實是常作美麗的女仙在描寫的。王母乘紫雲的輦，駕九色斑龍，從五十天仙，身佩分景之劍，戴太真晨嬰之冠，降臨武帝底宮殿。年僅三十，不高不低，有世間稀見的容顏，真是靈人。再看後世繪畫中的西王母，實是當作道教神仙中底女王的，可比諸佛教中的觀音。但追溯她底原始，是人狀豹尾的怪神。

後世道教之說，如五代時的集仙錄，說着王母即龜山之金母，西華至精之氣化生金母。生而即能飛翔，處于極陰，方位配于西。……蓬髮虎齒之姿，非西王母之真形。這麼說着來辯護。看了這個例，可知神仙說如何美化那鬼神傳說，給小說以影響，對增進那藝術的價值及有力了。實在，說小說待有了神仙家才前進一步，這不是過言。小說待有了這個，增大一種幻想的美觀，便更能伸其驥足了。

神仙說漸漸盛行的秦代和漢代底小說，現在確實的已不存在。署名爲漢代底東

方朔或班固作而傳于今的神異經、漢武內傳等小說，大概是魏時之作。我們對於這立論的，最重要的這時代底資料底缺乏，很是遺憾；但由一個確實的書目充實這間隙底一部，也可朦朧地知道一點消息。這是現存漢代唯一的書目漢書底藝文志。在當作小說列舉着的書目中，可以知道由道家及神仙家底說頭導入的書，占過半數。那道家的小說，怕充滿着神仙說，這且不講；那神仙家的小說，當然充滿着神仙說。

封禪方說十八篇（班固底自注：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之事，爲未央之術。」既然說「術」，當然不是哲理；所謂道家，可看作神仙家。）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班固底自注：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以上，可以看作是成于神仙家之手的小說。尤其是虞初周說，明記着是方士之作，是篇數九百餘的大著述，所以定然包括許多神仙譚。又後漢張衡在西京賦中說，「小說九百，本自虞初」，便是指這書，這可以知道這對於小說底發達是如何地

有力。因此，漢代神仙家對於小說發達史的關係，也可推測了。

到魏晉南北朝，現存小說神異經、海內十洲記、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漢武洞冥記、拾遺記、搜神記、搜神後記、述異記、枕中書等，都是虞初底流亞，是神仙小說。這時代底小說，大底以神仙說做根抵，此外的小說便很少了。到了唐代，小說漸漸發展，種類也多了，實事小說也得了勢力，但神仙的要素可並不稀薄。遊仙窟、枕中記、南柯記、杜子春傳、柳毅傳等，都是神仙小說中的傑作。神女傳、龍女傳、靈應錄也都是這一類。

宋元以來，戲曲小說發達，神仙劇和神仙小說，還是很多。如元代戲曲中，有誤入桃源、任風子、張生煮海；小說方面，有清初之作的女仙外史，或是那時之作的封神演義，清中葉之作鏡花緣等。此外，聊齋志異之類的短篇小說集，往往看到神仙的故事。雖則沒有描寫神仙的小說，可作品中充滿神仙的氣分的，很多。如三國志中孔明底人格，神仙的地在描寫的地方很多；有名的三顧茅廬一段，全然是神仙

的。西游記和水滸傳中也有。就是清代第一的實寫小說紅樓夢，也映着神仙的幻影。如開卷第一回，記述作書底緣起底夢幻的，又如第五回夢中女仙引導賈寶玉知道春情的一段，便是好例。又清末描寫地方官底惡政的老殘遊記（從第八章到第十章。）那申子平在山東省深山的仙鄉碰見隱者作神仙譚的一段，也如夢如幻地描寫了出來。這些，雖則似與其他寫實的部分不很調和；但在我，總以為中國小說家底神仙愛好癖，動不動，便要露出芒角來的。詳論這個，不是本文底目的，姑從略；總之，各時代的中國小說，都印着神仙說底影子。時代越後，現實味越濃，神仙味便漸漸稀薄；但也不得不驚異這種思想是如何地根深蒂固。

不獨小說，要理解中國文藝底真味，比諸漂在文化底表面上的儒家底現實的思想，更當注意在它背後活動的道家底超世的思想。這里，是我試着略敘一下小說和神仙說底關係，不外介紹其一端罷了。

關於『目蓮救母行孝戲文』

倉石武四郎

在清代學術所放的光彩中，我們不能忽略了目錄、校勘、輯佚諸學底發展。但這平常總只限於經史子集的老套頭；那些爲正史底『藝文志』以及四庫底箸錄所鄙棄的南北曲之類，卻沒有着手。直到清室淪亡之前只三年，才在戲曲中也有了目錄樣的目錄。王靜安氏底曲錄便是。（有光緒三十四年序的，作藝風別鈔收入曲苑中，這是未定稿；定稿，這須依據有宣統元年序的晨風閣叢書本。）曲錄出世後十四年，胡適之氏希望他修改，而且要求在每曲目之下，注明存佚。（見努力週報增刊讀書雜誌第七期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如其這能實現，後學所受之益當更多多。但單是這樣，這說起來，還是朱竹垞底經義考之類乎的東西；要希望章宗源

底隋經籍志考證那樣，這還多着隔靴搔癢之感哩。

想把萬歷年間編輯的元曲選與崇禎年間刊印的六十種曲當作唯一的寶典來編述元明底戲曲史的時代，這已經在過去的夢中消滅了。應當跳過因衰亡而編纂了的形骸，而去觸着生動的元明曲的時代，是到來了。現在介紹了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這要一問元曲選這鼎底輕重了。甘於六十種曲本與暖紅室刊的白兔記的學界，也不許把那與這幾有別本之感的富春堂刊本的白兔記，束諸高閣了。又況有俄都有宋版劉智遠傳的風聞；這不將使我底心跳躍了嗎？將來的學界，當傾其全力，去輯集異本，作相互的校勘；一方面，去掇集曲譜等所徵引的佚曲，以圖復活。曲錄底考證，實在須努力到這程度。

例如我這裏想介紹的『目蓮救母劇』，雖則風行民間，就是中國舊劇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卻學術的研究上是並沒有爲人齒及過。我想這當作我所謂『曲錄考證』底一種資料，實是最適當的。

目蓮救母的名稱，似乎載在黃文暘曲海（乾隆四十六年，編於揚州。）底目錄中。據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所轉載，是列入明人傳奇六十六種古本無名氏可考之部底最後的。梁廷枏曲話（卷一；道光四年撰。）與支豐宜曲目表（有道光二十三年序。）中所見的，更是轉抄李氏的。王靜安曲錄（卷四）也是根據李氏的，只在下面添上『一本』二字。此外傳奇彙考（似在乾隆手裏，和曲海相前後撰成的。）卷一（傳抄本無卷數。今據民國三年古今書室石印本。）龍華會之條，與焦循劇說（嘉慶十年編。）卷五中有目蓮記和目蓮救母劇的名稱，但都並不是特地論述這戲劇的，所以也許不會見過劇本。

我偶然藏有着這戲劇底木刻與石印本。木刻本，是上、中、下三卷三冊。雖則是清朝中葉以後所刻的坊本，但幸而毫不損壞明板底底子地模刻了的。內封面上是：出像音註目蓮救母勸善記，裕德堂梓。一看上卷底首頁，是：——

新刻出相音註勸善目蓮救母行孝戲文卷上

新安 鄭之珍 編
金陵 富春堂 梓

在中卷，編者是這麼署的：——

高石山人 鄭之珍 輯

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小二十四字。曲，大字，單行；白，小字，雙行。

富春堂原刻的傳奇，我所見的，有劉智遠白兔記、趙氏孤兒記（京都帝國大學藏。）與蘇英皇后鸚鵡記（神田氏藏。）的三種；它底款識，完全和這一樣的。富春堂，是明末南京姓唐的書肆；丁氏八千卷樓書目（卷二十）中，也見有富春堂雜劇二十八卷之名。日本所曉得的，那和刻古今事文類聚底原本，正是金陵唐富春子和的刊本，『有萬曆甲辰（三十二年）孟春之吉金谿唐富春』云云的識語。順便說說：『事文類聚封面裏面的一張上，有亮采堂唐惠疇的名字，那同在萬曆年間出版傳奇的和金陵底書肆世德堂，都是姓唐。還有件有趣的事：『事文類聚底版心中所刻的德壽堂』

的名字，就是暖紅室覆刻的拜月亭記底原版。醉於萬歷底昇平的江南人士，如何地歡迎傳奇底出版，這可以想像了。

石印本，是民國八年上海馬啓新書局發行的。在馬啓新書局主人底敍之外，載着光緒二十年主江南試者姓馮的人底原序。由此看來，那時候似乎還有一個舊的石印本，內容，是和富春堂本一樣的；但毫無理由地把原本三卷的東西分爲四卷，而且到處增減，所以不能推爲明刻的。

『目蓮救母』的傳說，就是講孟蘭盆底由來的；佛說孟蘭盆經與佛說報恩奉公瓦經中所見的故事，便是這個。目蓮在祇園精舍才得神通力的時候，便因爲想濟度父母以報答養育之恩；偏走世界，一看，他母親是陷入餓鬼道了。立即把鉢子盛了飯，去供奉他母親，——哪知，那飯，忽然變成了火。目蓮哭着，告訴釋尊。釋尊教他個救濟策：以七月十五日自恣之際爲期，把盆子盛了百味的飲食，去供養十

方僧侶。果然，他母親因爲這椿功德，解脫了一劫餓鬼之苦，目蓮底悲哀也消滅了，一切衆生也都高揚歡喜之聲了。年年的盂蘭盆供養，是這麼創始的。

這短短的傳說，到成爲戲劇，有了上卷三十三折、中卷三十五折、下卷三十四折，通計百零二折那麼長。王舍城中有叫傅相的佛教信徒，因了精進供養之德，容許昇天了。那時候，他對妻子劉氏與兒子羅卜誠言道：要一直遵守精進，不斷供養。有劉氏底阿弟叫劉賈的，唆誘他姊姊破戒；但羅卜，是不遜於他父親的信徒，礙手礙脚，便借個口實叫去做生意了。在他不在家的期間，劉氏漸漸墮落了。還有不忍見聞的事：對於爲忠告而來的僧道，叫他們吃狗肉餡子的饅頭，而且終於一個不剩地趕走了他們。並不曉得這些事情的羅卜，靠了觀音菩薩儲蓄了些錢，過了三年，回來省視。上卷完。

到了中卷，羅卜曉得了他不在家時不好的行然，諫他母親，但母親，早把狗底骨頭埋在園裏，總是解辯。土地之神發怒了，忽然把地裂了開來，把骨頭都顯露了出

來。這麼劉氏失色倒了；她底靈魂墮入地獄了。那剩着的羅卜，由於觀音底托夢，曉得了母親底呵責，只有到釋尊那面，才可設法解脫；於是他把朝庭底恩賞，定了的婚姻都丟去，出發到西天去。到西方去的路上，遇着許多的困苦。觀音爲保護孝子，先鎮伏了當時第一強暴的東西白猴精，在他頭上箝了金箍壓住他，叫他做羅卜底嚮導。過了黑松林、寒冷池、火焰山的難關之後，到爛沙河，爲河主沙和尚所計算，墮入河中，終于靠了觀音底法力，虜了沙和尚來：這才能恭恭敬喜地到西天。中卷，在這小團圓上結束。

看了這一段，便誰都要想起熟識的西遊記。西遊記裏的猴子也是強暴者，曾經大鬧天宮過，但終於爲如來鎮伏，到三藏取經的那天，才能伸出頭來，做他底嚮導。尤其是西遊記第十四回，三藏底母親，在夢裏人家給她嵌金花帽，猴子要，於是給他戴了，三藏唱起緊箍咒來，帽子砌籠來，猴子哭了：這一段故事，的確是這戲劇中的金箍底藍本。爛沙河的故事，在西遊記上，是第二十二回的流沙河：怪物沙悟淨

和猴行者及豬八戒戒戰，結局，是由觀音底裁判，大家和睦了，沙悟淨剃髮做沙和尚！這麼地，這一段底許多記事，都是西遊記底翻案。不，實在叫羅卜去西天，便已是翻西遊記底案：這是無可疑的事。

下卷，始於在如來那邊，目蓮底修行。這一卷，是把目蓮找尋母親走遍地獄這全篇底主目，和目蓮『在家』時定婚了的曹氏女底守節這艷麗的場面，二幕三幕地交相顯現出來。這比諸前兩卷，話也有趣，情節也緊張了。當曹氏底主人，奉命到西邊去綏撫了的時候，夫人（就是女兒底繼母）強迫她改嫁。女兒，便決意偷偷地斷了俗緣的黑髮，到了尼姑庵裏去；到如今，已有十六年之久，在靜心修行了。在這相同的十六年間，目蓮以努力修行，結果，得了就是地獄也可以自由通行的神通力。原本地獄，是由十殿成功的：第一殿是刀山劍樹；第二殿是磨磨碓春；第三殿是鐵牀血湖；是漸漸地『難受』起來了。到了第十殿底定身畜產，便被宣告『來生向畜生道』了。是這麼組織的。目蓮找尋母親，到第一殿，母親已正巧護送到第二殿

去了；立即到第二殿，已正巧引渡到第三殿去了。這麼着，一直趕到第五殿，終於會不見；於是哭着，回到如來那邊去，請他設法。爲如來所鼓勵，立即到第六殿阿鼻地獄去，正巧是四月八日的龍華會，地獄裏的釜也有了蓋，罪人都停留着在。請求會見，果然母親在着。便拿白白的飯供奉母親，當母親還沒伸出手來的當兒，被旁邊的餓鬼奪去了。改把如來給與的黑黑的飯拿出去，餓鬼以爲是鐵屑，沒有伸出去，這才能充了母親底飢餓。但這相逢也不久，兩個人被分開了。母親終於在第十殿上，宣告變狗了。因爲想念母親，重新回到這世上來的目蓮，得了觀音底顯示便伏在一個打獵場上，認到了追隨着自己的一只小狗。這定是母親底轉世。伴着回來的路上，照例走過一個尼姑庵旁邊，小狗忽然跑進庵裏，咬牢了尼姑曹氏底衣袖不放。兩個人因爲小狗底引導，才大家知道了姓名，但都已是歸依佛門的身子了，當然不外乎冷澈澈地分別了。這麼，目蓮已十六年不到家裏了。回到了家裏，爲母親，於中元七月十五日，開盛大的盂蘭盆會，那尼姑也下山來參與。由這

功德，救了這麼的母親的罪，全家享受昇天的幸福。這是下卷底結煞，就是全篇底大團圓。中卷翻案西遊記的作者，下卷末煞，由打獵場的狗引導會見定婚過的人這一節，也使我們覺得是翻案劉智遠白兔記的。在白兔記，別了母親的兒子，十六歲上，出去打獵，在鄰近處迷了路；正在追趕着忽地間出來的白兔，偶然在井邊發見了倒着在的女子，去救她，一看正是自己底生母。

關於題爲這劇底作者的鄭之珍，此外毫沒一點材料。但由於以上的敘述，由這劇中的白兔記及西遊記底影子上來看：其中年代久遠的白兔記是不消說；西遊記底著作年代，也可以作限定這劇底年代的一個目標。原本，西遊記自身，也是自宋代以來不絕地在發展的，所以這系統底哪一點上發生了支系，這是問題；我認爲是有了嘉靖慶間（公歷一五二二年至一五七二年）吳承恩撰的現在的小說西遊記之後的事。至少在萬歷年間（公歷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一九年），『西遊記』的故事已風行民間。

且看金瓶梅（第十五回），描寫上元底燈市，有着『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倒看這擲鐵鈞遊脚僧演說三藏』的路頭大書，便可明白，正是劇作者把來嵌進去以引起觀客底興味的絕好的資料。更進一步來講，把西遊記演為劇本，已是有了的事了；用那怪物底翻筋斗，弄通天棍以喚起觀衆底興味，這也許已為劇作者所採用也未可知了。把那故事底情節來對照，毫無理由可以阻礙我上述的推測。我仍舊推定為吳承恩西遊記以後的創作。

傳奇彙考中，介紹着叫龍華會的劇本。（這劇本，雖則不曾聽到過有傳本；但幸得有康熙五十九年序的南詞定律卷二『正宮過曲』卷三『道宮過曲』中，都保存着一曲。其一，轉載於乾隆十一年刊九宮大成南北宮詞譜中。）情節，大概是：住在王舍城的龍襄死後，妻子金氏，為她底阿弟金蜚所唆使，趕出她底兒子龍瑞，幹殺生的事，因果相積，終於墮入了地獄。龍瑞，為了母親底供養，到天竺靈鷲山去，禮拜釋迦牟尼，起法名叫捷連。在修行中，看到母親底輪迴底惱悶，於是巡

遊地獄，啊，哪知已由第十殿底宣告，快要墮入畜生道了。後來，以龍華大會的功德，救了轉來。定婚了的守節的華氏女，也同昇極樂。瑞龍與華氏，那『龍』和『華』，是由龍華會而來的；但與彌勒下生經底龍華會，是沒有關係的，全然是目蓮救母底翻案。關於這劇本底作者，彙考底本文上說『不知何人所作』；但在總目錄（石印本無，惟傳抄本有。）上，卻說是明王翔千（字起鳳，太倉人。）。這就是，目蓮救母，到王翔千底出世，很是流行着。實在，不必援據這證據，就是在曲海底目錄中，也被放入明人撰古本中；又富春堂刊本：把這兩者合起來，便可以斷定是萬曆中出版的。

這劇本底體制上，可注意的地方，有好幾點。

先看劇名，我直到如今所見過的劇本，都是如白兔記、趙氏孤兒記等用『記』字的；——獨這一本，用『戲文』的字樣。這是第一。

第二是卷數。南曲，普通分上下二卷，或者分爲倍一倍的四卷。例如殺狗記，從第一齣到第十八齣是上卷，從第十九齣到三十六齣是下卷。上下底分別，全然只是分量上的二等分，毫沒本質的差別。但這劇本，由上中下三卷而成，每卷都記着第一折至第三十幾折。而且每卷卷首，都有敷演場目和開場；末了，敘述這一卷底梗概。那終結，上卷是出門去的兒子底歸省；中卷是到西天去的傅羅卜底謁見釋尊；下卷，不消說，是孟蘭盆大會中，親子夫婦大團圓；每卷，都有中國劇本終局底要素的團圓，成一種全然有機地能夠獨立的形式。借用新名詞來講，可以說是『三部曲』。元曲中常常看到的一本四折的雜劇，都是幾本連鎖着的形式；所以這也可以叫作『三本傳奇』。因此，王氏曲錄中特地添上的『一本』這兩個字（幾本的定義，原本因人而不同的。王氏所用的意義，是指把西廂叫作五本雜劇時的五本而言的。）應訂正爲三本。尤其有趣的，是上卷第一折中說：

〔末〕且問今宵搬演誰家故事？

〔丙〕 搬演目蓮行孝救母勸善戲文，上中下三回；今宵先演上回。

又下卷底最後說：

詩曰 目蓮戲愿三宵畢， 忠孝節義四字全。

像煞打算每一卷搬演一宵這件事，是最明白在說，以實演爲主的這戲劇底特色。這是第二。

第三，是脚色。在普通生、末、外、淨、丑、占旦（貼旦底略寫）、二旦、小之外，有稱作『夫』的。所謂『夫』，像是夫人底略稱，始終扮母親的劉氏。普通由生和旦底對話，漸漸把情節搬演出來。這劇本，當快完結的時候，年青女子也出場了，但在全劇中活躍的女子，卻是老太婆，沒有旦的脚色。在這劇本中，旦角被貶爲極卑下的女用人，卻代以普通扮老旦到中央才出來湊湊的夫人。這例，就是同是南曲中也有，那萬曆丙戌（十四年）（公歷一五八六年）德堂刊裴淑英斷髮記（神田氏藏），用『夫』的名稱；又前面講到過的富春堂刊蘇英皇后鸚鵡記中，稱周王爲『周』，

稱太子爲『太』：這，都很可以幫助這例底解釋的。單在整理得很漂亮的當作讀本用的六十種曲上，無論如何不能曉得的『傾向實演』底研究，須得從這要的資料上來着手哩。這是第三。

第四，梁插話。原來北曲是以曲詞爲主的，而且折數也少，所以全篇幾乎都是用曲底力量的；要有南曲那麼的長度，這便結構底工夫，極爲重要了。要使觀衆不倦怠，這務須把幕弄短來，交換着人物，使新新眼睛，掛着希望在前途。有時候，加以和演搬的故事毫無關係的滑稽的幕，醒醒看客底倦怠。例如日本底『能樂』（註一）常常加入『狂言』（註二）便是。這戲劇，實在是最好的例。上卷第十四折是尼姑下山，第十五折是和尙下山，這些和本文毫無關係：這由中國戲劇史上來看，實是很寶貴的史料。以點板時尙崑腔雜曲標榜的醉怡情（康熙年間編成的罷）底最後，把孽海記底『僧尼會』列入弋陽腔；綴白裘（乾隆中）六集中有孽海記底『思凡』，七集中說起孽海記底『下山』（六集目錄及插畫中，都把『思凡』算作梆子腔。但

本文底體裁，全然和梆子腔不同，是崑曲體。所以不能採用目錄底說頭。我疑心：怕當時，用梆子腔也演過『思凡』過，所以招致了這錯誤。又納書楹曲譜外集卷二，把『思凡』當作時曲，補遺卷四，把『僧尼會』當作時劇；就是在遏雲閣曲譜中，也載孽海記底『思凡』與『下山』；在戲考（第二十四冊）中，也有『思凡』一名『小尼姑下山』。總之，這很可以明白，是最膾炙人口的唱曲之一。其中醉怡情底『僧尼會』和綴白裘底『下山』，單單『說白』有繁簡，以及曲的方面各有二三異同之外，可以說是全然一樣的。雖則原來的弋陽腔，是江西底別調，但這在嘉靖年代已經消滅了；後來譚綸將軍輸入崑曲系統的海鹽底聲調，才復興了（見玉茗堂全集卷七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所以和崑曲有大差別，也是不足為怪的。目連救母底『和尚下山』，大體上也一樣的，調子，實近於醉怡情。只最後是短了，這大約由於目連劇實演的關係上改削了的罷。如其確係如此，那末孽海記，比諸目連記更早存在着了。和綴白裘底『思凡』相稱的，醉怡情中沒有，應直接着目連記底『尼姑下山』；但

這兩者，除外某一部分，全然是異樣的東西。情節，大體上一樣，但綴白裘底羅漢等，這里沒有，全然是獨唱的。尤其是，在綴白裘底開頭，有

〔佛曲〕

昔日有個目蓮僧，救母親臨地獄門；借問靈山多少路，十萬八千有餘零。南無阿彌陀佛！

的一曲，唱目蓮的傳說。或是因為目蓮底這種傳說，早已有了，甚至於作小曲了，所以目蓮記底作者，特意抓住了這一點，一來把這一曲改作的；或是以目蓮劇中的插話爲本，由後人底改作，來製作這一曲的：這其間的事，已是無可考證，不能下什麼結論了。但是相互間有着很密切的關係，這是無可動搖的事實。單就目蓮劇來講，別幕底曲和這兩幕，趣味完全不同：看了這一點，我便以爲，孽海記不是這時候創作了的東西，是借用大家都曉得的插話的。這劇中，上卷第二十九折也是插話，插着爲逃避兵燹而女裝了的老頭子，騙弄路過的好色的和尚的事。總之，這劇本，就是在這一點上，也最顯著地發揮實演的性質的。這是第四。特徵，大約如此罷？

(註一) 譯者按：日本底『能樂』，也單叫作『能』。創始者，爲足利義滿時代，觀世世阿彌。起初，是神前底雜唱，集當時各種舞容音樂底大成，後來成了將軍家底式樂。舞容，保持着演劇發達底初步的單純的形式，但這單純的形式中，儘發達着簡古優雅的國民的趣味。伴着的章句，是『淫』，取材於神話、歌書、軍記等而修飾之。伏古，有千只以上，現存的只四百之數了。伴奏的，爲笛、小腰鼓、大腰鼓等。

(註二) 譯者按：日本所謂『能狂言』(即能樂中插以狂言)，是當奏能樂底各曲之間，插以狂言，以諧謔爲主。

明曲，當萬曆年間，『讀曲』和『演曲』底分科，很是厲害。

自蓮救母，如上所述，全然是近於實演的；一方面，像劇名所顯示的那麼，掛上

『勸善』『行孝』的大招牌。說到他底文章，作者自己在卷下底第一折中白白道：

詞華不及西廂艷，但比西廂孝義全。

——不，所謂『不及』，還只是比較之詞，有點吹牛之嫌，實在只是連續了一些那麼平凡凡的詞句。這兩點是相倚相助的：便是中國人把最注重的道德，用極平易的文辭來鼓吹。所以這劇本不論在地理方面（空間），在歷史方面（時間），都是很風行的：這是太當然的結論。原本，要找中國劇風行底證據，是很困難的事，關於這劇本，幸得有神田、青木諸氏底指教，可以介紹一點。最早的，清董含等鄉齋筆（原書未見，據古今筆記精華錄所引。）中有着這麼的記載：康熙二十二年，想與臣民共樂太平，特發內帑一千兩，於後宰門設高臺，命梨園搬演目蓮傳奇，而且用活的老虎和象及馬。劇本中，觀音變化為老虎，又因為試羅卜底心，也有老虎出場，這些如其都用猛獸來演，這麼小題大做不是可驚的事嗎？又乾隆初年，張敏文作，用於內廷宴樂的劇本中『勸善金科』的曲，就是採取目蓮救母的（見葉煥彬部園北

遊文存)。我還沒見過那劇本，九宮大成南北宮詞譜所引，如

禮世尊爲法更亡身，救母氏探幽還歷恐。（卷四，仙呂桂花徧南枝。）

這麼明明含有目蓮底故事的曲也有。這種的曲，都是以當時風行的劇本爲本的，這也可以作目蓮劇風行的一個證據。尤其有趣的，是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五）中，那安徽風俗中目蓮戲的一項。說安徽蕪湖道涇縣附近的各村，有每五年或十年，雇南陵底伶人來演目蓮劇的習慣，這叫作『平安神戲』。大抵是在冬季夜裏，從太陽落山到第二天早上太陽出來，或者一夜，或者三夜五夜七夜，普通是三夜完結。第一夜，是演目蓮底父親富相（劇本中作傅相。）救濟貧民的一段；第二夜，是演東方亮底妻子縊死的一段；第三夜，是演目蓮底母親劉氏遊十殿的一段。這三夜底搬演，正和前述上中下三卷底組織一樣；只是所謂第二夜東方亮底妻子的事，我所藏的劇本中全然沒有，大概是由什麼通行的戲曲補入的罷。那記事中有打渾戲『小尼姑下山』的一齣，這正合於劇本中的『尼下山』；但那打渾戲中的黃媽媽偷雞和技術的『盤戮』

『盤彩』等，這劇本中也沒有。介紹一點插話的我底敘述，這裏又來加上了一段閑話。當作較近的腔調，見於戲考（第二冊）的目蓮救母，只有昇六殿的一齣。那頭上的說白，是稍稍不同的：目蓮底母親，原本是佛教徒；後來，因為丈夫兒子都出家了，很是難過，所以便自暴自棄，做出那些壞事來。（第三冊中，有滑油山。）

就是在現在，不論通都大邑或是僻壤之區，常常在搬演目蓮戲底全本（似乎也有省略的目蓮戲。），或者其中的一段。某劇評家，曾經由舊劇中，特地選出這劇本來，以供創作新劇的資料。

欣喜目蓮劇底盛行，同時不可不考慮的，是它底墮落。原本，實演的戲劇要維持藝術的獨立，是很困難的；在很多的時候，都屈服於看客底希望之前。例如，即使作者有文藝的理想，但為要教給世人以和這不會有關係的勸善行孝，不能不拋去自己底主張。這是中國劇底通有性，也是所以不深刻的原因。雖則是無理的，總要能夠讓喊好，不然，便把觀衆底希望打斷了。就是這劇本，如其更進一步，使母親

底罪惡徹底來；現在卻在將要成功的地方，忽然換過調子，比較早地悔悟了，以親子底愛情來救濟，這樣，對照底閃光便不強烈了。正如琵琶記上，蔡伯喈底情節總感到笨拙，這是因為蔡伯喈歷史上的人格在做鬼一樣；以為目蓮尊者底母親是這麼的惡婦這觀客底有力的觀念，早挫了作者，把苦心處坍塌了。如龍華會，當母親變狗這悲慘的一幕，沒就此收場；至於戲考上的目蓮救母，說母親底罪，是因誤解而生的，這麼的動機地在解辯。又況，把插話和技術弄得很多而且很精妙，用以喚起觀衆；這實只是一種應酬了。

爲要考證曲錄來弄舊刻本的我，這是意外的事，把這和現在在實演的戲劇對照起來，不得不使我感到正是在墮落。

關於燉煌遺書『目連緣起』 『大目乾連冥間救

母變文』及『降魔變柙座文』 青木正兒

燉煌遺書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及降魔變、柙座文三卷，是學友岡崎文夫遊學巴黎時，就伯希和氏帶來的燉煌遺書中謄寫了帶回來的。我借來一看，都是一種『語物』（Katarimono）（譯者按：日本所謂『語物』，是指附以曲節而朗誦的東西；在我國，北方底鼓詞，南方底彈詞，是代表的『語物』。）體的，對於吾黨是很重要的新資料。因此請於岡崎君，在這里來介紹一下。

記得十多年之前，吾師狩野直喜先生，說西遊時，在英國博物館裏，從伯希和氏帶來的燉煌遺書中謄寫了帶回來的孝子董永傳、季布歌二篇底斷簡，說這是可以看作彈詞底先驅的重要的資料，將這意見在藝文雜誌上發表過。（中國俗文學史研究底

材料下；收錄于近刊支那學文叢中。）（譯者按：狩野直喜那文，發表于大正五年三月藝文七年三號，本文作于昭和二年五月發表于同年十月發行的支那學雜誌第四卷三號，所以說十多年前。）當時我看了先生文中所引的斷片，實懷疑先生底意見。單單這一點，我以為只是民間鄙俗的敘事詩罷了，斷定這是類于彈詞的『語物』，實缺少體例上的要件。後來，曾有一個機會，把這事請益先生，先生底回答是，『固然不能一定斷言是『語物』，可從那歌詞底鄙俗上來看，和普通的敘事詩不同，所以我以為怕是彈詞之類罷。』我可還迷而不悟，在支那學雜誌上略敘語物底源流（收錄近刊拙著中國文藝論叢中。）的時候，也對這存疑的。現在一看到目連緣起以下三篇首尾完整的東西，十年來的疑問，煥然冰釋了。而且欽佩吾師底炯眼，慚愧我底迂愚而疑深。但把不合衷心事囿圖吞棗，這在我底性格上，是難耐的苦痛；又懷疑着，也感覺悶在胸中的苦痛。單單這一點，能夠冰釋這疑惑的心情底爽快，真是舒適。現在，想在這裡講這喜悅，並不是叫做『研究』的一本正經的

東西。

我現在並不想對於這三篇底內容，加以這是出于何經、加上了怎樣的俗說的議論。因為這在我沒甚興味的。我在它底體例上，倒有興味。就是這三篇，都是以稍稍鄙俗的敘事文來敘述，其間處處插入七言或六言底鄙俗的敘事詩。這體例，與其說有類于後世底平話、小說，不如說很類似彈詞、鼓詞。下面，爲表示體例，試節錄目連緣起底冒頭。

昔有目連慈母，號曰青提夫人。住在西方。家中甚富：錢物無數，牛馬成羣。在世慳貪，多饒煞害。自後夫主亡後，而乃窮居；唯有一兒，小名羅卜。慈母雖然不善，兒子非常道心。（中略）一日欲往經營，先至堂前，白于慈母，『兒擬外州經營求財，待奉尊親。』（中略）孃聞此語，深愜本情；許往外州，經營求利。一自兒子去後，家內姿情。朝朝宰煞，日日烹胞；無念子心；——豈知善惡。（中略）不經巡旬日之間，羅卜經營却返；欲見慈母，

先遣使報來。慈母聞道兒歸，火急鋪設：花幡遶遶，院庭縱橫，草穢狼藉。一兩日間，兒子便到，跪拜起君（按：君疑居之譌。），『自離左右多時，且喜阿娘萬福！』阿娘見兒來歡喜，『自汝出向他州，我在家中，當修善事。』兒子一日行到鄰家，見說慈母日不曾修善，朝朝宰煞，祭祀鬼神，三寶到門，盡皆凌辱；聞此語，惆悵歸家。問母來由，要知虛（按：疑脫實字。）。母聞說，已怒色向兒，『我是汝母，汝是我兒，母子之情，重如山岳，——出語不信，納他人之困詞，將為是實。汝若今朝不信，我設咒誓願：我七日之內病終，死墮阿鼻地獄。』兒聞此語，兩淚向前，『願母不賜噴容，莫作如此斯咒誓！』慈母作咒，冥道早知；七日之間，母身將死墮阿鼻地獄，受無間之餘殃。（中略）慈父已生于天上，終朝快樂逍遙；母身墮在阿鼻，日日唯知受苦。

目連慈母號青提，本是西方長者妻，——

在世慳貪多煞害，命終之後落泥犁！

身臥鐵床無暫歇，有時驅逼上刀梯，

推島磴磨身爛壞，遍身恰似淤青塗（按：島當作搗。）。

于是目連見於慈母墮在地獄，遂白佛言如來，請陳上事：——

『慈母前生修善，將爲死後生天，——

今且墮在阿鼻，此事有何所以？

目連雖證羅漢，神通智慧未全，

不了慈親罪因，兩淚向佛啓告。

神通弟子目健連，攝步登時白佛言：

唯願世尊慈愍我，得知慈母罪根源。

母在世時修十善，將爲死後得生天；

自從一旦身亡後，——何期慈母落黃泉。』

于是世尊聞，喚目連近前。

『汝今諦聽吾言，不要聰聰啼哭。』

『汝母在生之日，都無一片善心，終朝害生靈，每日欺凌三寶，自作自受，非天與人；今既墮在阿鼻受苦，何時得出！』

『我佛慈悲告目連，不要忿忿且近前。』

汝母在世多煞害，慳貪廣造惡因緣，

三塗受苦應難出，一墮其中萬萬年。

自作之時還自受，有何道理得生天。』（下略）

其他二篇，也是和這同樣的體例。

這種東西，可以斷定是且說且唱的。我可以列舉下列的幾個觀察點。（一），

敘述對話時，往往不用『曰』『道』『說』等助動詞，直接記述對話。這和普通爲了誦讀的小說、記事文等不同的地方，這是因爲由於口演者底口調便能區別對話者

是誰的緣故罷。(二)，如上舉文例近末了處的世尊底對話，有『汝今諦聽吾言』云云用韻文來講，接着用白話來講，又用韻文來講，這麼的體例，是小說和平話中所不見的，實類似戲曲底體例。就是可以推測，是運用『白』和『唱』的體例。

(三)，以這體例比諸宋元底平話、小說之類，韻文底運用法不同。就是那並不是單作修飾敘述用的，是和散文相並，立在分担敘述底一部分的重要的位置上的。這和後世底彈詞、鼓詞極相類似的一點，也是使想像是且說且唱的東西的一點。(四)，目連緣起底末了，用

今日爲君宣此事，明朝早來聽真經！

的韻語結束。我們注意唱這語意，便可知道這一篇，是爲了勸修佛道，當作說教底代用品，向民衆『演唱』的。

對於韻文底插入法，現在來稍稍具體地一叙我底考察。敘事文中雜以韻文以添興趣的事，唐人小說中已有這樣的體例。如遊仙窟、非烟傳，插入許多的詩。但

這些，都是男女酬唱的詩，和目連緣起等底體例全然不同。如宋代底小說最足置信的唐三藏取經詩話，也插入許多的詩。大概是用「猴行者乃留詩曰」（有七絕一首）『三藏法師詩答曰』（七絕一首）這種插入法的。這也和目連緣起等體例不同，實類似唐人小說的。一看擬「語物」的明末底木皮散人鼓詞（雙梅景開叢書本），它底開場中說：——

論地談天，講王說伯：第一件不要支離不經；第二件不要荒唐無味；言言都是藥石，事事可作監戒。（中略）這是說書的浪談，于人心實有補。但古今書史，汗牛充棟，從那里開頭；石渠、天祿，萬卷千箱，打何處說起？有了！有了！釋悶懷，破岑寂，只照着熱鬧處說來。

十字街坊，幾下捶皮千古快；

半生湖海，一聲醒木萬人驚。

鑿破混沌作二間，

五行生尅苦歪纏，

兔走烏飛催短景，

龍爭虎鬪要長拳。（下略）

在這麼的體裁中，交互著說與唱地進行敘述。這體裁，和清代底鼓詞、彈詞，都大同小異。以這比諸目連緣起等，也不能不說一樣的。

這裏，已明證了把目連緣起等當作『語物』的我的底推論；可是這種東西，是哪一類的『語物』？這，如它底內容所明示，是宗教的，這是不消說的了；這不就是都城紀勝（宋耐得翁著）『瓦舍衆伎』條中所謂『說話有四家，……：說經謂演說佛書』的說經一類嗎？

其次，關於這些鈔本底年代，幸在降魔（押座文底跋文中有着『天福九年甲辰祀，黃鍾之月，冥生十葉，冷癡呵筆而寫』（按：葉，當作莢，冥生十莢，應是『十日』之意。）的記載。就是，明明是五代後晉高祖天福九年（公歷九四四

年)十一月十月底寫本。其他二文，或唐或五代，不能確定；可照其他燉煌遺書的例，不會是五代以後的。

我們寫到這里，再來看狩野先生發見的孝子董永傳、季布歌，據先生底說明及舉例，它底體裁是單單的長篇的韻文。我以為：季布歌，如其題名所示，當是單單的韻文罷。但孝子董永傳，是叫作『傳』的；由它底題名來看，傳以散文體為普通，所以或者這篇，怕是散文韻文并用，和目連緣起等底體裁同樣的罷。這，或者燉煌本，是單單節錄它底韻文的；或者原本是完全的，狩野先生抄錄的時候，省略了散文的。關於這問題，我最近曾寄書先生請益；先生底回答是，因為在十多年前，而且在許多遺書中單單一瞥的東西，所以現在記不起了。因此，現在不能立即斷定了。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由于目連緣起等底存在，在宗教的東西之外，當時也風行類似這個的『語物』式的東西。因為這麼的民衆的文學，不是有了宗教才發生的。實在是，宗教家做倣民間流行底俗歌等，以謀教義底普及的罷。例如道情

(是道士所歌，作離塵絕俗之語的。)，似是模擬民間底鼓詞之類的；在日本，也可把京都底『壬生狂言』和松夕崎底『題目踊』來類推這個。就是在有宗教的『語物』之前，不就可以推測有民衆的『語物』底存在的嗎？歷來，我們探尋『語物』底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因了這三篇底存在，至少可以追溯到五代了。這事，固是十年前吾師所提倡的，可是資料稍感欠缺。現在由于這新資料能够斷定，這是很感愉快的。但其功，得歸諸吾友岡崎君。

最後，試一略述三文底內容。目連緣起，是平叙一個普通的傳說。目連底母親，沒有道心，破殺生戒，不聽目連底諫阻，立了咒誓，終於墮入了阿鼻地獄。目連爲要救母親出家，修行得神通，到地獄中去，看見母親受苦，不能忍，幾次向佛請求，但總不見允。終于，母親做了狗再生；目連依從佛底教導，設盂蘭供養，使母親得生天上。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是從七月十五日盂蘭會的事情講起，以目連去地獄尋母的情狀做眼目，委委曲曲盡全力地敘述下來。結末，和目連緣起同樣地

收束。降魔變柳座文，是敘述一個通俗的傳說。世尊于六年之苦行之後，下雪山出世，魔王率領百萬徒黨，盡種種手段加以迫害、誘惑，要妨礙他菩提樹下底成道；——可終於由於世尊堅強的信念，退散了惡魔。三篇之中，這篇是韻文最多，且是絢爛之文。

寫在『目連變文』介紹之後

倉石武四郎

東北帝大岡崎教授，新從巴黎帶來的目連緣起等三卷，刺戟他底同僚，『語物』底研究家、支學雜誌底董青木，很快速地贏得了一篇介紹。介紹給日本底學界，這已夠了；不必再加什麼蛇足了。但青木氏，一面歡迎着這貴客，一面回想起十多年前的因緣，語以誌喜，我，大概也許可一敘三五年來的舊誼，以誌聊附驥尾之喜罷。在我底文中，也許常常發點青木氏所鄙薄的議論；這因為賢愚相距數十步之多，是沒法的。

大正十二年暮，我從上海底一家書坊購得明曲目連救母行孝戲文底坊本，知道這是來自萬曆富春堂刊本的，所以既被邀請，便往京都帝大底支那學會大會，講演它底

梗概；那草稿，加以若干增刪，寄登支那學雜誌第三卷第十號。但當時支那學出版遲緩，到大正十四年二月，才見發行。在巴黎探尋燉煌故書的內藤湖南先生和石濱曇隱前輩，恰好這個月裏歸國，那最初的禮物，便是這目連緣起及變文。我底講演偶然有幾分的印象一直傳到巴黎底客舍中，這成了累了，尤其因為『戲文』二字易誤為『變文』，所以有了『他也許看到過這鈔本呢』的過分的猜測。雖則帶來了那麼多的影片，可這兩種只鈔錄一部分，終於失了展閱的機會，這是很可惜的。

先生底影片中，還有一種叫『變文』的。是不曾遺漏的殘卷，缺少起首，但末尾題着『舜子至孝變文一卷』。還有廿三字的跋文，『天福十五年，歲當己酉，朱明蕤賓之月，冀生拾肄菜寫畢記。』實是比降魔變押座文，遲六年的鈔本，年月底記法，全然一樣。天福的年號，一直襲用到那時候；干支不合這一點，像是表示燉煌式的，這很有趣。故事，不消說，是把孟子中舜底逸話潤色了的東西。孝子受挫折，天也悲愁，於是帝釋化一老人，來平復了他底創傷。舜入書堂，先讀論語、

孝經，後讀毛詩、禮記，是這麼會使人微笑地，富于童話的色彩的。在結構上，儘反復着那愚直的瞽叟，常常爲後妻煽惑，想陷害舜的事。每次總是

自從夫去遼陽，遺妾勾當家事，前家男女不孝。

妻子說完了她底讒言，便提議她底挫折法；丈夫便立即說

娘子雖是女人，設計大能精細。

這麼的贊成話。每次總是一字不差地復唱着。童話底根本要素的單純，及伴于這的反覆，毫沒遺憾地在這小篇中表現了。這篇底始祖的孟子底故事，也全然是一篇幼稚的童話，只是把十善的帝位歸于德行底應報的思想底表現；這和民族同把持着古傳統，經朝歷代，便變成了大衆的故事了，這是當然的事。不單唐五代，宋代也流行的，這在鄭樵底通志（卷四十九）樂略底琴操條中（適讀顧頡剛氏底古史辨自序，獲得此證。）：

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虞舜之父，杞梁之妻，

于經傳所傳者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

據這，是很明瞭地證明了。近世底小說中已佚去這故事，據我推測，是因為四子之書普及閭巷，稗官者流底說話直向上到村夫子底講解的結果罷。

但這篇中，沒有青木氏引目連緣起所舉那麼的『淺鄙的敘事詩』；單到最後，以

警叟填井自目盲，舜子從來歷山耕；將來冀都逢父母，以舌舐眼再還明。

孝順父母咸于天，舜子濤井得銀錢；父母拋石壓舜子，感得穿井東家連。

七絕二首結束。

從這一點上來講，內藤羽田兩博士各自帶來，已收載于羽田博士底燉煌遺書第一集鉛印本的明妃傳二卷（譯者按：容肇祖先生將此收入迷信與傳說中），提供着豐富的材料。例如下卷底開頭，敘述單于為安慰明妃去狩獵的事：——

單于見他不樂，又傳一箭，告報諸蕃，非時出臘，圍遶烟焰山，用昭軍作心，萬里攢心，千兵逐獸。昭軍既登高嶺，愁思便生，遂指天嘆帝鄉而曰處，

若爲「陳說」。

單于傳告報諸蕃，各自排兵向北山。左邊盡着黃金甲，右件芬雲似錦團。
黃羊野馬捻槍撥，鹿鹿從頭喫箭川。遠指白雪呼且住，聽奴一曲別鄉關。妾
家宮苑住秦川，前望長安路幾千。不應玉塞朝雲斷，直爲金河夜蒙連。烟消
山上愁今日，紅粉樓前念昔年。八水三川如掌內，大道青樓若眼前。風光日
色何處度，春色何時度酒泉，可喚輪台寒食後，光景微微上不傳。衣光路遠
風吹盡，朱履途遙躡蹉澌。假使邊庭突厥寵，終歸不及漢王怡。心驚恐怕牛
羊吼，頭痛生曾乳酪羶。一朝願妾爲紅口，萬里高飛入紫煙。初來不信胡關
險，久住方知虜塞口。祁雍更能何處在，只應弩那白雲邊。

兼有說和唱，而且以歌唱爲中心的這體裁，不能不說近於青木氏所介紹的目連緣起的。原本，這篇是首尾俱失的，本題不知道；『明妃傳』，只是兩博士假定的名義。一聞上下卷之間寫着『上卷立舖畢，此入下卷』的這種神佛臭，那末與其叫作

『傳』，不如叫作『緣起』或『變文』更其適當。

所謂『緣起』或『變文』，如湖南博士所說，是曼荼羅底銘文之謂（稱為降魔變底禪座文，大約是由在中央佛座底下部錄着銘文的習慣上來的。）；原本出於佛家是無可疑的。在這意義上，如目連變文，應該最得本色的。這『目連變』，和其他的『西方變』『金剛變』『淨土變』『維摩變』（據張彥遠底歷代名畫記三卷，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等，同在唐代有名的：這，一看下面的故事，也便能明白。

這是見於王定保底唐摭言（卷十三）中的話。『張處士祐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

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譏為「問頭」（『問頭』二字未詳，疑是蓮花落之

類。明王世貞底藝苑卮言等，作款頭詩，似據別本摭言。）。祐矛楯之曰，鄙薄

問頭之誚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變』（稗海本，五朝小說本，作『目連經』；

現據雅雨堂叢書本及學津討原本等。）；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

不見』，豈非『目連訪母』（俞文豹底吹劍錄，作『目連救母』。）耶？」『這故

事中所謂『目連變』，實是它底『變文』的意思；這從引着七言詩句處，也便可明白的。我們如其相信這故事，那末燉煌出土的目連緣起，目連變文，可以說曾經白樂天他們論評過的。青木氏追溯到五代的『語物』，也許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此外，讀魯迅氏底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篇），知道京師圖書館中有目連入地獄故事，也是燉煌故物。曾經詢問上回來日本的胡適之氏，他說也有着這影片，但也未得披玩的機會。這些東西底帶來，仍得以岡崎教授為嚆矢。

青木氏看了目連緣起，論斷道，民衆的文學，不是要有了宗教才發生的；實是宗教家做做俗歌以謀教義底普及的。無論如何，我以為這總是對的；——可一看前述的舜底逸話中也襲用『變文』的題名，至少在這場合，由變文發達來的宗教的『語物』，是也雜入了中國固有的童話的。我無論怎樣少見難以推測，說當時宗教的『語物』並不占優位，這關係實難明瞭。幸而有着傍證，便是羅振玉氏輯燉煌零拾中所收的佛曲三種。三種底第二，實是維摩經底演義，試引其發端：——

文珠問疾第一卷

經云，『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白〕 言佛告者，是佛相命之詞。緣佛於會上，告盡聖賢，五百聲聞，八千菩薩，從頭遣問，盡曰不任，皆被責呵，無人敢去；酌量才辯，須是文殊。其他小小之徒，實且故非難往，失來妙德，亦是不堪；今仗文殊，使專問去，于是有語告文殊云。

〔斷詩〕 三千界內總聞名，皆道文殊藝解精。體似蓮花數一朶，心如明鏡照漂清。常宣妙法邪山碎，解演真乘障海傾。今日筵中須授勅，與吾爲使廣嚴城。

下面儘是反覆着『白』與『斷』；其次，再

經云，『文殊師利乃至詣彼問疾。』

此唱經文，分之爲三：一，文殊謙讓白佛；二，讚居士，經云道彼上人

者，至皆以得度；三，託佛神力，敢往問疾。

儘這麼地依了經演述。這體例，尤其是舉經底起止，把一章來三分天下，一一地來解釋它底大意，一看『言佛告者，是佛相命之詞』等解釋，誰都會想起唐代底五經正義罷。 兼進一步，六朝底義疏，其中如近年發見的講周易疏論家義記，這很可看到佛教臭味顯著底微妙的一致罷。就令馬融、鄭玄之古，也自然有着固有的講經法。但南朝佛教底進步且新鮮的說經，在外典底疏義上也革命了，至于稱孔子爲『教主』。唐代底正義，當然沒有六朝那麼的臭味，革命一成就，自然底沉澱，使『還歸中國』了。現在的文學革命底牛油臭味，也定然會得到這麼的結果。這是所謂數。以這數來論這些『語物』，我們可以推測固有的『語物』爲佛教家底變文壓倒的時代。其次，固有的『語物』，隱在變文底袖中漸漸地被改革，終於顯現了時代之兒的姿態，這在舜子至孝變文中可以看到。至于孝子董永傳，是可以看到脫化底傾向了。最後，再生的『語物』拋棄了『變文』和『緣起』，躍出于民衆之

間。這，在灌園耐得翁底都城紀勝及周密底武林舊事等，並列着『小說，說公案，說鐵騎兒，說經，說參請，講史書』便可知；而且不單占對等的地位，至于博得筆頭的人氣，實是淒其。

青木氏還說這些『語物』，『連用白與唱，類似戲曲底體例。』在燉煌故物中，還有戲曲的材料，這我想在這里講一下。這也是狩野君山博士在十多年前鈔錄了來的東西，是久藏先生篋底世間未知的逸品，所以特錄其全文。

娑婆世界，高下不平，富貴貧窮，各性本異，種時不能自種，只是恐天不平，見他貴富家榮，我即終朝貧困。佛子上。無口口口可亭居，自長身來一物無。口勤夫妻嘸咒願，只求富貴免軀貧。見覓富貴百千般，不道前生惡業牽。蓋得肚皮脊背露，脚根有襪指故串。朝求暮乞不成隄，有日無夜着甚眼。唯恨前生不修種，垂知貧苦最艱難。自家早是貧困，日受飢飮，更不料量，須索新婦，一處作活，更被妻女，說言道話。道甚言語出。憶得這身侍

爾來，交人不省傍粧臺。洗面口口因擔水，枕頭坡下拾柴迴。煎水滓來無米
羹，何時且過有資財。可借却娘娘百疋錦，衛教這裏忍飢來。他聳還說道
里。這個甚言語也。娘子今日何置言，貧富多生惡業牽。不是交娘子得如
此，下情終日也飢寒。初定之時無衫袴，大歸娘子沒浣房。娘子定來我空手
索，何口媒人叫秤量。娘子既言百疋錦，娘娘呼我作上馬郎。彼此赤身相奉
侍，門當戶對恰相當。白日起口無飯喫，夜頭擬臥沒甞脈。大擬口女夫展脚
睡，凍來直口野鷄盤。子佛口口。娑婆國裏且無貧，拾得珠金亂過與人。
弟子收來疊寶座，合掌齊聲請世尊。室座既成諸天遠，彌陀即便自家雲。持
爲化生來說法，定證金剛不壞身。門徒切要審思量，念佛更燒五分香，閑來不
守三歸界，如何生死作橋樑。欲得千年長富貴，無過念佛往西方。合掌階前
領取偈，明日聞鐘早聽來。

如其以白、曲、科爲戲曲底三要素，那末像這篇，雖則不出于後世底開場或家門

的程度，但總看作一齣劇曲罷。那結局，歸諸于佛子底宣傳，正是窺探當時宗教家對於民衆的努力，及這種『語物』的世界中宗教底壓倒的勢力，最恰好的史料。

最後，我想介紹和燉煌絕無關係的日本，也有着目連底『語物』的事。我所藏的，是題爲『宇留藤太夫直傳，目連尊者周遊地獄』，註着『金澤 niyake makino 入』的一小冊，是明治十九年在金澤復刻的。一審察，這也是佛家對民衆的宣傳品罷。這書，似乎有古板本的，可我沒有見。內容，是『淨琉璃體』地演述的，極其清新。尤其是尊者打出地獄門救出母親這一條。

急忙忙地，不久，便到了八萬地獄。到了門邊，尊者便推開了門。走到釜邊，從釜中取出了經卷，把女人浮着在的蓮華經和法華經投入釜中，不可思議的八萬地獄底大釜碎成八塊，轉變八葉蓮花，從中間輝耀着光明。浮氣似的母親，也坐着蓮花超生了；目連尊者碰到如此意外的情景，自然快樂極了。檀特山底釋迦如來，爲吊慰千部施餓鬼，不單他母親，讓一百三十六地獄有罪無罪的

餓鬼道，都超生了。以閻魔法皇為始，八面大王，牛頭馬頭，直到阿旁羅刹，都流淚了。鬼底眼睛裏有眼淚，是從這時候起頭的。

這很得輕妙之趣。疲于發粗鄙的議論的我，這種鄙俗的『吾物』也不失為一服清涼劑。

一九三〇年二月付排

中國文學研究譯叢

一九三〇年四月出版

實價八角

譯者 汪馥泉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處

北平琉璃廠
廣州永漢路
重慶新華堂
南京天華樓
北京花牌樓

北新書局

单位	
查	
复查	
报	

北新書局印行